



勒薩日選集

癩腿魔鬼

人民文學出版社



勒薩日選集

癩 腿 魔 鬼

張道真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蘇平知覺

PDG

Lesage
LE DIABLE BOITEUX

Jean Gilleguin et Cie, Editeurs, Paris.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东 四 头 条 胡 同 4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45 字数105,000 开本350×1168 $\frac{1}{8}$ 印张4 $\frac{5}{8}$ 插页2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4000册

定价(6) 0.50元

譯者前記

“癩腿魔鬼”是一七〇七年在巴黎出版的，出版之后，馬上銷售一空，一時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話資料。為了爭購剩下的一冊書，兩位紳士竟然相持不下，拔劍決鬥。二百五十年以來，這書不斷再版，也譯成了多種語言，成為世界重要古典作品之一。

這書是法國十八世紀作家勒薩日 (Alain René Lesage 1668—1747) 寫的。六十多年前，西班牙作家路易·得·蓋瓦拉 (Louis de Guevara 1570—1644) 曾寫了一本同名的書，勒薩日借用了這書的名字，也利用了原書的結構，寫成了現在這本書。在書首作者寫了給蓋瓦拉的獻書詞說：“請允許我把這小說呈獻給您，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你的。你的書給了我這本書的書名和構思。”雖然是這樣，這書仍然不失是勒薩日自己的創作，它的內容與蓋瓦拉的那本完全不同，它描寫的是法國社會。

在一個秋天的晚上，馬德里的一位大學生闖進一位法師的房裡，把法師封鎖在瓶子里面的一個魔鬼解救出來。為了報答他，這魔鬼帶著學生飛到了馬德里上空，揭開屋頂讓他看到各個房子里發生的事情，讓他知道這些活人深心里隱藏着的思想，也讓他知道墓地裡死人生前的許多秘密，讓他看到各樣犯人如何給關進監牢，也讓他了解許多瘋人如何神經錯亂給關進瘋人院。這一幅幅的素描，由這魔鬼和學生的對話貫串在一起，構成了當時法國社會的寫生圖。

法国这时封建社会已走向解体，资本主义日益得势。在这样一个时期中，金錢成了支配一切的力量，道德淪落，亲屬关系反常，爱情成了买卖的玩艺，連文学創作也成了生財的手段。对这种种現象勒薩日在这書里作了無情的揭露，并給予了尖銳深刻的諷刺。在这書里我們可以看到貴族們腐化墮落的生活，看到利欲熏心的人如何不擇手段追逐財富，我們看到社会中許許多多丑惡的現象和形形色色的嘴臉。勒薩日虽然不能概括这些現象，对这社会的基础进行攻击，然而他是写实的，他抓住了这个社会里的許多本質的东西。

除了揭露和諷刺之外，勒薩日还进行了正面人物的刻划。在“友情的力量”里，他描写了两个朋友無私的友爱和他們所作的自我牺牲。这無疑是代表作者的理想的，正直，勇敢，有义气，为人牺牲，这些会使社会的情况好轉。另外他描写了一个老鞋匠，尽管兒子發了財要他去享福，他却不願意受他供养，宁願干自己的活，在劳动中他能得到更多的快乐。这一位朴实爱劳动的普通老百姓和那些腐朽的貴族和追逐金錢的人形成一个多么鮮明的对比！另外，在萊文諾和伯爵的故事中，作者还說明好人有时也会做坏事，坏的人也有时会改过自新，暫時泯灭的良心，有时又会复活。

这本书的文字是朴实的，沒有不必要的修飾；故事长短交錯：短的寥寥几笔就勾出了凸出的形象，长的写得真实細膩，对人物刻划、心理描繪、情节和布局作者都不放松。萊文諾的故事是那样动人，博馬舍（Beaumarchais）把它改成了一个剧本“尤琴妮”（Eugene）。勒薩日很富有幽默感，他的對話和描繪都饒有風趣，而且余音嫋嫋，耐人寻味。“儒林外史”中写到一位严貢生，为了灯盞中点两根灯草不肯瞑目死去，这类故事在“癩腿魔鬼”中俯拾即是。另外作者还善于用輕松的笔調写出深刻的悲剧，例如魔鬼

形象丑陋，而自称掌管爱情方面的事，他說詩人笔下的爱神是他給美化了的形象，而他現在的模樣才真符合現實情况。細想起來，他的确一語道出了資本主义社会中爱情生活中的悲剧。从这里也可看出作者匠心独到之处。

勒薩日是一个公証人的兒子，十四岁父母双亡。在耶穌会的学校畢業后，他进了巴黎大学，后来他做了几年律师，最后改行弄文学。他是最早的職業作家之一。初期，他主要从事翻譯，他把不少的西班牙文学作品譯成了法文。后来改業創作，在“癩腿魔鬼”發表后声名大起。不久，他發表了剧作“杜加萊”，也引起了人們極大的兴趣。这剧本也是以諷刺的手法，描繪了暴發戶种种的發財手段。这时正是法国和西班牙發生战争之后，人民生活困苦，对商人有無比的憎恨，这剧本表現了人民这种感情。有些金融家看了戏很害怕，賄賂作者，要求他不再上演。除了这，他还写了上百个剧本，在市集劇場中演出。勒薩日最偉大的作品是“吉尔·布拉斯”。作者通过了一个聪明人物在各阶層中的經歷，描繪了整个法国社会。从騙子小偷娼妓优伶到教会显要和宮廷貴人，所有各阶層的人物在这書里都可以看到。作者以幽默的笔調，对法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利的攻击。这本書使作者成为十八世紀欧洲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对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起了極大的影响。

勒薩日在过去对中国讀者是比較生疏的。两年前楊絳同志發表了她优秀的譯本“吉尔·布拉斯”，这書开始引起了讀者对勒薩日的兴趣。勒薩日是这样一个偉大的作家，我們需要对他有更多的了解，这也就是我譯出“癩腿魔鬼”的原因。关于勒薩日的生平和著作，楊絳同志在“吉尔·布拉斯”一書中，已有比較詳尽的介紹，这里就不重复了。

目 次

譯者前記.....	1
第 一 章 为了很好地了解其他几章，必須讀 这一章。.....	1
第 二 章 阿斯莫德放出以后情形怎样。.....	6
第 三 章 魔鬼把唐克列法斯帶到哪里，讓他看到了 些甚么。.....	9
第 四 章 貝尔佛罗伯爵和萊文諾·得·塞斯貝狄斯 的故事.....	14
第 五 章 伯爵和萊文諾的故事如何發展， 如何收場。.....	33
第 六 章 学生唐克列法斯还看到些甚么。.....	48
第 七 章 唐克列法斯如何报复他的情妇。.....	52
第 八 章 囚犯.....	53
第 九 章 几段小故事.....	59
第 十 章 被关起来的瘋人們.....	67
第十一章 应当比前一章更长的一章.....	74
第十二章 坟墓.....	79
第十三章 友情的力量.....	81

第十四章	一位喜剧家和一位悲剧家的冲突.....	103
第十五章	“友情的力量”这故事如何發展， 如何結局。.....	110
第十六章	几位不乏后例的怪人.....	135
第十七章	也是最后的一章 梦.....	139

第一章

为了很好地了解其他几章，必須讀这一章。

十月里的一个晚上，名城馬德里籠罩在濃厚的夜色里，人們都已經回家，街上冷清清的，只剩下一些求愛的人，打算在他們意中人的陽台下，唱出自己內心的喜悅或憂戚。六弦琴的聲音業已給做父親的帶來不安，使妒忌的丈夫們產生恐懼。在午夜快要降臨的時候，有一位阿爾加拉大學的青年學生，倉惶地從一所樓房的天窗里跳了出來。這位學生名叫唐克列法斯·里昂得羅·貝萊茲·桑布諾。他是為了干那竊玉偷香之事進入這所樓房的，現在為了保全自己的名譽和性命，狼狽奔逃，因為後面有四名壯漢正在緊緊地追趕他。這些人是在他和他情人幽會的時候闖進來的，這時追趕他，目的是要用武力逼迫他与那位女士結婚，否則就要取他的性命。

雖說是寡不敌眾，開始他仍然奮勇抵抗，後來，只因寶劍被人撥掉了，他才決意逃走。他們在屋頂上追趕了一會，他趁着夜色擺脫了他們，沿着房頂迅速地向他瞥見的遠處的一盞燈光前進。在這危險的關頭，這燈光儘管微弱，對他卻像是一座燈塔。有好幾次他險些摔死，但最後終於走近了燈光所在的那間閣樓。他從窗口翻身進去，高興得就像一個領港人看見自己的船隻脫離了風暴的威脅，安全進入港口。

他先向四周望了一望，看見一個人都沒有，非常詫異；這頂樓看來有些古怪，他仔細打量了一下，只見天花板上懸着一盞紅銅掛燈，桌上散亂地堆着一些書籍紙張，在桌子的一頭擺着一架地球儀和几副羅盤，在另一頭放着一些小玻璃瓶和日晷；這些東西使他相信樓下住的是一位星象家，這小房是他觀察星象的地方。

當他正回憶着剛才脫離的危險境況，考慮究竟要在这里等一長段時間挨到天明，還是另作別的打算時，他聽見身旁傳出一聲長長的嘆息。開始，他以為這是他神經緊張後產生的錯覺，是深夜裡的一種幻象，因而也不理會，只繼續他的沉思；但第二次他又聽到了這嘆息的聲音，這時，他不再疑心這是幻覺了。儘管他沒有看見房裡有一個人影，他仍然禁不住叫道：“是哪一個鬼在这里嘆氣？”“是我，學士先生，”一個非常古怪的聲音回答道，“我在一個封了口的玻璃瓶里已經有一年了；這屋里住着一位博學的會法術的星象家，我就是被他關在這個窄小的牢房里的。”“這樣說來你是一個妖魔了？”唐克列法斯對這新奇的事感到一些不安說。“我是一個魔鬼，”這聲音答道，“你來得正好，可以把我从牢籠中解救出來。我是地獄里最愛動最勤勞的鬼，在这里閑呆着簡直要悶死了。”

這些話使唐克列法斯有些吃驚；不過他天生胆大，很快也就鎮定下來。他以堅定的口吻向魔鬼問道：“魔鬼先生，請告訴我你在你們弟兄中占甚麼地位，是一位尊貴的鬼，還是一位低下的鬼。”“我地位很重要，”這聲音回答道，“在人間地下都享有盛名。”“你是不是就是那位人們叫作路錫佛的魔鬼？”唐克列法斯問。“不，”魔鬼答道。“你說的是騙子們供奉的鬼。”“你是不是于希叶？”學生又問。“呸，”這聲音急忙打斷他說，“這是商人，裁縫，屠戶，面包匠和下流的盜匪們所供奉的鬼。”“你或許就是貝爾

斯伯瑟？”唐克列法斯說。“你是在开玩笑嗎？”那魔鬼說道，“这是女监护或馬弁之类的人信奉的鬼呀。”“这倒使我奇怪了，”这学生說，“我还以为貝尔斯伯瑟是你們当中最大的人物之一哩！”“他是我們当中地位最低的，”那魔鬼答道，“你对我們地獄里的情形知道得不清楚。”

“这样看来，”唐克列法斯說，“你該是萊維阿当，貝尔非戈或是阿斯泰罗絲了。”“啊，說起这三个，倒也是头等魔鬼，他們要算是宮庭中信奉的鬼：給王公們出主意，讓大臣們对政治热心，还帮助簽訂盟約，挑起叛乱，甚至还引起战火。”“啊，原来这样！我倒要請教一句，”这学生接着說，“佛拉格尔管的是甚么职务？”“他是掌管訴頌这一类事情的，”魔鬼答道，“替师爷和訟师草拟書稿的就是他：他鼓动人打官司，控制律师，纏住法官。至于我，我管的又是另一些事情：我专管人間滑稽的姻緣：我讓老头子和未成年的少女結婚，讓老爷娶女佣人，讓陪嫁少的姑娘嫁給沒有家財的多情男子。人間奢侈淫逸的生活，賭博，炼金騙术都是我兴起来的。甚么击劍，舞蹈，音乐，戏剧，以及法国的一切时髦事都是我發明的。总起来一句話，我的名字叫阿斯莫德，外号瘸腿魔鬼。”

“甚么！”唐克列法斯叫道，“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斯莫德？阿格里巴和所罗門都曾在他們的作品中很推崇你。哎！說实在的，你干的好事有好些你还没有說完哩。最精彩的事你都忘記講了。我知道你有时候还帮助人誘惑仕女，帮助人欺弄爱吃醋的丈夫，有时还帮助失意的有情人減輕心头的痛苦，你自己也借此消遣消遣。我朋友中有一位学士，就是在你的帮助下才得到那位司法官夫人的垂青的。”“有这么回事，”魔鬼說，“这些話我是預备留到最后說的。总之，我是一个管荒淫生活的魔鬼；說得好听一

点，我是爱神。詩人們給了我这个美丽的称号，还把我描繪得特別漂亮。他們說我有一对金色的翅膀，說我眼睛上蒙着絲帶，手上拿着一張弓，肩头挂着箭囊，模样非常可爱。如果你願意把我放出来，一会你就可以看出我究竟是甚么样子了。”

“阿斯莫德先生，”唐克列法斯答道，“你知道，多年来我就虔誠地信奉你，剛才我經歷的危險就是証明。能有机会为你效劳，我是再高兴不过了；只是关你的瓶子想必是一只魔瓶，我要把瓶塞拔开或是把瓶子打破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不很清楚应当怎样把你从牢籠中解救出来；这类事情我过去沒有做过。而且，說实在的，像你这样一位机灵的魔鬼，还不能解救自己，我这样一个俗鄙的凡人如何能够成功？”“凡人倒有这种力量，”魔鬼答道，“关着我的只是一只普通的玻璃瓶，要打破是不难的。你只要把瓶子拿起，往地下一扔，我立刻就会变成人形出現在你面前。”“这样說，事情要比我想像的容易，”这学生說，“那么請告訴我你在哪一只瓶子里；我眼前有好些个样子差不多的瓶子，我分不清到底是哪一个。”“就是靠窗子那头的第四只，”魔鬼答說。

“行了，阿斯莫德先生，”唐克列法斯說，“只是現在还有一个小小的問題使我犹豫不决：我为你效劳之后，你会不会以怨报德？”“放心，不会出甚么問題的，”魔鬼答說，“相反的，和我認識会使你高兴。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訴你；我要把人間發生的一切都讓你看到，我还要把人的弱点一一揭露給你看。我将做你的监护鬼。由于我比苏格拉底的魔鬼还高明几分，我敢說我将使你比这位著名的哲人更富有智慧。一句話，我有心把我的一切都貢獻給你，包括我善良的一面和我恶劣的一面；这两类东西对你都会同样有用的。”

“你許下的諾言不錯，”学生答道；“只是有人說你們这些魔鬼

先生們是不講信用的，給人作的諾言常常不履行。”“這說法倒也不是沒有根據，”阿斯莫德答道。“我的弟兄中大部分都能滿不在乎地失約背信。不過我，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我莊嚴地起誓，我要謹守諾言，絕不騙你。甚至我還可以答應今晚就替你向唐娜托瑪莎報仇，這個狡猾女人居然在房裡埋伏四名壯漢，想把你抓住，逼你與她成婚。”

最後的這項諾言特別使唐克列法斯歡喜。為了使魔鬼的諾言趕快實現，他急忙拿起那裝魔鬼的瓶子，也不再顧慮有甚么後果，猛力摔在地上。瓶子一下砸得粉碎，一灘淡黑色的液體在地板上鋪開，慢慢化作一股濃煙，不久濃煙消去，在這楞住了的學生面前現出了一個人形，身高約二尺半，披着一件披風，腋下支着兩根拐杖。這身材矮小的癩腿怪物，有兩隻像山羊腳的腳，長臉龐，尖下巴，臉色黃里透黑，鼻子塌得厲害；他的一雙小眼睛，看來就像兩塊燃着的煤炭；在他那張大口上部有着兩撇黃紅色的鬍鬚，兩片嘴唇也是世上少見的。

這位被詩人們說得那般可愛的愛神，頭上纏着一條紅色的粗紗頭巾，頭巾中插着一束雄鷄毛和孔雀毛。他頸上系着一條黃布領巾，上面畫着各樣的項鏈和耳墜。他穿的是件白緞子短袍，腰里扎着一根本色的羊皮紙做的帶子，上面有着些符咒似的花紋。袍子上畫着幾件能表現女人胸部輪廓的上衣，另外，還畫有披肩，雜色的圍裙，有時新的頭髮式樣等等，各有不同的妙趣。

但所有這些與他的披風相比也就算不了甚么。這披風也是白緞子作面，上面用黑墨畫了無數的人形，筆畫是那樣不羈，表情是那樣強烈，人們會以為魔鬼把自己也揉和在這些畫里了。在一處，可以看到一位西班牙貴婦披着一件斗篷，正引起一個散步的陌生人神往；在另一處一位法國女子正對着鏡子看自己臉部的新

表情，預備在一位年青的教士身上試一試鋒芒，這位教士臉上敷了胭脂点了痣，在這時正出現在她的房門口。這裡，一些意大利騎士正在他們情人的陽台下唱着歌，彈着六弦琴；那邊，一群德國人圍着一張杯盤狼藉的桌子坐着，衣服敞開，那醉醺醺嘴邊煙霧繚繞的樣子，比起法蘭西的花花公子只有過無不及。在這一处，一位回教的大貴族剛沐浴出來，所有府第中的婦女都擁在身旁，爭着伺候。在另一处一位英國紳士正殷勤地獻給一位夫人一只煙管和一杯啤酒。在這披風上還可以看到一群畫得維妙維肖的賭博的人：他們有的喜形於色，把金幣銀幣往帽子里裝，有的已經輸得一文不剩，在拿起絕望的牌時，兩眼怨憤地望着天。總之，這披風上離奇古怪的東西多得簡直可以和伯利的兒子那張耗盡維爾崗全生精力的盾牌^①相比。但這兩位癩腿人的作品當中也有不同之處：盾牌上人物與阿基里的丰功偉績毫無關係，而這大氅上的形影却生動地反映了人世間因阿斯莫德的促使而發生的一切。

第二章

阿斯莫德放出以後情形怎樣。

魔鬼看見自己的外表給學生的印象不太好，就微笑着對他說：“唐克列法斯·里昂得羅·貝萊茲·桑布諾先生，你現在总算看到了俊秀的愛情之神和心的主宰是甚么樣子了。我的漂亮模樣和風度你覺得怎樣？依你看詩人們描繪的技術都很高明吧？”

①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阿基里（即伯利的兒子）有一套神奇的武器，都是維爾崗造的，盾牌就是其中的一件。因維爾崗也是癩腿，所以下文提到“兩個癩腿的人……”

“不瞞你說，”唐克列法斯答道，“我看他們美化的技巧確實是不錯。但是我相信你在你心愛的賽雪^①面前總不會以這種模樣出現吧。”“當然不羅，”阿斯莫德答道，“那時我就會以一個有貴族氣派身材小巧的法國人的模樣出現，使自己很快就受人愛慕。丑惡的地方應當用可愛的外形遮蓋，要不然就無法討人歡喜了。我要變甚么樣就變甚么樣，在你面前我本來可以借一個漂亮些的軀殼出現的，但我既然有心把自己貢獻給你，有心對你甚么也不遮隱，我就想讓你看到的我與人們心目中的我尽可能一致。”

“你有些丑陋我也不覺得奇怪，”學生說，“我用這個字眼請不要見怪；我們既然要共事，就不得不直率坦白。你的外貌與我心目中的你也是相當接近的；只是勞神請你告訴我為甚么你是一個瘸腿？”

“這是因為我過去在法國和利祿鬼畢拉脫克發生過一場爭鬥的緣故。我們爭着要纏一位梅納省的稅官，由於他是一個最容易受人支配的人，我們就激烈地爭着占有他。我們在半空中打了起來。畢拉脫克比我厲害，就像詩人們所描寫的丘比特把維爾崗拋了下來那樣，他把我摔倒在地上。這樣一來我就殘廢了。我的弟兄們給我開玩笑，把我叫作瘸腿魔鬼，從此這個混名就跟上我了。但儘管我的腿瘸，我走路照樣不慢，這一點你將來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現在可不能往下談了，”他接着說，“我們得趕快離開這座頂樓。一會兒那法師要上來了，有一位美麗的仙子每夜都到這里與他相會，教他長生不老的法術。如果他上來碰見了我們，少不得又要把我裝進瓶里，說不定還會把你也一起裝進去。現在我們先

① 賽雪是希臘神話中的司靈魂之神，外形是一個有翅膀的少女，相傳與愛神相愛，有時愛得狂熱，有時互相折磨。

把玻璃渣清除掉，免得法師發覺我跑了。”

“我們離開以後，”唐克列法斯問道，“他如果發現了會有怎樣的後果？”“會有怎樣的後果？”魔鬼說，“唉！任我逃到天涯海角，逃到蛇蝎藏身之處或是土地神守護的地方，都會無法躲過他的暴怒。他拘鬼的符咒是那樣厲害，整個地獄都會震動。結果我還是會抗拒不了他有力的召喚，不由自主在他面前出現，听憑他給我甚么罪受。”

“情形既是這樣，”學生說，“我就有些害怕我們共事不能長久。我們這一逃走，這位可怕的法師一定馬上就會發覺。”“這一點我說不上來，”魔鬼說，“未來的事我們是不知道的。”“怎么？”唐克列法斯說，“你不知道未來的事？”“對了，是這樣的，”魔鬼答道，“誰要在這一方面相信我們，才真是大傻瓜。也就是這個緣故，那些測字卜卦的才滿嘴胡言，才使得那些向他們請教的高貴仕女做出種種荒唐的事。我逃走後法師是不是馬上發覺，我無法推測，但是不發覺也是可能的，因為有不少的瓶子與封閉我的瓶子樣子相同；缺了一個他也未必留意。我被關在他這一間工作室里，我的地位就像商人書房里的一本法典，怎樣也不會被他想起的。就是他想起了我，他也不會抬舉我和我說話。他是我見過的法師中架子最大的一個。从我被關以來，他從來沒有屈尊和我說過一次話。”

那魔鬼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把破瓶子的碎玻璃統統拾起，扔出窗外，然後對學生說：“啊，好了。我們快走：抓住我的披風，甚么都別怕。”尽管唐克列法斯覺得這辦法太危險，他仍然情願冒這個危險，而不願留在这里受魔術師的懲治。因此他死命抓住魔鬼，由他把他帶出窗外。

第三章

魔鬼把唐克列法斯带到哪里，让他看到了些甚么。

阿斯莫德夸耀自己走得快是有道理的。他在空中急驰而过，就像一枝猛力射出的箭。一会他在圣萨尔瓦多塔上停了下来。他脚一着地就对唐克列法斯说：“嗨，里昂得罗先生，人们常把上下颠簸的车子骂作是鬼车，这说法可不是完全不对么？”唐克列法斯恭敬地答道：“是完全不对，这一点刚才已经得到证明。我敢说你这是再平稳不过的车了，而且走得又那样快，坐在上面的人还没来得及感到旅途的辛苦就已经到达终点了。”

魔鬼接过来讲：“呃，你不知道我为甚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吧；我有心让你在这高处看一看这一刻在马德里发生的各色各样的事情。我要用我的魔力把这些房顶揭掉，让屋里的情形透过黑夜清楚地显现在我们眼前。”说这话时他仅仅把右手伸了一伸，马上所有的房顶就都给揭掉了。这时，屋内的情景，就像在大白天一样，全让这学生看见了。

这景象是那样新奇，不能不引起他全神注意。他放眼四处一望，仅仅他附近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就足以引起他好奇地注视老半天了。“学士先生，”魔鬼说，“你这般高兴看着的各色情景，单看看就够有意思了；但为了使你对人生得到全面的了解，我还应当给你解释一下你看到的这些人都在干甚么。我要向你透露他们行为的动机和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

“首先，我们看右面那所房子里正在数钱的老头子，这是一个守财奴。看这老傻瓜是多么高兴地在欣赏他的金银财宝；他简直

像多久也看不够似的。可是看看隔壁房間里他的子女們在干甚麼：他們偷偷請來一個算命的，問他老头子几时才能死掉。

“再看隔壁房子里的那个風騷老太婆，她把假髮假眉毛和假牙齒放在梳妆台上之后，已經安息了。再稍远一些，有个六十岁的風流老头，你看見沒有？他才干完那事兒回来，現在已經把他的一只假眼珠，一撮假鬚鬚和那遮盖他秃头的假髮取掉，正等他的佣人把他的假腿和假膀子取下来，好讓剩下的部分上床睡覺。

“再望望那所豪华的住宅。在一間精美的房間里你可以看見一位貴族在睡覺。他身旁有一个小匣子滿装着情書。为了睡得甜甜的，他剛把这些書信讀了一遍。这信是他爱慕的一位女士写来的。为了她，他花了那么多錢，不久他将不得不去謀求一个总督的位置。

“再看左手隔壁的那栋房子里，唐娜法布娜剛派人去請接生婆，她馬上就要給她丈夫唐脫里畢欧生出一位傳宗接代的人了。这位老爷善良的天性难道不使你感动嗎？他嬌妻的喊叫一直打到他的心里：他憂愁已極，痛苦得不下于她本人。他多么热切地希望能帮助她止住疼痛！”“的确这人是坐立不安，”那学生說，“可是同一栋屋里我却看到一个男人在安安稳稳地睡覺，也不管这事是不是进行得順利。”癩腿魔鬼答道：“其实这事与他也一样有关系，这位太太的苦痛就是这佣人一手造成的。

“今夜在聖塞巴斯汀和丰达拉比之間有一群巫师要聚会；看那所房子外面的一个人在准备車輛，就是預备开会去的。这个会有一个魔鬼也要参加，若不是怕給他發覺，我都要帶你到那兒去看看消遣消遣了。但这渾蛋是准会出卖我的：他若看到了我，少不得要把我逃走的事告訴法師。”

“这样說来，”学生說，“这魔鬼和你并不是好朋友了？”“当然

不是，”阿斯莫德答道，“他就是剛才我跟你談到過的畢拉脫克。兩年前在巴黎我們又有了一次爭執。有一個上等人的子弟想立一番事業，我們倆都爭着要管他的事；他想讓他當個小伙計，我想讓他成為一個富翁；我們的弟兄們為了結束這場糾紛，讓他當了壞的修士。後來，他們要我們和解，我們也擁抱了一下；但這都沒用，我們還是成了死敵。”

“那麼，我們就別去看這個精彩的聚會好了。”唐克列法斯說，“我們還是繼續觀察這城里發生的事吧。”“我同意，”魔鬼答道；“看，那老音樂家正在給他年輕的太太唱一支熱情的歌曲。他希望她會欣賞這個曲調，因為這曲子是他作的；但是她更喜欢的是歌詞，因為這歌詞是一位熱愛着她的漂亮公子寫的，他特意送給她丈夫譜成曲子；你說可笑不可笑……”

“等一等，”唐克列法斯打斷他說，“請你先告訴我那地下室里散出來的火星是怎么回事？”“這是人間最愚蠢的一項職業，”竊腿魔鬼答道。“在那熊熊的爐火旁待着的是個煉金術士。爐火把他祖傳的家財都完全耗盡了，他想得到的東西卻還是沒有到手。不瞞你說，所謂點金石不過是我虛構出來戲弄人心的東西；人們每每愛做一些他們能力辦不到的事。”

“在鄰近的一所房子里，”學生接上去說，“我看見兩個女人在喝酒，她們是誰？”魔鬼答道：“這是兩位有名的妓女，和她們一道尋歡作樂的男子是朝中的兩位貴人。”“啊！她們是那麼俊俏可愛！”唐克列法斯說；“難怪這些貴人爭着愛她們。她們對這兩人也都是那樣溫柔殷勤，想必對這些老爺也是十分鍾情！”“你真太年輕！”魔鬼答道，“你不太了解這種女人；她們的心比她們的臉還要虛假。不管她們做出甚麼樣子，她們對這些老爺們是半點感情也沒有的。她們接待其中的一位老爺是為了得到他的庇護，敷衍

另一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供养。所有風月場中的女子都是这样的，任憑男人們为她們傾家蕩产也是白費，她們絕不会因这件事而更爱他們的。任何花錢的老爷受到的待遇都不比一个做丈夫的强，这是我为風月場中亲手定下的一条規章。讓这些老爷們享受他們重金买来的欢乐吧，在街头等候他們的随从們，却正准备去享受那种白白得来的艳福哩。

“再看离这里不远有一位藥剂师，他和他的老婆兒子一道还在藥房里工作。你知道他們在干甚么？藥剂师在为位老律师配制种子丹，因为这老头明天要結婚。藥剂师的兒子在配輕泻剂，那老太婆則在乳鉢里研磨一种收斂剂。”

“在正对面那所房子里，我看到一个人匆匆地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这是一位医生，”魔鬼說，“起来去应急診。因为有一个迷信医生的人派人来請他去瞧病，那人在上床后的一个鐘头內就已經咳嗽了两三次。”

“再往前望，靠右边，”魔鬼接着說，“在一間閣楼里你是不是能看見一个穿着衬衣的人在暗淡的灯光里踱来踱去？”“对了，看到了，”学生叫道，“在这閣楼里我还看見一張旧床，一張方桌和一个矮凳子，墙上塗得黑烏烏的，就是这里吧？”“对了。在这間閣楼里住的是一位詩人，”阿斯莫德答道，“那看来一片烏黑的，是他自己写的許多悲剧詩文，他用这裝飾了他的房間。由于沒有紙，他不得不把詩写在墙上。”

“看他踱来踱去时那种激动兴奋的样子，”唐克列法斯說，“我想他是在創作一部重要作品。”“你这样想是不錯的，”魔鬼說，“他昨天最后完成了他的一本悲剧：‘洪水’。在遵守‘三一律’方面他是無可非議的，因为所有的情节都發生在洛亚的方舟中。

“我向你担保这是一个精彩的剧本；所有的畜牲都像有學問

的人一样說話。这位詩人有心把这剧本献給一位老爷，他已經花了六个鐘头草拟一篇献詞，他現在正在推敲最后的一句話。我們可以說这篇献詞是一个杰作：对这大人物的德行政績，对他本人和祖先，这短文都頌揚备至。从来还没有一个作家写出过这样多贊美的言詞。”“这篇献詞他預备献給誰呢？”学生問。“这一点他还没有确定。”魔鬼答道：“他給人名留下了一个空白。他正在考虑找一位比过去受他献書的人更为慷慨的有錢老爷；不过今天肯为这种献書花錢的人已經不多了。达官貴人們多已改正了这种陋習，因而也給社会上带来一些好处；过去市上充斥着低劣的作品，它們多数都是为了献書牟利而写的。

“看那些强盜，”阿斯莫德接着說，“他們正从陽台上进入一位銀行家的房子里。現在他們从賬房里出来了，可是他們沒有帶甚么东西出来。”“那为什么呢？”学生問。“那是因为这銀行家早有了准备，”魔鬼答道，“他昨天已經把他的全部錢財装在箱子里帶到荷兰去了。”

“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唐克列法斯說，“我似乎还看到一个强盜正沿着梯子向一个陽台上爬。”“他才不是强盜哩，”癩腿魔鬼答道，“他是一位侯爷，正爬梯子預备溜到一位少女的房間里去，这少女已經不願再作閨女了。这貴族極其随便地向她發誓要和她結婚，她也就此把自己交給了他；在爱情的交易中，侯爵就像一向有很大信用的大商賈。”

“我还看到一件頗为离奇的事，”学生說，“一个穿睡衣戴睡帽的人在那兒聚精会神地写字；在他旁边我却又看見一个矮小暗黑的身影在索引着那只写字的手。”“那个写字的人，”癩腿魔鬼答道，“是法院里的一位書記，为了帮一位监护人的忙，他正在篡改一張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判決書；那牽引着他的手的小矮黑身影

是格里法耶尔，他是管法院書記們的魔鬼。”“这位格里法耶尔，”唐克列法斯問道，“怕只是代理这个职务吧？佛拉格尔是律師們的魔鬼，法院書記处照我看似乎应当屬他管轄。”“不，”阿斯莫德不同意說，“法院的書記們配得上有他們自己的魔鬼，其余的部分就由佛拉格尔管。”

“啊，啊！”学生叫道，“那兒又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左边那所房子里人們还全都没有睡。有的在吃喝，有的在跳舞，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結婚喜宴，”魔鬼說，“現在人們在这房子里欢聚，但三天以前这里的主人們却处在極端深重的苦痛之中。这一段情节我應該講給你听，它是值得一听的。”說着他就开始講述下面这个故事：

第四章

貝尔佛罗伯爵和萊文諾·得·塞斯貝狄斯的故事

“貝尔佛罗伯爵是朝中数一数二的貴族，他狂热地爱上了少女萊文諾·得·塞斯貝狄斯。他不想和她結婚：因为她是一个普通士紳人家的女兒，与他門戶不相当；他只想讓她成为自己的情人。

“他怀着这种心到处跟随她，一有机会就对她眉目傳情，讓她知道自己的心意。但是他既無法和她說話，也不能給她写信，因为她身边老是跟着一位女监护馬賽尔太太，这女人是又严厉又謹慎，弄得他無計可施。但这种周折只撩得他更加相思，他不住盘算，如何能騙过这位看管他那美人的百眼神。^①

“在萊文諾这边，伯爵对她的情意她也是能感覺到的，就不由

① 是希腊神話中的人物，全身都是眼睛，帮助宙斯照看他喜欢的美人爱欧。

得不对他也發生好感；慢慢这点好感在她心中形成了爱情，最后变得非常猛烈。我也沒有像平常对別人那样，去煽动她的感情，因为囚禁我的法师不許我执行任何职务；但单是自然的力量就已經够使她这样了。这种力量的危险性并不在我之下；我們之間所不同的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地使人动心，而我引动人是来得比較迅速的。

“情势發展到这个地步时，有一天，萊文諾和她那無时不在身旁的女监护一同到教堂去；在那里她們碰到了一个老婆子。这女人手上拿着一串头号的大念珠，滿面堆笑向她們走了过来，向女监护說道：‘老天保佑你万事如意，請問你是不是过世的馬丁·罗賽特老爷的賢德夫人馬賽尔太太？’女监护答說：‘是的。’这老婆子就向她說：‘和你碰到也真湊巧，正好可以告訴你：我家里有一位老亲戚有話想和你說。他是几天前从佛朗德来的；他和你的先生認識，而且交情很深，他有些很重要的話要同你講。要不是他病倒了，他是应当到你府上去和你談話的；可是現在他病得很重不能去了。我的家离这里只两步路，如果你高兴，不妨屈駕跟我到家里去一趟。’

“这位女监护是个聪明謹慎的人，唯恐做出錯事，就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办好；老婆子一下就看出她躊躇的原因，忙向她說：‘亲爱的馬賽尔太太，你可以完全相信我。我的名字叫希雪娜。学士馬果斯·得·非圭拉和米拉·得·迈斯卡待我像自己的祖母一样，就憑他們你也信得过我了。而且我求你到我家去也是为了你的好。我这位亲戚以前借过你先生一笔錢，他現在想把錢归还給你。’一听说还錢，馬賽尔太太就接受了她的邀請。她对萊文諾說：‘走，我的小姐，咱們去瞧瞧这位好老婆婆的亲戚去；去看看病人也是一件好事。’

“不一会她们来到希雪娜家，被人接到一间矮矮的堂屋里去；那里，床上躺着一个白鬍子老头，他看起来像病得挺严重似的。‘喂，表哥，’这老婆子把女监护介绍给他，说，‘这就是你想见的馬賽尔太太——你故世的朋友馬丁·罗賽特先生的夫人。’听了这话那老头把头微微抬了抬，和女监护招呼了一下，做手势要她走到跟前去。等她走到床边时，他声音微弱地说道：‘亲爱的馬賽尔太太，謝謝老天讓我能活到这一刻：我最后的一个願望总算实现了；我真怕死前会不幸碰不到你，不能亲手把一百杜加偿还给你。你的亡夫是我的知交，有一年在布魯杰斯我和人要进行一場决斗，是他借给了我这一笔錢才把这事免掉的。这件事难道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唉！沒听说过，’馬賽尔太太回答說，‘他从来沒跟我提起这件事。他为人慷慨好义，帮助了朋友也不記在心上。他和那些沒做好事憑空乱吹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他从来不说他帮助了誰。’‘他心地的善良是毫無疑問的，’老头应着說，‘这一点我比别人更清楚；为了証实这一点，我应当跟你講一講我在他的帮助下是怎样侥幸脫离危险的。不过由于我要說的話对你那故世的先生关系很大，我还是单講給他謹慎的太太听好一些。’

“‘好吧，’希雪娜說，‘既然这事你只想給她講，这位小姐和我就暂时到我房間里待一待吧。’这话一說完她就讓女监护和那病人去談話，自己把萊文諾拖到另一間房里去，在那兒她開門見山地对她說道：‘高貴的萊文諾小姐，这时是一刻千金不容耽擱，我就把一切講給你听吧。有一位貝尔佛罗伯爵你也見過多次；好久以来他一直深深地爱你，朝思暮想，要把这心意向你表达；但你那位女监护是既謹慎又严厉，直到現在他这心願都無法得償。他万般無奈来求我設法，我就替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你剛才看到的

老头子是伯爵的一个年轻亲随，我安排了这个圈套，为的是骗住你的女监护，把你带到这里来。’

“她刚把话说完，那藏在帷幔后的伯爵就走了出来，急步向前，跪倒在莱文诺脚旁说：‘小姐，求你原谅，我不把我的情意向你表白，我就活不下去，不得已使出了这个计策。也是这位好心人给我安排与你见面的机会，要不然我就只有忧愁死掉。’这位不讨人厌的人以感人的神情说出这一番话，使莱文诺颇为烦乱。她呆了好一会，拿不定主意该怎样回答；最后她冷静下来，傲慢地望了望伯爵说：‘你对这位殷勤帮助你的大娘或许感恩不尽；但是我要告诉你，她为你费的这番心机是不会给你带来甚么结果的。’

“这样说着的时候，她走了两步预备回到堂屋里去。伯爵拦住她说：‘我敬爱的莱文诺小姐，请你稍等一下，屈驾听我说几句话。我的感情是真纯的，不应当使你感到不安。当然，对我采取的这种会面的办法，你是完全有理由产生反感的，但是在今天之前，我难道没有想尽方法和你谈话吗？但是都没有成功。十个月以来，你上教堂，散步或是看戏，我都紧紧跟随，我到处找机会向你表达爱慕的心意，然而都没有结果。你的那位残酷无情的女监护每次都使我的愿望落空。唉，高贵的莱文诺小姐，你想一想，以你这样的人品，我在长时期的等待中该会受多么深的痛苦，你应该同情我，而不应当为我被迫采用这个计谋，就把我当作一个罪人。’

“在说这话时贝尔佛罗少不得使出漂亮人物擅长的本事，让自己的神情显得诚挚动人，还洒下了几滴眼泪。这使莱文诺相当感动；她心中不由得泛起一种怜悯的感情。但这并没有使她失去主意，她越是感动，越迫切地觉着要离开这里。‘伯爵！’她叫道，‘你的话都是白说。我根本不想听它；你别再拦住我；快让我离开

这个对我的名誉有损的地方，要不然我就要大声喊叫，把四邻都召了来，让大家看你做出这样大胆的事。’她说话时口气是那样坚决，希雪娜唯恐触犯法纪，劝伯爵不要逼得太紧。伯爵就不再阻止莱文诺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这姑娘从他手中挣脱后，带着清白的身子走出房去，从这房间里这样走出来的姑娘，她还是第一个。

“她急步走到她的女监护跟前说：‘大娘，走吧；这滑稽的谈话别再继续下去，我们受了骗啦；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怎么回事呀，我的姑娘？’马赛尔太太吃惊地问道，‘甚么东西使你这样急匆匆地要离开？’‘这个我回头告诉你。快走；再待下去，每一分钟都会给我引起新的痛苦。’不管女监护多么想知道她为甚么要这样急促地离开，她还是无法马上弄清楚；她不得不依从莱文诺的意思，俩人急忙走出屋去，剩下希雪娜，伯爵和他的随从三个人窘在那里，活像几位喜剧家演出了一场给人喝倒采的戏。

“莱文诺一到街上，就非常激动地把希雪娜房里发生的事一起讲给她的女监护听。马赛尔太太仔细地听着，回到家里之后向她说道：‘我的姑娘，我得向你承认，你给我讲的这些话真使我惭愧死了。我怎么竟会受那老婆子的骗？我开头本来不太放心跟她去，但后来我为甚么又跟她走了呢？她那和蔼老实的神情我不应当轻易相信；像我这样有经验的人竟干出这种蠢事，这是不能原谅的。唉！我为甚么在她那里的时候没有识破这个诡计！那时我要撕破她的脸，要把那个贝尔佛罗伯爵骂得狗血淋头，还有那个给我胡诌的假老头，我要把他的鬍子一把扯下来。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是要回那里去，同时把我当着债款收下的钱带去；假如他们一起都还在那儿，那就算他们没有白等。’说完她就离家到希雪娜那里去。

“伯爵还在那里；他計劃失敗了，正在納悶。要是另外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就会放弃原来的打算，可是他却一点也不灰心。他有千种长处，却有一个短处，那就是他在爱情方面太任性。他要是爱上了一个姑娘，就会千方百計去贏得她的感情；虽然他还是一个厚道的人，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願望，他甚么不法的事都干得出。想到沒有馬賽尔太太协助，他的目的不可能达到，他就决心不惜一切，把她爭取过来，給自己出力。他想这位女监护尽管看起来是那么严厉，在一大笔錢面前也会經不住考驗。他这个判断是不錯的：如果說还有忠心的女监护，那只是因为那些有情人还不够有錢，不够慷慨。

“开头，馬賽尔太太一到那里，看見她要找的三个人都在，憤怒的話就冲嘴而出；她把伯爵和希雪娜一陣大罵，又把还給她的那一包錢向那亲随的头上摔去。这一陣暴怒伯爵都按住性子忍受下去，为了使这场面更加感人他在女监护面前跪了下来，求她收回剛才摔出去的那笔錢，另外他还答应給她一千比斯脫，要求她对他發一發慈悲。她从来沒有看見过誰这样死命地恳求她怜悯，加上她也不是那种無法說动的人；很快她就停止了咒罵；她在心中暗暗把伯爵答应給的錢和她从唐路易那里得到的平平常常的收入加以比較，發現放弃自己的責任比执行它更为有利。因此她就以某种方式把錢包收回，又接受了那一千比斯脫；她答应帮助伯爵成全好事，說完馬上就动身去履行她的諾言。

“她知道萊文諾是一位賢德的姑娘，就特別当心，不讓她怀疑她和伯爵有联系，怕的是她会把这情况告訴給她父亲唐路易。为了巧妙地引动，她回家后就这样向小姐說：‘萊文諾，我剛才把我心里的气都出掉了。我找着了那三个狡猾东西，他們都还在那里發呆；我吓唬希雪娜，說你父亲要是知道了会多么生气，又說法律是

多么严酷無情。我还痛罵貝尔佛罗伯爵，凡是气头上想得起的話我都罵了出来。我看这位老爷准不会再做这种犯法的事，他从此会把心死掉，不再讓我整天防范。我真該感謝上天，你总算靠自己的坚貞，从他給你布置下的陷阱里逃出来了，这使我高兴得流泪。我很快活他們这回是自費心机，甚么也沒得到。这些老爷們把引誘年輕妇女簡直当作兒戏，就是那些自命最正派的人物，大多数在这方面也是毫無顧忌的，就好像玷辱別人的家声并不是甚么罪过似的。当然，話說回来，我也不是絕對認為伯爵就是这样一种人，也不是說他的确有心要騙你。老是怀疑別人不好也不應該；說不定他也有正当的想法。他在朝中虽然是数一数二的紅人，但是你的美貌也未尝不可能使他下决心和你結婚。我記得他在挨我的罵給自己分辯的时候也漏出过这个意思。’

“‘大娘，你說甚么？’萊文諾打断她說，‘如果有这个意思，他应当向我父亲提亲，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我父亲是不会拒絕的。’‘你說的話有道理；伯爵的行为很可疑，甚至可以說他的用心很坏，我真恨不得再回去把他罵一頓。’‘不要这样，大娘，’萊文諾說，‘过去的事还是忘掉的好，我們鄙視他們也就算得是报复了。’‘对，’馬賽尔太太說，‘我相信这是再好不过的主意；你比我想得周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我們是不是一点也沒有把伯爵的感情認識錯呢？我們怎么知道他这样做不是別有苦心？也許他想在征求你父亲的同意之前，先长时期殷勤待你，等贏得你的欢心，知道你真心爱他时，你两人結合才更有乐趣。假如情形是这样，我的姑娘，我們理他一下是不是大罪过呢？你知道我多么疼你，你把你的想法跟我講一下好了：你对他究竟是有好感还是討厭同他結婚？’

“她这狡猾的問題使真誠的萊文諾紅了臉低下头去，承認自己

对他并没有厭恶的心；但她很害羞，沒有能更明白地說出自己的心意，于是女监护就进一步催促，要她不要对她隱瞞任何东西。女监护表現得那样热情，萊文諾最后就不再矜持了。‘大娘，’她說道，‘既然你要我把心里的話都講給你听，我就告訴你：貝尔佛罗在我看来是值得人爱的。我看他人长得那样好，談話又那样动听，我就由不得被他的情意感动。你無时無刻不守着我，使他無法表达他的情意，这使我有好多次感到很难过；我向你承認我有时心里真可怜他，我只有用嘆息来报答他因你严密看守我而受到的苦痛。我还可以跟你說，即使現在，在他做了这件冒失事之后，我心里还是不愿恨他，还是原諒他，而把他的錯处都推在你身上，只怪你把我管得太严。’

“‘我的姑娘，’女监护接上去說，‘既然你使我知道他这样爱慕你并不使你难过，我就有心帮助你得到这位貴人。’‘你想給我帮忙，’萊文諾感动地說，‘我是深深地感激。即使伯爵不是朝中数一数二的紅人，只是一个普通的紳士，我也覺得他比任何人好。只是我們也別欺哄自己：貝尔佛罗是一位大貴人，無疑应当和国内最有錢人家的姑娘結婚。不要指望他会屈就唐路易的女兒，这一家子能給他的不过是一笔平平常常的家財。不可能，不可能，他不会对我有那种好感，他不会認為我配得上跟着他姓；他現在这样只不过是耍玩弄我罢了。’

“‘唉！’女监护說，‘为甚么你以为他不会爱你爱到願意結婚的程度？爱情是可以造成各种奇迹的。照你看老天似乎使伯爵和你之間橫着一段無限的距离。其实，你也应当公道一些，萊文諾，他和你結亲一点也不失身份；你們是古老貴族的后代，和你結婚是不会使他难为情的。’她接着又說：‘既然你对他有好感，我就应当使他知道；我想去摸清楚他究竟存着什么想法，如果他的想法

是正当的，我就給他一些鼓励。’‘別这样做，’萊文諾叫道，‘我完全不贊成你去找他，要是他疑心你这样作是我的主意，他就不再会尊重我了。’‘唉！我沒有你想的那樣笨，’馬賽尔太太答道；‘我开头要責备他，說他有心勾引你。他少不得要替自己分辯，那时我就听他講，看他究竟存的甚么心。最后，我的姑娘，一切你就讓我替你办好了，你的荣誉我会和我自己的荣誉一样当心的。’

“在傍晚的时候女监护拿起斗篷走了出去。她在唐路易的住宅附近找到了貝尔佛罗。她把她和女主人談話的情况一五一十給他講了，她沒有忘記向他夸耀一番她是如何巧妙地才探听出这位小姐爱他来的。这个發現比甚么都使伯爵欢喜；因此他用最动人的字眼向她道謝，答应第二天就付給她那一千比斯脫。他自己暗想这事已經成功，一个姑娘只要知道了別人爱她，就算勾搭上一半。两人商量完畢，很滿意地分了手，女监护回到家里去。

“萊文諾正不安地等着她，見了就問她打听到了些甚么情况。‘我要告訴你的是头等的好消息，’女监护答道，‘一切进行得再順利不过；我会見了伯爵。我上次的话沒講錯，姑娘，他的用心并沒有甚么不正当的地方；他唯一的目的是和你結婚；他在我面前用男人中間最神聖的东西起了誓。你也許以为我就这样相信了他，我可沒有。我問他：既然你是这样的用心，为甚么你不按照平常的規矩向唐路易去提亲呢？他坦然地答道：亲爱的馬賽尔太太，如果我还不知道萊文諾对我是甚么意思，就由盲目的爱情驅使，去向她父亲求亲，蛮横地把她得到手，这样你贊成嗎？不，不能，我覺得她心里的安宁比我想得到的快乐更值得珍貴，我为人忠厚，絕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叫她痛苦。

“‘在他这样說着的时候，’女监护接着說，‘我就非常仔細地觀察，用我的經驗来判断他眼睛里是不是表現出他所說的那种深

情。我看出，他的确是怀着真情；这时我是那样高兴，我簡直掩飾不住自己的欢喜。既然我看出他是誠懇的，为了給你保住这样一位有地位的爱人，我就觉得还是把你的感情向他透露一下的好。我对他說：先生，萊文諾并不討厭你；我知道她是尊敬你的，据我估計你对她这样殷勤并不使她心里难过。这时他高兴得叫了起来，說道：我的天啦！你說的是真的嗎？迷人的萊文諾竟然对我有这种好感，这可能嗎？亲爱的馬賽尔太太，我长时期的不安，現在一下都解脫了，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嗎？这消息是由你告訴我的，就使我加倍高兴，因为一向反对我这种感情，使我受了这么多痛苦的就是你。为了成全我的幸福，亲爱的馬賽尔太太，請你讓我和我敬爱的萊文諾談一談，我想向她表白我的心意，我要当你的面向她起誓，我永远只屬於她。

“除了这些話，’女监护接着說，‘他还說了好些更动人的話語。最后，我的姑娘，他那样苦苦地求我給他找一个私下和你見面的机会，我实在沒有办法不答应他。’‘呀！你怎么能答应他这样一件事？’萊文諾带着几分不安叫道；‘你不是对我說过千百次么？一个賢德的姑娘，应当絕對避免这样和男人会面，这种談話只会带来危險。’‘我承認我对你說过这种話，’女监护答道，‘这是一条很好的处身守則；不过在現在这个情況下，是可以允許你不遵守这一条守則的，因为你可以把伯爵看作是你的丈夫。’‘可是他現在还不是，’萊文諾反駁道，‘只有等我父亲答应了这門亲事之后，我才能見他。’

“这时候馬賽尔夫人真后悔不該把这姑娘教得这样規矩，弄得簡直無法使她稍稍放任一点。她心想無論怎样費事也得想法达到目的，就接上去說：‘我亲爱的萊文諾，看你这样謹慎小心，我真替自己高兴。这都是我平时用心管教你的好結果！我教給你东西你

都用上了。我能有这种成績也真使人高兴。不过，我的姑娘，你把我教你的东西也用得过份了一些。我的守身原則也不是这样机械刻板的；我看你也未免規矩得不近人情。我尽管以严厉自傲，但一个人一味講賢德，不管好人歹人一齐严酷对待，这样我也不贊成。一位姑娘，如果明知道爱她的人是一番真情，听一听他談話也算不得是不規矩，如果別人的爱情使自己动心并不算有罪，回答一下別人的爱情也算不了甚么。萊文諾，你还是信賴我吧；我經驗多，又一心为你着想，是不会讓你錯走一步，受到損害的。’

“‘唉！你要我在哪里和伯爵談話呢？’萊文諾問。‘就在我們的房間里談，’女监护答道，‘这是最保險的地方。明天夜里我就帶他到这里来。’‘那可不行，大娘，’萊文諾說，‘啊！我竟然讓一个男人……’‘对了，你得讓他来，’女监护打断她說，‘这种事也不是你想像的那样了不得，是經常發生的，願上帝保佑，讓那些和人这样会面的姑娘們也有你那样純潔的心！而且又有甚么值得你担心的呢？难道我不在你跟前嗎？’‘万一我父亲發現了怎么办？’萊文諾問。‘在这方面你也別担心，’馬賽尔太太答道。‘你的父亲對我們是放心的；他知道我忠心；对我完全信任。’在女监护这样有力的慫恿下，加上自己的情感也在暗中支使，萊文諾就再也無法抗拒；她答应了向她提出的要求。

“这消息伯爵馬上就知道了。他是那样高兴，他立刻給了为他办事的人五百比斯脫，外加一顆价值与这相当的戒指。馬賽尔太太看他說話那样守信，自己也不能不同样守信。在第二天晚上，等她覺得家里人都已安歇的时候，就把伯爵給她的一根絲質軟梯拴在陽台上，就这样讓他进入了女主人的房間。

“这时候这位少女正浸沉在煩乱的思虑中，这种种考虑使她非常煩惱。尽管她对伯爵怀有好感，尽管她的女监护同她講了这

么多話，她还是后悔不該輕易答应与人会面，这是她的本份所不容許的。半夜里在自己的房間里接待一个男人，这男人既沒有向她父亲提婚取得同意，她自己也摸不清他究竟怀着甚么心意，这在她看来，不仅是有罪的行动，而且是值得她的爱人鄙視的。最后这个想法給了她最大的痛苦；她正在沉思着的时候，伯爵走了进来。

“他先扑身跪倒在她面前，感謝她讓他到这儿来。他表现得極為热情和感激，同时还向她保証他是有心和她結婚的；不过在这方面他說的話沒有她希望的那么多，她就对他說道：‘伯爵，我很願意相信你內心存在的就是你剛才說的那種想法；但是，不管你怎样向我保証，沒有經我父亲同意，你这些話还是使人怀疑的。’

‘小姐，’貝尔佛罗答道，‘如果不是怕給你造成不安，我早就向你父亲提出這項請求了。’‘你还没有这样做我并不怨你，’萊文諾接上去說，‘我甚至对你細致的考虑还很贊成；可是現在已經沒有甚么妨碍你这样做了，你就应当尽早向我父亲提出，要不然就下决心永远不再和我見面。’

“‘呀！怎么啦，美丽的萊文諾，’他答道，‘你叫我不再和你見面？你对爱情甜美的味道也太沒有感觉了！如果你和我一样热情，你就会乐意和我私下往来，至少在一段时間內不忙告訴你的父亲。对两颗紧紧連着的心來說，这种秘密的往来是有說不尽的味道的！’‘这对你可能是这样，’萊文諾說，‘可是給我却只能带来苦痛。对一个有品德的女子在感情上做这种要求是不合适的。請你別再說这种有罪的来往有多么大的乐趣。如果你真尊敬我，也不会提出这种要求；如果你的想法，是你口头想使我相信的那样，那么，我要对这种要求不起反感，你在心的深处也会責备我的。不过，我的天啦，’她洒了几点眼泪接着說，‘我受这委屈，都只怪

自己脆弱，讓你到这里来，我是罪有应得。’

“‘我敬爱的萊文諾，’伯爵叫道，‘是你讓我受了極大的委屈！你为人过于賢慧謹慎，对目前的情况产生了不必要的顧慮。你以为我幸运地得到了你的感情，就会不尊重你，这是哪里有的事？这又是多么不公道的說法！不，小姐，我知道你对我的情意是多么珍貴，我絕不会因你对我好反而不尊敬你；你要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明天我就可以和唐路易老爷去談；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去求他成全我的幸福。不过，我不想瞞你，成功的可能看起来是不大的。’”

“‘你說甚么？’萊文諾問道，‘像你这样一位在朝中有地位的人提亲，我父亲竟然会拒絕？’

“‘唉，就是我的地位使我害怕他会拒絕，’貝尔佛罗答道，‘这話可能使你吃惊，可是一会兒你就会明白的。几天以前皇上向我宣布他要給我娶亲。他沒有說他要提哪一位小姐，他只透露出这是朝中头一等的姑娘。他对这婚事是很关心的。由于我不知道你对我是甚么态度，你的严謹使我到今天才弄清楚你的心意，我那次就沒有向他表示任何不贊同的意見。在这事之后，小姐，你可以判断唐路易老爷是不是会甘願冒犯皇上，接受我作女婿。’

“‘当然不会，’萊文諾說；‘我了解我的父亲。不管和你結亲会有多少好处，他也会放弃它，以免招惹皇上的不高兴。但是即使他不反对我們結婚，我們的情况也不見得有什么好；因为，伯爵，既然皇上已經給你另外找了人，你怎样能娶我呢？’”

“‘小姐，’貝尔佛罗答道，‘我老实向你承認，我現在这方面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但無論怎样，我还是希望能够应付这个困难局面，能够哄住皇上，利用他对我的感情，設法逃脫这門不幸的亲事。而且你，美丽的萊文諾，只要你認為我配得上在你跟前，也是能帮助我的。’”

“‘喲！’她說道，‘我有甚么方法能使皇上打消給你提的亲

事？’‘啊！小姐，’他用热情的口吻說，‘如果你願意接受我的爱情，我会把自己保全下来供献給你，并且不触怒皇上。’

“‘我敬爱的萊文諾，’他跪了下去接着說，‘求你允許我在这位馬賽尔太太面前和你結婚，她可以做見証，對我們神聖的結合負責。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毫無痛苦地摆脱別人給我安排的那門苦痛亲事；在这之后，如果皇上催促我接受他給我选定的姑娘，我就可以跪倒在他脚下，向他說我爱你已經很久，而且已經私下和你結了婚。那时不管他多么想我和另外那位女子結婚，他善良的天性会使他不忍心把我从我爱慕人身边扯开，而且他为人公正，一定也不願意使你的家庭蒙受这样的羞耻。’

“‘馬賽尔太太，你觉得怎么样？’他轉过身向女监护說，‘爱情促使我想出了这个主意，你觉得好不好？’‘这办法好極了，’馬賽尔太太說，‘应当承認，爱情是能使人脑子灵活起来的。’‘你呢，可爱的萊文諾，’伯爵接着說，‘你怎么說呢？你心里有疑虑，也許会不同意这个想法吧？’‘不，我同意，’萊文諾答道，‘只要你讓我的父亲也进来；我相信在你給他把这情况講明之后，他是会同意的。’

“‘我們應該慎重，別把这情况告訴他，’这时女监护插进来說，‘你不知道唐路易老爷的脾气，他是很講究名誉的，不会同意發展这种隐瞒別人的爱情。要求这样秘密結婚只会使他恼怒，同时，他是一个謹慎的人，少不得要顧虑这样一个違反皇上意旨的結合会有怎样的后果。你讓他知道了这事反会使他胡乱猜疑起来，他会不断地監視我們的行动，你們以后就無法会面了。’

“‘唉！我真要痛苦死了！’我們的这位大臣叫道，‘不过，馬賽尔太太，’他装出一付憂煩的神情接着說，‘你当真相信唐路易老爷会不答应我們秘密結婚嗎？’‘这是不成問題的，’女监护答道；

‘当然他可能会同意結婚，但是，要結婚时免除教堂的仪式，像他这样一位謹慎規矩的人是不会答应的；如果要行教堂仪式，这事不久也就会讓人家知道了。’

“‘啊！我亲爱的萊文諾，’伯爵这时温存地握紧他情人的手說，‘难道为了順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倫理觀念，我們就冒这样大的危險，不惜将来永远分离么？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你就和我在一起了。能有父亲的同意，心里也許可以安稳一些；但既然馬賽尔太太已經証明要得他的同意是不可能的，那你还是体諒我一片真誠，偿我的心願吧。請你接受我的这颗心；等到該向唐路易老爷說明我們的婚事时，我們可以把隱瞞他的原因告訴他。’‘好吧！伯爵，’萊文諾說，‘我同意你不用这么早对我父亲提。你先去試探一下皇上的想法好了；在我私下接受你的情意之前，如果必要的話，你可以向皇上說你已經和我秘密結了婚；先用这假話試探一下……’‘啊，这样不行，小姐，’貝尔佛罗不同意說，‘我是痛恨撒謊的，不敢說这种假話；我也不能違反本心到那种程度。而且，我是了解皇上的，如果他發現我騙了他，他一生也不会原諒我的。’

“唐克列法斯先生，”魔鬼接着說，“如果我把貝尔佛罗勾引这少女所說的話一句句重复一遍，这故事也就講不完了。我只告訴你，在这样場合下人們受我感应而說的各种热情的話他都說了，他發誓他要尽早把他們私下的結合公开，他要求上天为他的誓言作証，但这些都是白費，他無法使这位賢德的萊文諾屈服；最后天快要亮了，他不得不勉强离开。

“第二天，女监护由于相信应当把这事进行到底，因为这是与她的信用有关的，或者說得确切些，与她的利益有关的，就向唐路易的女兒說：‘萊文諾，我不知道該再和你說些甚么；我看出你

对伯爵的深情是有反感的，就仿佛他这样待你只不过是普通那种調情求欢似的。你是不是在他身上發現了甚么使你厭恶的东西？’

‘沒有，大娘，’萊文諾答道，‘相反的他現在似乎变得比甚么时候都可爱，他的話語使我在他身上感覺到了新的惹人欢喜的地方。’

‘假如情形是这样，’女监护接上去說，‘那我就不懂你了。你对他有强烈的好感，但是我們向你說明必須要做的事你怎么又不肯做？’

“‘大娘，’唐路易的女兒答道，‘你比我謹慎，又比我有經驗；可是你想到沒有，不得父亲同意而結婚会有甚么后果？’‘当然，’女监护答道，‘这方面我甚么都考虑到了；命运給你安排了这样一門好亲事，你却那样頑固，不肯同意，真使人难过。你这样固执，当心不要把你的爱人惹煩了。現在他一心爱你，甚么都不考虑，当心他別冷了下来又再从物質利益上去考虑問題。既然他要把心交給你，你就应当毫不犹疑地接受。他的話說了是算数的，一位正人君子說的話比甚么都可靠；况且还有我作証明，他一定会承認你是他的妻子的；你难道不知道，万一他違背了誓言，只要有我这样一个人作証，他就能受法律的制裁？’

“这狡猾的馬賽尔就用这样一类的話使萊文諾动搖了，几天之后她因为怕失掉伯爵，就讓自己落在他手中了。从此每天夜里女监护就讓他从陽台上进入萊文諾房間里，天亮前讓他离去。

“有一天夜里，她通知他离开的时间，比平时稍微晚一点，这时天已破曉，他慌忙順着軟梯溜到街上去，不幸失足，骨董一声摔倒在地下。

“唐路易·得·賽斯貝德的臥房正在他女兒的房間上面，这天要办几件紧迫的事情，他很早就起床了。听到了这响声，他打开窗子想看是怎么回事；只見一个男子从地上吃力地爬了起来，同

時看見馬賽爾太太站在他女兒的陽台上，在解掉那條伯爵下去時沒有踏穩的絲質軟梯。他先揉了揉眼睛，怕這是自己眼花產生的幻覺；但仔細觀察了一番，認定這是再真實不過的事；這時天剛亮，光綫雖然還很暗，他却清楚地看見了這件使他羞慚的事。

“這景象對他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在暴怒之下，他穿著睡衣，一手拿劍，一手掣著蠟燭，走下樓到萊文諾房間里去。他要找著她和女監護一起杀掉來消除心中的怒氣。他把她們的房門一陣敲打，要她們開門；她們聽出了他的聲音，一面發抖一面把門打開。他怒氣冲冲走進房來，明晃晃的寶劍舉在她們眼前，說道：‘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我要用你的血洗去你給你父親蒙上的羞辱；還有你，你這無恥的賤人，我把女兒全心托付給你，你却做出這種負心的事，今天我也要一併收拾你。’

“她們兩人双双在他面前跪了下來，女監護開口說道：‘老爺，你要懲罰我們，我們也該接受，但是先請委屈聽我說幾句。’‘好吧，冤家，’老头答道，‘我暫時饒你們一刻時間；你們把事情的全部情況給我講出來！唉！我說些甚麼話！全部情況！啊，我都知道了，不知道的只有一樣，就是那玷辱我家門的狂徒姓甚名誰。’‘老爺，’馬賽爾太太接上去說，‘這位公子就是貝爾佛羅伯爵。’‘貝爾佛羅伯爵？’唐路易叫道，‘他在哪里看見我女兒的？他怎樣把她勾引上的？把這些你都一一講出來。’‘老爺，’女監護回答說，‘這事情的經過我要老老实實毫不隱瞞地講給你聽。’

“說著她就用一種了不得的技巧把她編給萊文諾聽的所謂伯爵講的話重復了一遍，她把伯爵描繪成一個非常好的人：又多情又細膩又誠摯。至於最後的一段情形，由於不能隱瞞，也只好說了；但是她用了很多理由，說明唐路易的女兒為什麼要背著父親暗地和人結婚，她把這些理由說得那樣使人信服，以致唐路易的

怒气竟慢慢給平息下来。这一点她清楚地感觉得到，为了进一步使老头心軟，她对他說道：‘老爷，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些。現在你懲罰我們吧；你一劍刺到萊文諾胸里去好了。不，我这說的是甚么話？萊文諾是無罪的，她不过是听信了我的話罢了，而我是你請来管她的；你要杀只能杀我，是我把伯爵引到你的小姐房里去的，是我牵的綫把他們連起来的。我这样不顧成規，讓他們背着
你結婚，只是为了使你能得到一位好女婿，他在朝中是头等紅人，他一高兴就能使人得到皇上的寵幸，这你是知道的。我想到的只是萊文諾的幸福，只是你們家庭和这种人結亲能得到的好处；我热情过了份，就把我的职责背弃了。’

“当奸狡的馬賽尔太太在这样講着的时候，她的女主人一直在啼哭；她显出那样深沉的痛苦，这善良的老头实在抗拒不了，他的心軟了下来，怒气化成了怜悯；他把劍丢下，消除了恼怒的神情，眼中含泪地叫道：‘啊！女兒，爱情是一种不幸的感情！唉！你不知道你还会受到多少痛苦。現在爸爸闖了进来，你感到羞愧，就哭成这个样子，你哪里知道你的情人还給你准备下多少苦痛讓你受。还有你，你这冒失的馬賽尔，’他接着說，‘你对我們家这种盲目的热情，使我們陷入多么危险的境地！我也承認和伯爵这样一个人結亲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这个原因你們失去了理智，因此我也原諒你們，可是你們对这样性格的人一点都不怀疑，难道應該嗎？他越是有权有势，你們就越应当存戒心。假如他狠心背弃了萊文諾，那我可怎么办呢？我能求法律帮助嗎？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是很容易逃避法律的制裁的。我只有希望他遵守他的誓言，能照他对我女兒說的話去做……不过，要是皇上真是如他所說的那樣，有意要他娶另外一个姑娘，倒是值得憂虑，是不是他会依仗他的威权逼迫他去这样做。’

“‘啊，說到逼迫他一層，爸爸，’萊文諾打斷他說，‘我們倒不必擔心。伯爵一再跟我們說過，皇上不會做出這樣傷他感情的事的。’‘這一點我也相信，’馬賽爾太太說，‘這位皇上深深地寵着他，絕不會對他做這種無情的事，同時他也是仁慈厚道的君王，忠勇的唐路易老爺，半生為國效勞，他也不會願意給他造成這樣深的痛苦。’

“‘但願上天保佑，我担的是不必要的心！’老人嘆了一口氣說，‘我要到伯爵那里去一趟，把這問題弄清楚；一個做父親的人眼睛是銳敏的；我會一直看到他心里去；如果我發現他是我希望的那樣，那你們過去的事我就不追究了；可是，’他用堅定的口吻接着說，‘如果從他的話里我聽出他是虛假的，那麼你們兩人就都給我進修道院去，一生一世去為你們的冒失行為流淚吧。’說完這話，他把寶劍撿起，上樓去穿衣服，剩下她們兩人驚恐地呆在那里。”

“阿斯莫得先生，”唐克列法斯聽到這裡叫道，“在接着講這故事之前，先請告訴我，那個四壁挂着紫紅幔幃的房間里發生了什麼事。我看見五、六個女人爭着把一瓶瓶的酒拿給一個男傭人。”“這是一件值得你注意的事，”魔鬼答道。“在這所房子里住着一位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官，他正在生病。有一間房間里可以看到兩個女人，審判官就睡在這間房間里。這兩個女人平時是在他跟前作懺悔的，現在就在這裡看守他：有一個在給他做肉湯，另外那個這時坐在他的床頭，注意使他的頭部暖和。”“他害的是甚麼病呢？”學生問。“這是頭部着涼，”魔鬼答道，“值得擔心的是寒氣可能會轉到胸部去。前邊房間里你看到的那些女人也是虔信他的人，她們聽說他生了病，就都帶了補品來看他。一個帶來了各種稀有的果子汁，如棗子汁，白葵露，珊瑚露，紫苑露等；另一個為了滋

补他的肺，带来了长命露，玄参汁，和上等滋陽酒。还有一个为了給他补脑健胃，給他带来了香草精，肉桂精和麝香琥珀去毒水等。这些女人都在向这位审判官的佣人夸耀自己带来的东西好。她們一个接一个把他拉过来，在他手里塞一个杜加，又在他耳边說：‘罗倫，亲爱的罗倫，請你設法讓老爷用我这药。’这就是你想知道的东西；”魔鬼接着說，“下面我就要接着去講剛才的故事。”

第五章

伯爵和萊文諾的故事如何發展，如何收場。

“唐路易一早出門到伯爵家里去。伯爵沒有想到自己的事已被人發覺，看到他来，頗为惊奇。他向老人迎了上去，和他紧紧拥抱，說道：‘看到唐路易老爷光临，我真是万分高兴！你来莫不是有甚么事可以允許我为你效劳？’唐路易答道：‘爵爷，請吩咐两旁的人退去。’

“貝尔佛罗照他的話做了，两人坐下；老人先开口，說道：‘爵爷，有一件事我想請你說明，为了我今后的愉快和平靜，你必須这样做。今天早上你从萊文諾房里出来給我瞧見了。她对我甚么都已承認：她說……’‘她說我爱她，对吧？’伯爵因为想避免听他不想听的那些話，就打断他說，‘真的，我对她的感情，她只不过向你說了一小部分；我完全为她傾倒了；她是一个十分令人爱慕的姑娘：才智，像貌，人品，样样都好。有人告訴我你还有一位少爷，在阿尔加拉讀書；他像不像他的姐姐？假如他有她那么漂亮，不用提他从你这里得来的别的优点，他就已經是一个完美的

騎士了；我真想見一見他，我願向你表示我对他的关心。’

“‘你对他这样关怀我很感謝，’唐路易严肃地說；‘不过我們还是談……’这时伯爵又打断他說：‘应当馬上讓他出来为国家服务；我可以負責他的前途，他不会老当下屬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担保。’‘伯爵，別再打断我的話了，’老头不耐煩地說，‘請你回答我，你說的話究竟打不打算兌現……’‘当然，沒有問題，’貝尔佛罗第三次打断他說，‘我說了要尽力帮助你的兒子，当然要这样做。請相信我，我是一个真心实意的人。’‘你做得也太过份了，伯爵，’賽斯貝狄斯站起身来叫道：‘你勾引了我的女兒，現在竟敢又侮辱我！可是我可不是那种沒血性的人，你給我們的損害一定要受到报复的。’說完他退了出來，回轉家去；他胸中滿怀怒气，千百种报复的主意在他脑中起伏。

“一回到家里他就極端难过地向萊文諾和馬賽尔太太說：‘我剛才怀疑伯爵的事，果然沒有怀疑錯；他是一个不講信义的人，我要报复他。至于你們，沒有甚么可以說的，明天就給我进修道院，你們現在准备动身好了。你們应当感謝上天，我的怒气沒有讓我給你們更重的惩罚。’說完這話他回到自己書房中去，把門关上，去仔細考虑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下应当采取怎样的办法。

“萊文諾听到貝尔佛罗是这样一個沒有信义的人，她是多么伤心！好一会她都木然不动，臉上一片死灰色；她神志昏迷地躺在女监护怀里，看来就像要断气的样子。女监护極力救护，設法讓她苏醒过来，最后萊文諾漸漸恢复了知觉，把眼睛睜开。她看見女监护在忙着救护她，她嘆了一口长气說：‘你真残酷！剛才我反倒快活一些；我对我命中的苦难一点也沒有感觉。你为甚么又把我拉了轉来？为甚么不讓我死掉！我內心的苦痛你不是不知道，

为甚么讓我活下去，受这种折磨？’

“馬賽尔設法安慰她，但这只使她更加难过。唐路易的这位女兒嚷道：‘你說的話都是多余的，我不願意听。你想叫我不伤心是白費時間，結果只惹得我更伤心。我今天落到这种境地都是你一手造成；是你向我担保伯爵的誠心的。沒有你我也不会放縱我自己的感情，我会慢慢地将它克制住；我至少不会讓伯爵从我这里得到半点便宜。不过，我也不想把我的不幸都归罪在你身上，’她接着說，‘我怨的只是我自己：我不該听从你慫恿，不經父亲同意就接受別人的感情。不管貝尔佛罗伯爵这样求爱对我是件多么荣幸的事，我也只应当藐視他，不应当不顧我的名节接待他。总之我恼恨他，恼恨你，也恼恨我自己。我脆弱，輕信了他虛伪的誓言，我使我不幸的父亲伤心，使我的家庭受辱，經過了这些，我自己也厭惡自己了。要我去修行，一点也不使我害怕，为了隱藏我的羞慚，再可怕的生活我也願意去过。

“在这样說着的时候，她放声痛哭，这还不够，她把衣服也撕破了，她情人的不义使她美丽的头髮也遭了殃。女监护为了和女主人的情緒相称，也少不得矯揉造作一番：她流了几滴假情假意的眼泪，又把男人普遍地咒罵了几百遍（貝尔佛罗自然挨罵最多），然后叫道：‘伯爵外表忠厚，不想內心这样卑鄙，竟然把我們两人都騙了！这怎么可能呢？这真使人想不通，我簡直無法相信。’

“萊文諾說：‘的确，只回想一想他跪在我面前的样子！看他那多情的神情，看他那样殷切地向天表明心迹，那样一陣陣热情奔放，哪个女孩子会不相信他？而他的眼睛比他的言語表現的情感还更深。总之，他看見我了就像着迷了似的。不，他不可能是在騙我；我不能这样想。說不定是我父亲和他談話时不够小心，

兩人一下鬧翻，伯爵答話时就拿出了貴族的身份。当然也可能我現在是在欺哄自己！但不管怎样，我总得弄个水落石出：我要給貝尔佛罗写一封信，告訴他我今夜在这里等他；我願意他来安定我受惊扰的心，要不然也希望他亲口向我說出他的确是背弃了我。’

“这主意馬賽尔很贊成；她还暗想，伯爵虽然別有野心，但在这次談話中也可能会被萊文諾的眼泪感动，决心和她結婚。

“在伯爵这边，等善良的唐路易走掉之后，他就想，他这样对待老头会引起甚么后果。他估計受了这样的損害，賽斯貝狄斯全家都会想向他报仇；不过，这并不使他感到多么不安。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他情人的情况。他想：萊文諾就要被送进修道院了；至少，她会受到严密的監視；看情形他是不会再見着她的了。想到这里他非常懊恼，他暗想有甚么办法能改变这不幸的情况。正在这时，他貼身的随从送进来一封信，說这是馬賽尔太太剛才塞在他手里的。这是萊文諾的来信，上面写着这样的話：

我明天就要离开塵世，去过古壁青灯的凄苦生活。到今天我的名节敗毀，成了家庭的羞辱，也为自己所厭弃。我淪入这种可悲的境地，都是因为听信了你的緣故。然而就在这苦痛的境況下，我还在追寻新的苦痛：我盼望今晚你还能到来，来向我亲口說出你当时起誓确是心口不一，要不然就用行动証实你的話并不虛假。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我凄苦的命运。不过你和我父亲之間既然發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你这次来就可能有某种危險，因此你最好还是帶一位朋友在身边。虽說我命中的不幸都是由你造成，我仍然感觉到我应当关心你的命运。

萊文諾

“伯爵把信看了两三遍，把萊文諾自己描写的处境也想像了一会，不觉有些感动。过去，在感情的冲动下，他甚么也不顧虑；

現在，理智和是非羞惡之心慢慢又恢復了，他那股一味胡行的勁兒就一下都消失掉。他想起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欲，他要出那麼多陰謀詭計，這時不由得像一個剛發過高燒的人為他病中的胡言亂行感到難為情一樣，他感到萬分羞慚。

“‘可惡的東西，你干的甚么事啊！’他說，‘甚么魔鬼迷住了我？我答應娶萊文諾，我對天發誓，我還假稱皇上給我做媒：我撒這種謊，耍這樣的手段褻瀆神明，都只是为了敗壞一個純潔的姑娘。多麼可怕！我與其用這種罪惡的手段來滿足我的情欲，我何不用力來把它克制掉？把一位良家姑娘勾引上手，玷辱了她的家聲，然後我却把她丟掉，讓她受家庭的懲罰去！她給了我快樂，而我却把她弄得這樣痛苦，我是多麼無情無義！我給她的羞辱和損害，難道我不應當去補救嗎？我應該。我願意履行我對她作的諾言，娶她為妻。這樣一個公正的決定不會有誰反對。同時，她對我的好也不應當使我懷疑她的品德。我自己知道我是費了多少周折才使她聽從我的。她相信我，這並不是因為我表現得熱情，而是因為我發了誓……只是，從另外一方面看，假如我僅僅娶這樣一個妻子，對我的確是一個相當大的損失。以我的身份，要娶朝中一位最高貴最有錢的姑娘都是很有希望的，現在難道就甘心 and 一位家財平平的普通士紳的女兒結婚？朝里的人們會對我怎麼想呢？人們會笑我結了一門滑稽的亲事。’

“貝爾佛羅在愛情和勢利心之間掙扎着，不知如何決定才好；但儘管他沒能肯定要不要和萊文諾結婚，他還是決定這天夜里去和她見面，這一點他讓他的隨從通知了馬賽爾太太。

“在唐路易這邊，他一天都在考慮如何洗雪耻辱。目前的情勢他看來頗為棘手。如果向法庭起訴，只會使這丑事公開，而且他知道法庭和公理是兩回事。要說到皇上面前跪倒去控告，他也不

敢：他相信既然皇上有意替貝尔佛罗定亲，这样做就不会有什么用处。最后就只剩决斗这一条路了，因此他的心思就在这个主意上兜圈子。

“在怒火的促使下，他几乎预备亲自向伯爵挑战；但一想自己年老体弱，不敢相信自己的臂力，就决定让他兒子来动手，他相信兒子的劍法比自己精。他派了一个佣人带了一封信，到阿尔加拉去找他的兒子，要他立刻回馬德里，来为他們家庭受的侮辱报仇雪恨。

“他这兒子名叫彼得，是一个十八岁的騎士，模样长得好，为人又勇敢，在阿尔加拉算是最剛勇的大学生。这人你是認識的，”魔鬼接着說，“我就不必对他多加描繪了。”

“不錯，”唐克列法斯說，“他的勇气和他的人品都是了不得的。”

“这青年他父亲以为現在在阿尔加拉，”阿斯莫德繼續說，“其实他不在。为了要会他爱上的一位姑娘，他現在到馬德里来了。这位姑娘是他上次回家时在布拉托認識的。她的名字叫甚么他还不知道；由于她要求他別打听她的姓名，他只好勉强忍受这种蹩扭的情况。对他發生感情的这位姑娘是个上等人家的小姐，她覺得在讓他知道自己是誰之前应当先考驗一下这学生是不是为人謹慎，是不是始終如一。

“他对这位不知名的女子比对亚理士多德的哲学更有兴趣得多，加上阿尔加拉离馬德里又不远，他就和你这个逃学的学生一样，时常偷偷地到这里来。你們中間所不同的是：他的对象比你的那位唐娜托瑪莎要值得爱慕一些。为了不讓他父亲唐路易知道他到这里看爱人，他平常总住在城廂的一所客店里，在那里他用了一个假名字。他每天早上出去，在一定的时刻到一所房子里去

和那位使他無心念書的姑娘会面，这姑娘每次由一个女佣陪同到这里来。其他的时候他都待在客店里；不过，在晚上，一等夜色降临，他就滿城游逛，也算是一种补偿。

“有一天夜晚，他从一条僻靜的街道穿过，听见有乐器的声音，他觉得值得一听，就停了下来。这是一个音乐晚会。主持的人因为喝醉了酒，不免显得粗野。一看见我們这位学生，就急步走了过来，也不作其他招呼，用一种生硬的口气說道：‘朋友，走你的路吧，我不喜人在旁边听。’彼得听了这话觉着有些刺耳，答道：‘你說話稍微客气一点，我是可以走开的；可是我現在偏要待在这兒，好教訓你怎样說話。’‘瞧吧，’这位乐师抽出劍答道，‘看咱們两人誰服誰。’

“唐彼得也拔出劍来，两人开始厮打。这位乐师虽然劍法純熟，对方狠狠給他的一劍他却沒有能力閃过，立刻栽倒在石板地上。音乐会的其他演奏者本来已經都离开了乐器，拔出劍准备援救，現在就一涌而上，向他攻击，为死者报仇。彼得在这情况下把全身本事都施展出来。他不仅灵巧地把他們刺过来的劍一一避开，而且还向他們猛力反刺，他一人同时抵擋住所有的敌人。

“但是对方人多势众，又是那样頑强，彼得虽然劍术精湛，慢慢也抵擋不住；要不是貝尔佛罗伯爵从路旁經過，他的性命就算完了。伯爵是一位英勇豪俠的人，看见这样多人和一个单人厮打，不免为他不平。他拔出劍来冲上前去，和彼得并肩厮杀，他們两人冲杀得这样凶猛，那些音乐会的演奏者不得不一一逃走，有的受了伤，有的險些受伤。

“在敌人退走之后，这学生忙向伯爵表示心头的感激；但貝尔佛罗止住他說：‘別說这些話了；你有沒有受伤？’‘沒有，’唐彼得答道。‘那么我們离开这兒吧，’伯爵接着說，‘我看你杀死了一个

人，再在这条街上待下去是危险的：法院的人可能来把你抓住。’他们俩迈步走开，转入另一条街道，等离出事地点远了，他们才停了下来。

“唐彼得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忙求伯爵把姓名告诉他。贝尔佛罗也不拘客套把名字说了出来，回过来又问他姓甚名谁。这学生不愿被人认出，就答说自己的名字是唐璜·得·马托士；他说伯爵救了他的性命，他将终身记住。

“伯爵说：‘我想今晚就给你一个报答的机会。我要和人幽会，可能有些危险，想找个朋友陪我一道去。你的勇气我是知道的，唐璜，我能不能请你陪我去？’‘你这样问只使我难过，’这学生说，‘我这一条命是你救的，能为你去冒险是再好不过。走吧，我跟你去。’这样贝尔佛罗就带着唐彼得来到唐路易的住宅，两人都从阳台上进入莱文诺的那套房间里。”

听到这里，唐克列法斯打断魔鬼的话头说：“阿斯莫德先生，唐彼得竟然不认识他父亲的住宅，这可能吗？”“他是认不出的，”魔鬼答道，“因为这是新住所：唐路易是一星期前搬到这里来的。这一点我正预备向你交代，你就把我的话打断了。你太性急，这种打断别人话头的习惯是不好的，以后要改正。”

“唐彼得没有疑心他是在他父亲家里，”魔鬼继续说，“也没看出接他们进去的那个人就是马赛尔太太，因为她手上没拿灯。他和伯爵进入外间之后，贝尔佛罗请他就待在这里，他自己一个人到他情人的房间里去。这学生答应下来，找一张椅子坐下，手中提着剑等候，防备有人袭击。在等着的时候他出神地想着爱情给贝尔佛罗带来多么大的幸福，他希望自己也和他一样幸运。他那不知名的姑娘虽然待他不错，但还没有好到像莱文诺对待伯爵的这个程度。

“当他正以一个热恋人的心情在这方面作种种幻想时，他听到悄悄开门的声音。这不是萊文諾房間的門，而是另外那一扇門。从鎖眼里他看見了一綫灯光，他忙立起身向那徐徐打开的房門走去。开门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父亲。他这时到萊文諾房間里来，是为了看伯爵在不在这里。这位好人本来覺得發生了這場事之后，他的女兒和馬賽尔不会敢再接待他，也是这个緣故，他沒有叫她們到別的房間里去睡；但是他又想明天她們就要进修道院了，在这之前她們还是有可能想和他最后会一面的。因此他决定来看一看。

“学生橫着劍向門外說：‘誰都別进来，要不，小心你的性命。’听見这話唐路易往里一望，看見了唐彼得，而唐彼得現在也在仔細打量他。兩人馬上都認了出来。‘啊，我的孩子，’老人叫道，‘我等你等得好苦啊！为甚么你到家了也不告訴我一声？你是怕引起我不安嗎？天哪！在現在这殘酷的处境下我的心是安不了的啦！’‘啊，爸爸！’唐彼得很煩惱地說，‘是你嗎？我的眼睛是不是看錯了人？’‘你为甚么这样吃惊？’唐路易說，‘你不是在你爸爸家里么？我沒有告訴你我們搬到这房子里已經有一星期了？’‘天啦！’这学生說，‘你說的是甚么？那么我現在是在我姐姐的房間里了？’

“他剛把話說完，伯爵因为听見有响声，怕有人襲击护衛他的人，就提着宝劍从萊文諾房間里走了出来。老头一看見他，不由得心头火起，忙指着他向他兒子嚷道：‘看，这就是破坏了我的安靜，玷辱了我們家声的那个無法無天的东西。咱們快去报仇，快去懲罰这不講信义的人。’說完这話，他从他的睡衣下抽出宝劍，預备去和伯爵厮打，但唐彼得把他拉住了。‘等一等，爸爸，’他說，‘求你先息一息怒……’‘你这是甚么意思，孩子，’老头說道，‘你竟然拉住我的手！你一定是認為我气力不够不能报仇了。也好！

那就讓你自己去洗雪別人給我們家的侮辱吧；我要你回馬德里來正為的這個。假如你死了，我就接上去打；一定要讓伯爵死在我們的劍下，要不然就讓他把我們兩人殺死，反正我們的家庭已經讓他玷辱了。’

“‘爸爸，’唐彼得說，‘你急着要我做的事我不能做。我不僅不能傷伯爵的性命，我還得保護他。我已經答應了他，我的人格不允許我不這樣做。跑吧，伯爵，’他轉身向貝爾佛羅說。‘啊，懦弱的東西，’唐路易氣憤地望了唐彼得一眼打斷他說：‘你本來應當全力去報仇的，不想你反而不讓我報仇。好，我自己的兒子竟和敗壞我女兒的賊子連成一氣了！但是你休想止住我的怒氣；我要把傭人們一起喊來，讓他們來向他那個背信棄義的東西和你這懦夫報仇。’

“‘老爹，’唐彼得接上去說，‘你對你的兒子要公道一些，不要把他看成是懦夫，他不應該得到這個可怕的名字。今天晚上伯爵救了我的性命。因此他請我陪他一道來和他的情人幽會，他也不知道我是誰。我是自願和他一道來的。我沒有想到要報恩，竟讓自己與人一伙來做這種玷辱家聲的事。但是我有話在前，不能不保護他，這也算是我報答他了；至於對他給我們家的損害，我氣憤得也不下於你；今天我急切地保護他的性命，明天你看，我也要以同樣迫切的心情去取他的性命。’

“伯爵一直沒有講話，這局面的奇特使他楞住了，現在他開始說話：‘要用決鬥的方式來洗雪耻辱可能是很不妥當的。我想讓你們以另外一種方式來恢復你們的榮譽。我向你們承認，在今天以前我一直沒有意思和萊文諾結婚；可是今天早上我接到了她一封信，這信使我大為感動，後來她的眼淚也使我難過；我現在感到迫切地希望做她的丈夫了。’‘如果皇上已經給你看定了別的姑娘，’唐

路易說，‘那你如何能推却得了呢？’‘皇上並沒有給我提甚么亲，’貝尔佛罗紅着臉說，‘这是爱情使我失去理智时，胡謔出来的假話，希望你们原諒。我的感情太猛烈，使我犯了这样的罪，向你们承認时我感到很悔恨。’

“‘爵爷，’老人接上去說，‘你这样說不愧你是一位有偉大胸怀的人，你的誠意我不再怀疑：我看得出你确实有心弥补我家所受的損失。現在請你和我拥抱，讓我忘去我的憤怒。’說完他向伯爵走过去，伯爵也迎他走过来；两人拥抱了好几次；之后，貝尔佛罗轉身向唐彼得說：‘你这位假冒的唐璜，你已經以無比的勇敢和义气赢得了我的尊敬，来吧，来接受我这做哥哥的感情吧。’說這話时他将唐彼得拥抱了一番，唐彼得以柔順尊敬的态度接受了他的拥抱，說道：‘你給我这样珍貴的友情，我也要以同样的感情待你。請相信我至死对你忠誠。’

“在这一段時間，萊文諾一直在她房門口，他們說的話她都一字不漏地听到了。开始她曾經想跑出来冲到宝劍中間去，馬賽尔把她拦住了；現在这个机灵的女监护，看見一切都已友好地解决，就認為出来沒有妨碍了。因此她們两人手上拿着手絹跑了出来，哭着跪在唐路易的面前。她們害怕經過了前夜那件事之后，他会不高兴她們；但他馬上把萊文諾扶了起来，說道：‘女兒，把眼泪擦掉吧，我不再責罵你了；既然你的爱人願意遵守他的誓言，我也就同意把过去的事忘掉。’

“‘对，唐路易老爷，’伯爵說，‘我要和萊文諾結婚；同时，为了更好地弥补我給你們的損害，为了使大家更加滿意，也为了証实我向你兒子表示的友情，我願意把我的妹妹尤琴妮許配給唐彼得。’‘啊，爵爷，’唐路易激动地叫道，‘你給我兒子这种荣誉我真感激！哪个做父亲的有我这样快乐？你給了我很多的苦恼，你現

在給我的快乐也是同样的多。’

“伯爵的建議使老头非常高兴，但是彼得却并不愉快。他一心迷恋着那不知名的姑娘，听了这建議，他感到那样煩乱，他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但貝尔佛罗对他这情况并没有注意，他說他急于要用这紧密的联系把自己和他們連在一起，他馬上就去讓人筹备这双份喜事。說完他就走了。

“他走了之后，唐路易讓萊文諾留在自己房里，他則和唐彼得上楼到他房間里去。唐彼得以学生的那种坦率态度向父亲說道：

‘老爹，請你讓我別和伯爵的妹妹結婚；单是他和萊文諾結婚就够了，这样已經能恢复我們家庭的荣誉了。’‘甚么！孩子，’老头答道，‘你难道和伯爵的妹妹結婚还不願意？’‘对了，爸爸，’唐彼得答道，‘我告訴你 这样一个婚姻对我是一种苦痛，其中的緣因我也不瞞您。六个月以来我一直爱着一位可爱的姑娘，我簡直是崇拜她。我心里只有她；只有她能使我一生幸福。’

“‘我这做父亲的命真苦！’唐路易說，‘孩子們簡直从来就不照我的心意做事。不过使你这样傾心的究竟是哪一位姑娘？’‘这我現在还不知道，’唐彼得答道，‘她答应等她对我的审慎和深情感到滿意时就告訴我；不过我相信她家是朝中头等的門第。’

“老头改变了口吻厉声地說道：‘你相信我会同意你这种荒唐的恋爱嗎？我会讓你放掉这种千載难逢的宝贵机会，去对一个你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忠心？休想我会这样好說話。对这女孩你还是把心死掉，她也許根本不值得你这样爱。伯爵这样抬举你，你应当受抬举。’‘这些話說了都沒用，爸爸，’唐彼得說，‘我看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这姑娘，甚么也不能使我离开她。即使要讓我娶一位公主……’‘住嘴，’唐路易喝道，‘你这样傲慢地夸耀你一心爱她，只使我生气。你給我出去，要是不打算听我的話，就永远別再到

我跟前来。’

“听了这话唐彼得也不敢回嘴，怕引得父亲骂得更凶。他回到自己房里，想了一整夜的心事；他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难过的是不答应和伯爵的妹妹结婚就会和全家弄得不和睦；但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做了这样大的牺牲，他那位姑娘不会不记在心里。他甚至觉得他的忠诚经过了这样好一次考验，她一定少不了要把她的家世透露给他，她的门第他想和尤琴妮的也会不相上下。

“抱着这个希望他天一亮就跑了出去，在布拉托来回逛着，准备时间一到就到唐娜璜纳家里去。这是他每天早上和他情人会面的地方。他不耐地等着，最后时间终于到了，他赶忙跑去会他的姑娘。

“在那儿他找到了这位不知名的姑娘，她比平时来得早一些，但是却满面泪痕，看来像怀有深重的忧愁。这光景叫一个情人看来多么难过！他很烦恼地走到她跟前，跪倒在地上说：‘小姐，看你这样子我应当怎么想呢？你的眼泪一直刺到我心里，难道是出了甚么不幸的事？’‘你一定没想到我会给你这样一个无情的打击，’她回答道，‘残酷的命运要把我们永远分开：我们再也见不着了。’

“她说这话时是那样咽哽哀伤，我也弄不清哪个原因使唐彼得更难过：是她说出的这情况，还是她说这话时表现出的悲痛情绪。‘公正的天啦，’他怀着无法控制的愤怒情绪叫道，‘你难道就让人拆散我们这个纯洁无瑕的婚姻吗？不过，小姐，’他接着说，‘你这怕只是一场虚惊吧。他们当真要把你从一个最忠诚的情人这儿抢走？我难道真是人间最不幸的人？’这姑娘答道：‘我们的不幸完全是事实，我的婚姻是由我哥哥作主的，他已决定我今天结婚，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唉！这位幸运的新郎是谁呢？’唐彼得着

急地問，‘請你把他的名字告訴我，小姐；在我絕望的時候，我想……’‘他的名字我完全不知道，’這姑娘打斷他說，‘我的哥哥不肯告訴我，他只跟我說他希望我事前能見一見這位公子。’‘不過，小姐，’唐彼得說，‘你難道就毫不抵抗地順從你哥哥的意思？難道你就毫無怨言地做出這樣殘酷的犧牲，任人拖去和別人結婚？啊，天啦，為了你我不怕觸怒父親，不管他怎樣威脅，我對你還是忠誠，不管他將來怎樣嚴酷地待我，他給我提的姑娘我還是肯娶，儘管這姑娘門第很高，我的心還是向著你。而你難道甚么也不為我做？’‘你說的這姑娘是誰？’這不知姓名的姑娘問道。‘這姑娘是貝爾佛羅伯爵的妹妹，’這學生答道。‘啊！唐彼得，’這姑娘顯得極為吃驚地說，‘你一定是弄錯了；你說的話是真的嗎？人家給你提的姑娘真是貝爾佛羅的妹妹尤琴妮嗎？’

“‘是呀，小姐，’唐彼得答道，‘是伯爵親自給我提的。’‘嗨，真怪！’她嚷道，‘這可能嗎，你就是我哥哥要我嫁的那位公子？’‘你說的甚么！’現在輪到他吃驚了，‘貝爾佛羅伯爵的妹妹原來就是我的這位不知姓名的姑娘？’‘對了，唐彼得，’她答道，‘可是在現在這一刻我幾乎不能相信我就是她了，我簡直無法相信我有你給我証實的這種幸運。’

“听了這話，唐彼得緊緊抱住她的雙膝；接着他握住了她的一只手，以一個愛人從極憂突然轉為極喜時感到的那種熱情，把它吻個不停。在他的感情奔放的時候，她對他也百般撫愛，說了許多柔情的話。她說：‘要是我哥哥把他給我訂親的人的名字告訴了我，會免掉我多少痛苦啊！對這未婚夫我已經那麼厭惡！啊，親愛的唐彼得，我那時多麼恨你！’‘美麗的尤琴妮，’他答道，‘你這種恨對我是多麼可愛啊！我願終身愛你，好不辜負你這種感情。’

“在他們互相尽情地傾訴了彼此的情愛之后，尤琴妮想知道這學生是如何得到她哥哥的友情的。唐彼得也不向她隱瞞他姐姐和伯爵之間的愛情，他把前夜發生的事給她講了一遍。聽說她哥哥要和她情人的姐姐結婚，她又感到一層歡喜。唐娜璜納對這姑娘的命運是很關心的，看到這情景自然非常高興，她也向他們兩人說出了她心頭的歡喜。最後唐彼得和尤琴妮分了手，兩人說定在會到伯爵的時候不要讓他知道他們是認識的。

“唐彼得回到他父親家里，老頭發現兒子願意聽他的話，心里很高興，以為這都是昨夜他和他說話時口氣堅定的緣故。當他等着伯爵的信息時，他接到了他的一封信，告訴他們皇上已經同意了他和他妹妹的婚姻，還委了唐路易一個相當高的職務。他說婚禮明天就舉行，因為籌備的人非常努力，一切準備業已做好。午飯時他又來親口把這些話說了一遍，同時把尤琴妮給他們介紹了。

“唐路易對這姑娘自然是非常撫愛，萊文諾也不免擁抱她一番。至于唐彼得，不管心里多么高興，情感多么激動，他仍然設法控制自己，不讓伯爵懷疑他和尤琴妮是認識的。

“貝爾佛羅特別仔細地觀察他的妹妹，不管她如何控制自己，他也能看出唐彼得是不會惹她厭惡的。為了弄得更加清楚，他特別和她談了一會，終於使得她承認這公子是很使她高興。于是他把這公子的名字出身告訴了她，這是他以前沒有告訴她的，因為那時他怕他們門第不相當會使她不願意嫁他。這些話她都假裝仔細地聽着，就像她對這些情況一點不知道似的。

“最後，相互推讓很久之後，他們決定婚禮在貝爾佛羅府里舉行。今天正是舉行婚禮的日子，婚宴到現在還沒有完畢，因此，你看，這所房子里，人們正在狂歡。但當所有的人都在盡情作樂

时，馬賽尔太太却没有参加。别人都在笑，而她却在哭泣；因为在婚礼之后，貝尔佛罗伯爵把甚么都告诉了唐路易，这老头立刻把这女监护送进了懺罪修道院，在那兒她将靠她帮助勾引萊文諾得到的一千比斯脫在懺悔中度过她的后半生。”

第六章

学生唐克列法斯还看到些甚么。

“把身子轉到这边来，”魔鬼接着說，“我們来看另外一些东西吧。把眼睛往下望，在我們正下方第一所房子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稀有的現象：一个欠債的人在熟睡着。”“这一定是一位貴族老爷，”学生說。“你猜对了，”魔鬼答道。

“再看紧接着的那所房子里，一位作家正在他的書房里工作。他的周圍全是書，他自己也在写一本書，但这書里沒有半点他自己的东西。他在各种書中抄襲，他所做的就是整理抄来的东西，把它們連在一起，但他的得意情緒不下于一位真正的作家。”

“啊，真好玩！”唐克列法斯說。“我看見一个漂亮女人站在一位青年人和一位老年人之間，当这位天真的老头兒在拥抱她的时候，她却把一只手从后面伸給这位年輕紳士吻，这人一定是她的情夫。”“恰恰相反，”阿斯莫德答道，“这是她丈夫，而另一位是她的情人。这老头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正为这女子在毁灭自己。而这女子和他談情說爱只是为了金錢，在感情上她还是向着她的丈夫的。”

“这景象真有趣，”唐克列法斯答道。

“隔壁那所房子里的情形也同样值得你注意，”魔鬼又說，“这

位年輕寡婦不好意思在她叔父面前穿內衣而跑到一間小房里去，那兒藏着一位情人，她就要他替她穿，你看這位貞潔的寡婦可佩不可佩。

“請允許我給你看一些比較悲慘的情況，”阿斯莫德接着說。“在街那邊，有一所單立着的房子，在它的大廳里躺着一個大胖子，這是一位可憐的大司鐸，剛中了風。他的傭人和侄孫女們都不來救他，而是在搶他最好的東西，讓他在這兒死去。他們要把東西送到甚麼地方藏起來，藏好以後他們才有時間來為他哭泣。

“再過去一點，看人們正在埋葬兩個死人。這是兩兄弟，害的同樣的病死的；不過兩人對待病的方法各有不同：一個是盲目地相信醫生，一個是聽天由命不請人醫治，結果兩人都死了：這一個因為把醫生開的藥全吃了，那一個因為不肯吃任何藥。”“這倒是真困難，”唐克列法斯說，“唉！一個人病了該怎麼辦呢？”“這是我無法告訴你的，”魔鬼答道；“有好藥我是知道的，至于有沒有好醫生就難說了。”

“從這兒過去兩步，有一個人穿着一件衬衣在馬房里走來走去，你看見了嗎？”“對了，”學生答道，“他手上似乎拿了一把刷子？”“不錯，”魔鬼答道，“這是一個睡着了了的馬夫。他有一種習慣：每天夜里睡着以後，他總是在睡夢中起來洗刷他的馬。第二天早上看見馬都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就感到很奇怪。大家都以為這是鬼干的事，這馬夫也跟着別人這樣相信。”

“那兩個預備上床睡覺的女人是誰？”唐克列法斯問。“這是兩位風騷的姐妹，她們在一起住。今天從早上七點鐘起到現在她們一直在談她們想买的衣服和家具；她們談得那樣起勁，以致她們為了怕把話頭打斷，今天連去會愛人都不願意。

“看看她們的鄰居，這位剛回家來的是一個喜歡說東說西的女

人。她剛從一位老女相知那兒吃了晚餐回來，她的談話的確使這位女相知十分高興。”“她身材長得真不錯，”學生說，“她的風度挺好哩！”

“哼！”阿斯莫德接上去說，“這位嬌小的美人簡直可以把上一世紀的事情講給你聽啦，說起來仿佛都是她親眼看到的事。她那使你贊賞不置的身體只是好些匠人精心制成的一部機器。她的前胸和臀部都是人工制造出來的，不久以前她去听講道的时候，她的人工屁股还掉下来过一次哩。

“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酒店里，”阿斯莫德接着說，“我看到两个戏子和一个作家。”

“这两个戏子一定是請作家吃飯，以便約他为戏院工作，”學生說。“不，”魔鬼說，“是作家請戏子吃飯，他給了他們好些酒喝，为的是他馬上要送一个很坏的剧本請他們的班子上演，想請他們替他的剧本說几句好話。”

“我听見一陣可怕的声音，”學生說，“我禁不住要問你这是怎么回事。”魔鬼答道：“你听到的是一个滑稽的音乐会；有一位六十岁的老寡妇今早和她一个年紀不到二十的佣人結了婚，这一带所有爱笑鬧的人都聚积在这里，敲鍋打盆子，来了一个滑稽音乐会，来庆祝这件滑稽喜事。”“你跟我說过，”唐克列法斯說，“所有的滑稽姻緣都是你造成的，可是这件婚姻你并没有参与。”“的确沒有参与，”魔鬼答道，“而且即使我那时是自由的，我也不会管这种事体。这个女人为人謹慎，她和这年輕人結婚只是为了享受她喜爱的那种乐趣。这类婚事我是不成全的，我更喜欢的是使人煩惱而不是使人安乐。”

“尽管这音乐会声音很嘈杂，”唐克列法斯說，“我似乎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对的，”魔鬼說，“这声音是从一个咖啡店里傳

出来的，有五位聪明人在这里已经争论了五个钟头，酒店主人赶他们都赶不走。他们在谈论今天首次上演的一个戏，这戏演出时得到了一些嘘声和倒采声。他们有的认为这是好戏，另外几个坚持说这戏很坏。一会儿他们就要动武了，这类的争论一般都是这样结束的。假如你想看看，我可以带你……”“不，不，”学生打断他说，“我还情愿你告诉我那个穿衬衫坐在大扶手椅里的人在想甚么。”“这是印度事务委员会的老官吏，”阿斯莫德答道，“他在考虑一项重要的计划。他有四百万的家财，因为歛集这笔钱的手段使他良心不太安，他就想修建一所寺院；他自以为完成这样一件功德之后他的心就会安了。他已获得批准修建一所修道院；但他希望在那里修行的全是品德出众性格淡泊又极端谦逊的人，在选择这样的人方面他颇感困难。

“再远一些，有一个印刷厂的老板在他印刷厂里工作，你看见没有？”魔鬼接着说，“他把学徒们都打发走了，打算今夜在这里偷偷印一本书。”“唷！这是一本甚么书呀？”唐克列法斯问。“这是一本讨论受辱骂后怎么办的书，”阿斯莫德答道，“它认为发扬基督教精神比保护荣誉更重要，受了侮辱最后应当是原谅而不是报复。”“哼，浑蛋！”学生叫道，“这样一本无耻的书幸亏他是偷偷地印。我也不赞成作者让人知道自己是誰：否则我会是第一个攻击他的人。难道基督教禁止人保全自己的荣誉？”

“我们现在别仔细谈这问题吧，”魔鬼笑着打断他说。

“不管你怎样说，”唐克列法斯接着说，“任凭这作者说得天花乱坠，我也只会发笑；在我看来甚么也不及报复使人快活。你答应过报复我那情妇，给我出气，我现在要求你履行你的诺言。”

“我高兴顺从你这种激动情绪，”魔鬼说。“这种无拘无束随冲动行事的好性格我真喜欢！我马上就满足你的要求：你报仇的时

候就要到了。”

唐克列法斯立刻抓住阿斯莫德的披風下端；由魔鬼第二次帶着穿過天空；他們在唐娜托瑪莎的房子上面停了下來。

第七章

唐克列法斯如何報復他的情婦。

這個女人正和在屋頂上追趕他的四個漢子一起，在桌邊坐着吃火雞喝酒；這火雞和酒都是唐克列法斯花錢買了讓人送來的，因此，他看了這光景，不由得心頭火起，說道：“好！這些土匪，他們倒花我的錢開心了！真正氣死我啦！”

“我同意這是不好受的，”魔鬼說，“但是一個人如果常找這種風騷女人，就得準備碰到這類的事情：在法國這種事是經常發生的，教士、律師、銀行家都會碰到這種事。”“假如我有一把劍，”唐克列法斯說，“我要衝到他們中間去，讓他們高興不成……”“你和他們力量差得很遠，”阿斯莫德打斷他說，“還是把報仇的事交給我吧；我會比你自已完成得更好。我要設法引起這些男人們的情欲，讓他們互相爭鬥。”

說完這話他一吹氣，口里吐出一股紫羅蘭色的霧，像一小朵雲彩，降落下去，在唐娜托瑪莎的桌上散開。不久，一個客人受了霧氣的影響，走到那女人跟前，去熱情地擁抱她；接着，另外那些人，在同一氣體的影響下，都想把她從他那兒搶過來。他們每人都想得到她的歡心，立刻爭吵起來；一股強烈的醋意抓住他們的心，使他們不惜動武。他們抽出寶劍，開始了一場惡鬥；這時唐娜托瑪莎死命叫喊，所有的鄰居都喧鬧起來；有人忙去報官，

等警官到来，把这妓女的門打破进去后，發現爭斗的人已經有两个躺在地下。警官把另外两个抓住，連同唐娜托瑪莎一起送进了監牢。这可怜的女人哭号，抓頭髮，悲慟都沒有用，帶她去監獄的人們一点也不感动，唐克列法斯也是这样，他和阿斯莫德一道大声笑个不止。

“好了！”魔鬼对他說，“你滿意了吧？”“不，还不滿意，”学生答道，“要使我完全滿意你得帶我到監獄上面去。我要親眼看这沒有信义的女人給关进監獄才高兴。現在我对她的恨要比我以前对她的爱深得多。”魔鬼答道：“我願意照你的話做；你会發現我永远都是願意滿足你的要求的。”

第八章

囚 犯

不一会魔鬼和学生就站在監獄的屋頂上了。他們看見人們把两个好斗的人带来关进地牢，而唐娜托瑪莎，則和另外三四个坏女人一道，被人放在稻草堆上。这几个女人是同一天被捕的，第二天她們將被人送到收容这类女人的地方去。

“我現在很滿意，”唐克列法斯說，“我嚐到了徹底报复的味道。你高兴的話我們可以到別处繼續觀察这城里發生的事情。”“別忙，”魔鬼答道，“先应当讓我指几个犯人給你看，告訴你为甚么他們会关在这里。

“首先，看右边这个大房間，在你看見的三張破床上，睡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一位酒店老板，人家控告他毒死了人。有一天有个人在他店里喝酒，忽然死掉，人們說是酒有毒使他死掉的，

而这位老板則坚持說这是他酒喝得太多的緣故。論理他的話也是可信的，因为这喝酒的是个德国人。

“第二个是一个普通市民，曾經給一位学士作保，讓他借了二百比斯脫，来和一个女佣人匆匆地結了婚，結果受了牽累被人关进监牢。第三个是一位舞蹈师，因为他使他的一位女学生失身于他。在隔壁那間小房里玩紙牌的两个人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因为干風流事而被捕的。比較年輕的那个乔装成女孩子混在女修道院里，后来給人發覺了。另外那个認識一个女人，昨夜正当他趁她丈夫不在家从陽台上爬到她房里去时，給巡官撞着了。他若承認他是去干風流勾当的也就沒有事了，但他宁願不顧性命，說自己是强盜，而不願讓他情妇的声名受到影响。”

“这倒是一个用心周到的風流人物，”唐克列法斯說，“应当承認，我們的民族之所以比別的民族优越，就在于有这种風流韵事。拿一个法国人來說，我可以打賭，絕不会像我們一样，因为要替女人考虑就甘願讓人处死。”

“当然不会，我可以向你保証，”魔鬼說，“一个法国人甚至还可能故意爬上別人的陽台，来敗坏一个女人的名誉呢。”

“請你再看看这两个犯人的正下方吧，”阿斯莫德接着說，“看地牢里的那个人。昨天他們把他抓进来了，后来宗教裁判所又說他沒有罪。他的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一个老兵，靠着勇敢或者說靠着耐心，在队伍里爬到了一个軍曹的位置。他来到这个城招募新兵，到一家客店去找住房；人家告訴他空房倒是多，但是不能給他住，因为夜夜都有鬼到这里来，誰敢在这里睡就要受鬼折磨。这話一点也不使这軍曹扫兴，他說道：‘随便你們把我放在哪个房間里；給我一盞灯，一壶酒，再給我准备好烟斗和烟絲，至于鬼，你們就放心好了。’

“他們把他領到一間房里，他要的東西都給了他。他開始喝酒抽煙，到半夜以後，屋里還是靜悄悄的，沒有什麼鬼出來。但是在一兩點之間的時候，軍曹聽到了一陣陣可怕的聲音，好像是鐵鏈在响，一會兒他看見一個穿黑衣套着鐵鏈的鬼走進了他的房間。這鬼影一点也不使他害怕，他抽出劍向鬼走去，用劍板狠狠地把鬼的頭敲了一下。

“這鬼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住客，禁不住叫了一聲；看見這軍人又要動手，他忙撲倒在他腳前，苦苦哀求道：‘軍曹老爺，請你住手：可憐可憐跪在你腳前的鬼。看在聖雅克面上，我求你放過我。’

“‘你如果想保全性命，’這軍爺答道，‘你就應當告訴我你是誰，你要不加隱瞞甚么都告訴我。’這鬼答道：‘我是這家飯店的茶房頭，我愛上了老板的女兒，她也喜歡我；可是她的父母有心給她找一個地位更高的人。為了逼他們招我做女婿，這姑娘和我就商議定我每夜裝我現在裝的這個東西；我罩上一件長長的黑斗篷，在頸子上繞一條烤爐上的鏈條，滿屋亂跑，從地窖到頂樓，弄出你听到的那種聲音。在我从老板和老板娘房門口過時，就停下來嚷：要是不讓于安娜和你們的茶房頭季約姆結婚，就別想我讓你們安寧。

“‘等我用粗啞的聲音說了這話之後，我就繼續去鬧，最後我从窗子里爬進于安娜睡覺的房間，把我干的事講給她听。軍曹老爺，’季約姆接着說，‘你看得出来我甚么都沒有瞞你，尽管我知道我這樣承認之後，如果你把這些告訴我的老板，那我就完了。老爺，如果你不想毀我而願幫我的忙，我發誓我會感激你，會……’‘唉！我能幫你甚么忙呢！’那軍爺問道。季約姆說：‘你只要明天向他們說你見到了鬼，你是那樣害怕……’‘甚么，媽的，我害怕！’那軍

爷打断他說，‘你要安东紐·盖布朗达多軍爷承認他害怕！’‘你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好了，’这年輕人答道，‘这都沒有关系，反正你是贊成我的計劃的；等我和于安娜結了婚我能成家立業了，我一定报答你，天天招待你和你所有的朋友，不要你們花錢。’‘你是个勾引女人的人，季約姆先生，’那軍爷說道，‘你要我支持你的詭計，这事情是严重的；不过你說的这些好处把我迷住了。去吧，繼續去鬧，去向于安娜报告情况吧，別的就讓我去管吧。’

“第二天早上他果然向飯店老板和老板娘說：‘我見到那鬼了，和他談了談；他是一个很忠厚的人，他向我說：我是飯店老板的曾祖父。我有一个女兒，原先許配給現在一个茶房的曾祖父，后来我不顧信誉又把她嫁給了別人。我不久就死了；从这时候起我就开始受到折磨。我背弃了誓言，使我苦痛了这多年，除非我的后人能把一个姑娘嫁到季約姆家里，我是不得安宁的。因此我每夜到这屋子里来，我要他們讓于安娜和季約姆結婚，但这些話都是白費，我的曾孙兒和曾孙媳妇都不肯听；你跟他們講，如果他們不赶快照我的意思做，我就不客气了。我就要他們俩受一种奇怪的折磨。’

“飯店老板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人，这話使他頗为不安；那老板娘比他更加胆小，簡直覺得鬼就在背后，她死命求她丈夫答应这件婚事，最后他同意了她的恳求。第二天季約姆和于安娜結了婚，他們不久在这座城的另一个区开了一家酒店。盖布朗达多軍曹少不得常到季約姆那里去，季約姆这方面，为了感謝他也就甚么都依从他的意思。这軍曹是那样得意，他不仅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帶了去，他还讓他招募的新兵到那兒，在那兒放怀飲酒。

“最后季約姆不願意再供养这些酒蠧子，就把自己的想法和軍曹講了。这軍曹也不想一下自己的确做得过份，竟把季約姆当作

了不义的小人。两人你一言我一語爭了起来，最后季約姆挨了几劍板。几个过路的人上来想帮飯店老板，有三四个人也被軍曹打伤。这时恰好有一批巡查官經過，一涌而上，将他捉住，把他作为破坏公共治安的人送进了監獄。他把我剛才給你講的情况都說了出来，听了这話，法官把季約姆也拘了起来。他的丈人要求把这婚姻作廢，而聖教裁判所听說这事之后却想承認这門婚姻。

“在隔壁的地牢里，”魔鬼繼續說，“有四个不幸的人，他們馬上就要丢掉性命了。有一个是个年輕的随从，他主人的太太对他特別好，当作情人看待。有一天她的丈夫正好碰上他們两人在一起。这女人立刻喊救，說是这佣人对她强施無礼。这样，这可怜的小伙子就給抓起来了。为了成全他情人的名誉，他将給牺牲掉。

“第二个人是个外科医生，据說他曾經割破他太太的血管，致她于死地，像当年塞內加^①做的那样。今天他受了审，在承認了別人指控的罪行之后，他还說十年以来他用了一种相当新穎的办法来执行医生的業務。他晚上用刺刀把行人戳伤，自己从后面一个小門溜回屋里，这时行人的喊叫会引得街坊們去援救，这时他也和别人一道跑去；看見这人倒臥在血泊里，他就讓人把他抬到自己院中去，在那兒他用原来刺伤他的手又去給他敷扎伤处。

“第三个是一个职业杀人犯，这种人为了四五个比斯脫，可以替任何想暗中干掉人的人出力报效。第四个人是一位侯爵的騎术师；侯爵丢了一千杜加，有人指称是这騎术师偷的。他明天要受审訊，将受到严刑拷打直到承認这錢是他偷的为止。其实这事不是他干的，是这位侯爵非常信任的一位老媽子干的，只是沒有人敢怀疑她罢了。”

① 塞內加是羅馬时代的哲学家，是自己割破血管而死的。

“真是！”唐克列法斯說，“阿斯莫德先生，我求你幫幫這可憐的騎士師的忙吧：用你的魔力使他免受那殘酷的刑罰吧；他是清白無辜的，应当……”“別這樣想，學士先生，”魔鬼打斷他說，“你能要我反對一件不公平的事拯救一個無辜的人？這簡直等於要求一個財產代理人別毀掉孤兒寡婦。

“唉，”他接着說，“我不以壞心眼待你閣下，你也就應當感到滿足，至於別人，請你容許我任意恨他們害他們吧。而且，就說我願意解救那無辜的人，我辦得到嗎？”“怎麼，”學生說，“你沒有力量把一個人從監牢里救出來？”“當然不行，”阿斯莫德答道，“你要是讀過阿尔貝修士^①的隨筆，你就會知道我沒有能力使犯人恢復自由，我的弟兄們也不行。甚至我自己，如果陷入法網，我也是無法出獄，除非靠賄賂一個辦法。”“在這土牢上面的小房間里，”唐克列法斯說，“我似乎看到一個女人。”“對的，”阿斯莫德答道，“這是一個有名的女巫，據說能做不可思議的事。人說靠了她的法術，老寡婦可以找到年輕的騎士真心相愛，丈夫能對太太忠實，風騷女人能真正愛那些迷戀她們的有錢老爺。其實這都是再假不過的假話。她並無半點本領，唯一的本領就是使人相信她有本領，並靠這種迷信舒舒服服過日子。

“再過去一個房間，看那兩個犯人還沒有睡覺，還在談話。他們兩人睡不着，他們的事情使他們不安。老實說，他們的案情也並不嚴重。一個是珠寶商，被控窩藏偷盜來的寶石。另一個是犯重婚罪的。六個月前他為了金錢和华倫斯王國里的一位老寡婦結了婚。不久他順從感情和馬德里一個年輕女人結了婚，他把從老寡婦那里得來的錢財都給了她。他兩次結婚的事給人知道了，

① 阿尔貝修士 (Albert le Grand, 1193—1280) 是中世紀哲學家。

两个妻子都在法院告了他。他因爱情而娶的那个妻子，现在是为金钱的关系要求法院处他的死刑，可是他为金钱而娶的那个妻子，却为了他的变心而控告他。

“再跟我看那个低矮的厅子，里面有三四十个犯人在稻草上睡：这些都是扒手和其他各种各样坏职业的人。我来跟你解释为甚么他们……”“哎，不必了，请你别讲，”唐克列法斯打断他说，“别谈这些坏蛋们的事了。我对这些流氓的事没有兴趣听。甚至我还希望离开这使人不愉快的地方；我们可以到别处去看一些更使人高兴的东西。”

“我很赞成，”魔鬼答道，“而且还有好些东西我要让你看哩。”

第九章

几段小故事

他们离开那些犯人，向疯人院飞去。但在到达那里之前，阿斯莫德在一所大房子上停了下来，向唐克列法斯说道：“你看到的这些人今天做了些甚么，你要不要我告诉你？”“当然愿意，”学生答道，“请你从这两个大声发笑的女人讲起吧；她们看起来挺高兴的。”“这是两姊妹，”魔鬼答道，“她们今天早上刚把父亲埋葬掉。她们的父亲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他对结婚是那样厌恶，不管有甚么好机会，他都不肯让她们出嫁。这两位姊妹刚才正谈论着他这种性格。姐姐说：‘他是一个反常的父亲，只顾自己高兴，忍心看我们一辈子不出嫁。但最后他总算死掉了；现在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可管不了啦。’

“‘说到选人的问题，姐姐，’妹妹说，‘我是讲求实际的，我愿

意嫁一个有錢的人，唐布尔法洛就是我要的这种入。’姐姐說：‘慢一点，妹妹，选丈夫不能这么急；我們要嫁誰都是天上注定的，在天上已經有簿子写好誰和誰成亲。’妹妹应道：‘糟糕，姐姐，我真害怕爸爸連天上的这本姻緣簿子也要撕掉了！’她这样的談諧，弄得大姐禁不住也笑了起来，她們两人現在还在尽情地笑哩。”

“啊！”唐克列法斯說，“在正对面那座房子里，我看到一个年輕女人，在对着鏡子看。”“这是一位住公寓的姑娘，”魔鬼答道，“她在为自己的容貌得意，靠了这副臉蛋她今天已取得了一項重要的胜利；她現在正研究新的送秋波的办法，已經發現两种媚态，明天将在她的新情人身上一試，預計将大起作用。为了得到这个人，她将不惜花費气力，因为这里面好处很大。剛才她已对一个来要錢的債主說了：‘朋友，稍緩几天再来，我就要和一位出納官要好了。’

“再看这个正在穿靴子的軍官，”魔鬼接着說，“他就要离开馬德里了。他的馬在門口等他；他要动身到葡萄牙去，因为他的部队在那里。

“因为要上前綫沒有錢，昨天他去找一个放高利貸的人，說：‘你能不能借我一千巴特貢^①？’那放高利貸的人滿面堆笑地答道：‘軍官老爷，我沒有錢，不过我可以設法替你找个人，他可以借給你；他将給你四百巴特貢，而你給他开一張一千的借据；在这四百中还請讓我提六十作佣金。現今現錢很缺！……’軍官不高兴地打断他說：‘好高的利錢！还得为三百四十巴特貢付六十巴特貢的佣錢！簡直是訛詐！’

“‘別發脾气，軍官老爷，’这放高利貸的冷冷地說道，‘你到別

① 古西班牙幣制，約值三法郎。

处看看好了。有甚么值得抱怨的？难道是逼你接受这三百四十巴特貢嗎？要不要都听你自己的便。’軍官听了这话也沒有甚么可說，就走掉了。可是他就得动身了，時間很紧迫，沒这笔錢又不行，他想了好久，第二天早上又回到放高利貸的人那兒去。他在这人的門口碰見了他，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罩袍，頸边繞着圍脖，留着短髮，头上沒戴帽子，手上拿着一串念珠。軍官对他說：‘桑貴雪拉先生，我又轉来了，我願意接受那三百四十巴特貢，我用款很急，也只好这样。’这放高利貸的庄严地說道：‘我現在去做弥撒，等我回来时你再来，我将如数付給你。’‘嗨，不行，不行，’軍官答道，‘請进去一下，这不过花你几分鐘，一会你就把我打發掉了；我時間紧迫得很。’

“放高利貸的說：‘我不能轉去，每天听弥撒之前我是甚么事都不办的，这是我的規矩；我自己訂的規矩，終身都得小心遵守。’

“不管这軍官多么急于取錢，这虔誠的桑貴雪拉的規矩，却坏不得，他只好耐心等待。为了怕失掉这笔錢，他跟随着放高利貸的人到教堂去，和他一道去听弥撒。弥撒完了之后，他馬上准备出来，但这桑貴雪拉在他耳边說道：‘一位馬德里最高明的講道师要在这里講道，这机会我不能錯過。’

“这軍官听了半天弥撒已經够煩膩，听說还要等，簡直急死了，但他沒办法，还得在教堂里等。一会，講道师来了，講的是放高利貸如何坏。听了这些话，軍官很开心，他看看桑貴雪拉的臉，心中暗想：‘要是这犹太能受感动就好了！只要他能給我六百巴特貢也就不錯。’最后道講完了，放高利貸的走了出来。軍官跟上来，对他說道：‘喂，桑貴雪拉先生，这位講道的你觉得怎样？你不覺得他講得非常动人嗎？我簡直感动極了。’‘我和你的看法

一样，’放高利貸的說，‘他把材料处理得很好；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干这一行干得不錯；走吧，咱們干咱們的去。’

“在这軍官住所的上方有所大楼房，”魔鬼接着說，“里面一張床上鋪着紅緞子銀綫綉花褥子，上面睡着个年輕妇人，你看到沒有？”“看到了，”唐克列法斯答道，“我看到一位美人在那兒睡得正香，她床头似乎还擱着一本書哩。”“对極了，”阿斯莫德答道，“这是一位聪明絕頂的侯爵夫人，性情很談諧。三星期以来她都睡不着覺，因此感到很疲乏；今天，她听人劝告派人去請一位医生。医生来了，給她診斷；开了一張藥方，說这是希波克萊德医書中的单子；这位太太馬上拿他的藥方开玩笑。这医生是个性子很倔强的人，不欢喜人开这种玩笑，沉下臉來說：‘太太，希波克萊德不是可以随便取笑的。’这位侯爵夫人極力装出一副正經面孔答道：‘加盖托先生，我要是嘲笑这样有名、这样博学的一位作家，天也不答应。我是那样尊重他，我相信只要我看他几篇文章我的失眠症就会好了。我書房里有他作品的一个新譯本，是个最好的譯本；誰給我把这書拿来。’真的，这位侯爵夫人看到第三頁就睡着了。”

“請你告訴我，”学生說，“那个叉着手在小房里走来走去的瘦高个子，今天碰到甚么事？我看他准有甚么心事。”“你看得不錯，”魔鬼答道，“这是一位剧作家，因为懂得法文，不惜費力把法国名剧作家莫里哀的一部优秀喜剧‘慳吝人’翻譯了过来。这剧本今天在馬德里劇場里上演，很不受欢迎。西班牙人觉得这剧平淡無味使人厭煩。我們前一会听见咖啡店有人爭吵，就是在談論这个剧本。”

“为甚么这喜剧在西班牙命运这样可怜？”唐克列法斯問。魔鬼答道：“这是因为西班牙人只喜欢情节剧^①的緣故。他們单喜欢情节剧，正如同法国人单喜欢性格剧一样。”“这样看起来，”学生

問，“假如在法國有人把我們最好的劇本譯成法文，那也是不會成功的。”“當然，”魔鬼說，“不久以前法國就有一位作家有過這樣一種慘痛經驗。西班牙人是可以聚精會神地看情節離奇的劇本，他們看的很起勁，無論如何複雜的情節他們看起來都沒有困難。法國人却相反，不喜歡太緊張，他們願意心情輕鬆，看到人被諷刺他們挺高興，因為這投合他們談諧的性情。總之，各個民族的愛好是不同的。”唐克列法斯問：“不過究竟哪種喜劇好一些呢：是情節劇，還是性格劇？”魔鬼答道：“這事很難說，在這種問題上既不能相信西班牙人，也不能相信法國人，因為他們都是當事人，無法做正確的判斷。在這上面我也不應做甚么判斷，既然我是管娛樂事務的魔鬼，哪種戲劇我都應當同樣保護。

“離這作家住處不遠，”他接着說，“我看到一位銀行家，他家里剛才發生一件事，值得跟你講一講。他從秘魯發了財回來還不到兩個月，就在本城開了一家銀行。他的父親是離這裡十二里遠一個小村子里的皮鞋匠，這人的老婆和他一樣年紀，也是六十歲，老兩口在一起住，感到日子過得挺愜意。

“好久以前，他們的兒子為了尋找一條更好的出路離家到西印度去了；他們不見他已經有二十年。這些年中他們常常講到他，天天為他求天保佑。這裡的神父是他們的朋友，他們每星期天做彌撒時都請他為兒子禱告。這位銀行家，在他這邊也完全沒有把他們倆老忘掉。他一把事務料理清楚，就決定親自去探聽他們的情況。為了這個目的，兩星期前他給傭人們交代一下之後，就不帶跟隨，一個人騎馬到村子里來。

“他敲門的時候已經是夜里十點，這位善良的鞋匠和老婆子睡

① “情節劇”講究故事情節的發展和布局，“性格劇”注意刻劃人物的性格，是兩種不同風格的劇。

得正熟。他們惊醒后忙問是誰敲門。‘開門，’這銀行家說，‘我是你們的兒子佛蘭西羅。’‘騙鬼去吧！’老头答道，‘快趕你們的路，強盜們，這兒沒你們的好處；佛蘭西羅現在印度群島，如果還沒死的話。’銀行家答道：‘你們的兒子不在印度群島，他已經從秘魯回來了；就是他在跟你們說話，別不讓他進來。’‘起來吧，雅克，’老婆子說，‘老天保佑，我相信這是佛蘭西羅，我好像聽得出這是他的聲音。’

“一會兒兩人起來了；父親点燃蠟燭，母親匆忙穿好衣服跑去開門；她和佛蘭西羅面對面一望，看清他的確是她的兒子；她一把摟住他的脖子，把他緊緊抱住。雅克老头子也和他妻子一樣激動，也擁抱了佛蘭西羅一陣。久別重逢，這三人不知如何表示自己的高興才好。

“在這樣一陣狂喜之后，銀行家把馬的繮繩解掉，把它牽到牛棚去和一匹乳牛放在一起；接着他就向他的父母講他在外國的情況，說他從秘魯帶回了些甚么財物。這些他都講得稍微嚕嗦了些，一個不相干的人聽起來會感到煩膩的，但是作父母的聽兒子講述他的遭遇，是再也不會煩膩的；他們貪饞地傾听着，再小的事，不管可喜的還是可悲的，都在他們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講完這些之后，他說他要把他的財富拿一部分給他們用，要求他父親別再干活。‘不，孩子，’雅克老头說，‘我喜歡我這行手藝，我不能不干。’銀行家答道：‘為甚么呢？難道這不是你養老的時候了嗎？我也不要求你到馬德里來和我一起住，我知道城市里的生活你是不喜歡的，我不願攪亂你寧靜的生活；但至少這種辛苦活也該不干了，你又有錢，可以在這里舒舒服服過日子。’

“老媽媽是同意兒子的想法的，雅克最後讓步了，說：‘好吧，佛蘭西羅，為了遂你的心，我不再在外邊給人干活好了，我只給

我的老朋友神父和我自己修理鞋子。’銀行家趕了一天的路也累了，这样取得同意之后，他就到他父母床上去睡覺。他睡在兩位老人中間，那香甜勁兒只有天性最好的孩子才能体会。

“第二天早上，銀行家給他們留下三百杜加，回到馬德里。可是昨天晚上忽然吃惊地看見雅克老头到他住处来了。‘爸爸，你怎么高兴到这兒来的？’他問道。这忠厚老头說：‘佛兰西罗，我給你把錢帶回来了，我还是願意靠我的手艺过活：我最近沒干活簡直悶得要死。’銀行家答道：‘好吧，爸爸，你回村子去，还是去干那行手艺吧；可是这只能当作是一种消遣。你把錢还是帶回去，我的錢你应当要。’雅克老头說：‘咳，这么多錢你教我拿来干甚么？’佛兰西罗答道：‘拿来接济穷人好了，可以和神父商量一下，他說怎么用就怎么用。’这回答使鞋匠很滿意，他已經在今天早上回到村子里去了。”

“我看到一位紳士，”唐克列法斯說，“他今天做了甚么我看是不必問的了：他一定是写了一天的信。看他桌上是那么多封信！”魔鬼答道：“是呀，更有趣的是：这些信里写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这位紳士把他今天下午碰到的一件事写給了他所有不在此地的朋友。他前不久爱上一个三十岁的寡妇，这女人长得不錯，为人也似乎很賢慧；他給她献殷勤，她并不嫌弃；他向她求婚，她也答应了。今天，正在筹办这件喜事时，他抽个空去看看她。因为碰巧沒有人給他通报，他就一直走到那女人的房里去，在那里他看見她赤条条地在床上嬌媚地酣睡着。他悄悄走上前去，想利用一下这个机会；当他偷偷吻了她一下时，只听见她半睡半醒地嘆口气叫道：‘又来了，唉，求你讓我休息一下，安布洛斯！’这紳士是很知趣的，馬上拿定了主意。他走出房来，在門口碰到了安布洛斯，他說道：‘安布洛斯，別进去；太太求你讓她休息一下。’

“我再請你看一个地方，”魔鬼繼續說，“从这位紳士住的房子过去第三家，就是我講貝尔佛罗伯爵的故事时提到的那个希雪娜的住处。”“啊！能看到她我真高兴，”学生叫道，“那間矮矮的大厅里有两个老婆子，其中一个想必就是那位为年輕人服务的好人了。她們中間有一个膀子倚在桌上，聚精会神地望着另外那一个，而那一个則在数錢。究竟哪一个是希雪娜？”魔鬼答道：“数錢的那个是希雪娜，另外那个名叫貝布拉塔，也是干这一行的；她們合作經營，今天剛結束一件买卖，現在在分賺項。

“这个貝布拉塔主顧較多；有好几个有錢寡妇都要她帮忙，每天她都把她的单子拿給她們看。”“甚么单子？”唐克列法斯打断他說。“是馬德里所有漂亮外国人特別是法国人的名单。每当貝布拉塔打听到有新来的人时，她就跑到她們的寓所去，告訴她們来的人是哪国人，怎样的出身，甚么样身材，还有他們的風度和脾气怎样；等她把情况报告清楚了，她們就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貝布拉塔就叫这些外国人和她們見面。”

“这倒真方便，”唐克列法斯說，“而且在某个意义上說也公平合理；因为要是沒有这些好女人和这些拉絳的，年輕的外国人在这里人地生疏，不知要花多少時間来找女人。不过，請你告訴我，在別的国家是不是也有寡妇？”

“真妙！竟然問別国有沒有寡妇！”魔鬼答道，“寡妇哪兒都有，特別是在法国；不过在那兒你得有著名的成就才找得到人；說起这，我要告訴你，几天以前在巴黎有一位拆白党和他的朋友談起这事，他說：‘唉，亲爱的，我是真倒楣！我想找一个倒貼的女人找了整整两个礼拜。我每天早上跑教堂，下午在杜依勒丽公园把所有的美人都盯視一番。我到歌剧院一带去游逛，我故意穿得吊兒郎当地进喜剧院去；我一时在戏院里的板凳上躺着，一时在戏

子們背后站着，可是这一切全都沒有用。我連一个六十岁的老風流妇人都找不着，但巴黎最年輕可愛的女人却全都拜倒在迪雷瑪依騎士脚下；其实，不是我自夸，論年紀論人样他都不及我。’

‘啊，別自哄自了，’他的朋友打断他說，‘这位迪雷瑪依騎士是个有名的風流人物。他毀过两个女人，有过不少出名的艳事，他在社会上有着头等的声誉。’”

“我現在听到的是甚么？”学生嚷道，“空中这一陣乱杂的声音是怎么回事？”魔鬼答道：“这是一些瘋子在死命地唱着嚷着。关他們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唐克列法斯忙說：“嘿！求你带我去看看他們，并且告訴我他們是怎样瘋的。”魔鬼答道：“好吧，我讓你去开开心。瘋子有悲惨的，有高兴的，各种各样的你都会看到。”他還沒說完就带着那学生飞到了瘋人院的上头。

第 十 章

被关起来的瘋人們

唐克列法斯好奇地把所有的小房間望了一望，他看見那些瘋人之后，魔鬼就向他說道：“我們来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先后考查一下，我們順着这房子排列秩序看过去，先看男人。我給你講一講他們怎么不幸变得神經錯乱的。

“在第一間小房里是卡斯迪的一位关心时事的人，他是在日报上讀到五十个葡萄牙人打敗了三十个西班牙人的消息，难过得立刻变成瘋子的。

“他隔壁的那一位是一个学士，十年来在朝中奴顏婢膝地奉承，实指望有个升發的机会，却不料一直遭人冷淡，慢慢头脑就

不清楚了。

“再过去一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监护人为了篡夺他的家財硬說他是瘋子；这可怜的孩子关进来之后憂伤得真的瘋了。他后面那个是一位小学教員，因为查一个希腊文動詞的未来时的变格，神經錯乱了。

“再过去你看到的那人是一个老軍官，名叫查呂畢欧，他是那不列斯的一位騎士，后来在馬德里落戶了。他是因妒忌而瘋癲的，他的故事讓我慢慢講給你听。

“他有个名叫娥柔娜的年輕太太。他老是守着她，甚么男人们都不准到他家里去。娥柔娜除了做弥撒外，从不出門，而且就是去做弥撒也总有她这位老提托^①跟着，这老头有一片庄园在阿堪达拉附近，他有时也帶她到那兒去住。有一次，一位名叫唐加西·巴錫果的公子偶然在教堂中遇見了她，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他是个有胆量的人，是一个值得婚姻不称心的漂亮女人垂青的青年。

“他知道查呂畢欧的家不容易进去，但他却并不灰心。有一天他从可靠方面打听到这軍官和他老婆不久就要到庄园上去住。他就仗着自己沒有鬍子，长得又清秀，假扮成少女模样，帶了一百比斯脫，动身到查呂畢欧的庄园上去。他走到管园子的女人面前，用一种落难少女的口吻对她說道：‘我是从杜拉得来求你帮忙的，求你可怜可怜我。我是有錢人家的女兒；我的父母想把我嫁給一个我討厭的人；所以我夜里从家里逃了出来，免得受他們压逼。我現在要找个地方躲避，这兒他們是不会来找我的，請讓我在这里待些时候，等我家里对我好一点了我再走。我这兒有点錢，請你

① 即提托諾斯，是希腊傳說中的人物，年輕时很美，仙女厄俄斯爱上了他，求得天神恩准，讓他长生不死，但很快他就老了，終年跟着黎明女神厄俄斯，反而成了累贅。

收下，’他把那包錢遞給管園子的，接着說，‘目前我能給你的就是這一點錢，不過我希望有一天情形好一點了，我能更好地报答你對我的好處。’

“他這番話很使管園子的女人感動，特別是最后那句話。她回答道：‘我的姑娘，我願意幫你的忙；我認識一些年輕姑娘，她們作了老人們的犧牲品，心里都很不快活。她們這種痛苦我是同情的；因此你找到我是再幸運不過，我要把你放在一間特別的小房子里，在那里你可以平安地待着。’

“唐加西在這園子里待了幾天，焦急着等娥柔娜來。最后她同她的丈夫一道來了。這位醋性大的丈夫，還是照老規矩，先把所有的房間連同廁所地窖閣樓都巡視一遍，看有沒有男人藏在里面。管園子的女人是知道他脾氣的，就先跟他說話，告訴他有一位小姐到這兒來要找尋藏身的地方。

“查呂畢歐雖然疑心病大，却一點沒想到这里面有甚么花樣，忙要她把這不知姓名的女子帶來見他。這女子見他之后求他不要問她姓名，她說她私自逃出已經破壞了家庭的名譽，再不能把名姓輕易告人。她把虛構的故事講得那樣逼真，這軍官听了簡直給迷惑住了。他覺着自己對這可愛的女人產生了一種好感，忙答應給她幫忙；由于想到可能從她身上占到便宜，他就讓她待在他太太身邊。

“娥柔娜一看到唐加西臉就紅了，顯得有些張惶失措。這一點他也看出來了，他想一定是他在教堂看到她的时候她已注意到他了。為了把這一點弄清楚，一等有機會單獨跟她說話，他就說道：‘我有一個哥哥常和我談到你，他有一次偶然在教堂里碰到你，從那时候起，他每天都要想你千百次，他那情況真值得你可怜。’

“听了這話，娥柔娜就更加仔細地打量他，答道：‘你和你這位

哥哥也未免太相像了，这巧把戏再也哄不住我了，我已經瞧出你是男人装扮的。我記得有一天，在听弥撒的时候，我把斗篷打开了一会，你就看見了我；那时我因为好奇，也注意着你，發現你的眼睛老是盯着我。我打教堂出来的时候，心里就想你一定会跟上来，你会打听我是誰，在哪条街上住。但我也只是这样想想，不敢回头望；因为我丈夫就在我跟前，如果我这样做，他一定会看見，那他就会以为我犯了大罪了。第二天，还有以后几天，我到这个教堂去时，又看見了你，你的相貌我看得很清楚，現在尽管你改装了我还是認得出来。’

“唐加西答道：‘唉，太太，我現在該把真情实話說出来了：我是一个男人，名叫唐加西·巴錫果，你的美丽使我傾倒，因此我改扮成这个样子来到此地。’娥柔娜說：‘那你一定是以为我会接受你的感情，贊成你的計謀，会帮着把我丈夫蒙在鼓里了？你要这样想就錯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他。我很高兴有这样好一个机会讓他看出他的防范不及我的品德可靠，尽管他醋性大，多疑，要騙过他还是比騙我容易。’

“最后这句话還沒講完，軍官就走了进来，他也湊上来和她們一起談話。他說道：‘太太們，你們在談甚么呀？’娥柔娜答道：‘我們在談，有些年輕男人想設法向嫁給老头子的年輕妇女求爱；我說誰要敢化装混进你这兒来，我可要讓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太太，你呢？’查呂畢欧轉过身向唐加西說，‘在这样情况下你要怎样对待这种人呢？’唐加西这时是那样慌乱那样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他这种狼狽的样子險些給軍官看出来了，幸亏这时有个佣人进来，說有人从馬德里来，要同他談話。听了这话，他走了出去，問那人有甚么事要談。

“这时唐加西忙跪倒在娥柔娜脚前，說道：‘啊！太太，你讓

我这样發窘有甚么快活？你难道真的那样無情，願意讓我做你丈夫怒火下的牺牲品？’‘不，巴錫果，’她笑着答道，‘嫁給醋罎子老头的年輕女人是不会这样殘酷的，你放心好了。我剛才惹你發一發慌不过是开开心，回头你也就不会慌了；我一番好心要讓你在這兒待，你出这样一点代价也不为多。’听了这样寬慰他的話，唐加西馬上覺得他的惊惶已經烟消云散，只希望娥柔娜說的不是假話。

“有一天，他們俩正在查呂畢欧房里互訴衷情的时候，这軍官撞了进来：这时他即使不是醋性最大的男人，看了这情景也可以明白断定这漂亮的女人是男人装的。在暴怒之下他跑回書房去拿手槍；就在这时候，两位情人逃了出来，把房門从外面牢牢鎖住，带了鑰匙赶到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去。在那里唐加西已經讓随从准备了两匹馬，他脫下女装，讓娥柔娜騎在后面，把她带到一所修道院去。到这地方来是他的預定計劃，因为修道院的住持是他的姑母，他相信他姑母是会容許他躲藏在那里的。这样給安置妥当之后，唐加西就回到馬德里，去看事情如何發展。

“查呂畢欧看見自己被人关在房內，忙喊人開門：一个佣人跑了上来，看見門反鎖了，也想不出办法。軍官企圖把門打破，但不能很快达到目的，他等不及了，就拿着手槍从窗子里跳了下来。由于身子倒着落地，他的头部受了伤，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佣人們赶了出来，把他抬进大厅，放在一張臥榻上。他們在他臉上噴水，又死勁地搖撼他，最后总算使他苏醒过来。但他神志一清楚馬上又变得怒不可遏。他問他的妻子在哪里，他們告訴他有人看見她和那新来的女子一道从花园的小門里出去了，他忙命人把槍拿来把馬备好；佣人們不得已照着做了，他也不管自己的伤势，騎上馬去追赶两位情人。他取的是另一条路，跑了一天都是白費。

晚上他在乡下一个客店里歇了下来，疲劳和失血使他發起燒来，神志昏迷，几乎死去。

“以后的情况可以两句话講完：他在村子里病了两星期，后来回到庄园上，因为不断想到他的不幸，不知不觉变得神經錯乱了。娥柔娜的父亲一听说这事，就把他接回馬德里，关进了瘋人院，他的妻子仍然留在修道院里，她的父母决心讓她在那里待几年，来惩罚她这种失节的行为。

“查呂畢欧紧隔壁是一个商人，”魔鬼接着說，“船出事的消息使他瘋了。再过去一个小房間里关着一个兵士，他是因为祖母死掉，悲慟过份瘋的。”“这善良兵士后边的那个少年，”唐克列法斯問，“他是怎样瘋癲的？”阿斯莫德答道：“啊，說起这孩子，他生来是白癡。他的母亲是荷兰人，他的父亲是海关上的一个重要職員。

“現在讓我們看那个彈着六弦琴唱歌的高个子青年，”他接着說，“这是一个很憂郁的瘋子，他碰到一个冷酷無情的爱人，才落到这般境地。”“啊，真可怜，”学生嚷道，“他的不幸也引起我难过，忠厚人就容易碰到这种事；假如我爱上了一个殘酷無情的美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也会变得神經錯乱。”魔鬼說：“你有这种情操，也不愧是个真正的加斯迪人，只有你們才会因为討不到別人的欢心憂伤成瘋子。法国人可不这样癡情；你如果要知道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有甚么不同，我可以把这瘋子唱的歌念你听听，这是他剛才自己編的：

西班牙人的歌

我心里的火不住地燃燒，
我眼中的泪老流个不完；
但眼泪不能将心火澆灭，
心火也不能把眼泪燒干！

“一个西班牙男人受了女人無情的对待时是这样歌唱的；但前些时一个法国人遭到了同样的事却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的。

法国人的歌

我那心上的人兒
对我忠誠的爱情总那样冷淡；
我的殷勤，嘆息和憂戚
都不能使这位無情的美人心軟。
啊天！有誰的命运比我的更慘？
啊！既然我不能討她欢喜
我就不願再看到陽光，

来吧，朋友們，請你們把我葬身巴揚的家中①。”

“巴揚看来是一个飯館老板？”唐克列法斯說。“你猜着了，”魔鬼回答。

“現在咱們看女的吧，”他接着說。“怎么回事！”学生嚷道，“我只看見五六个人。女瘋子比我預料的少。”魔鬼說：“女瘋子并不都在这兒；在城內另一地区的瘋人院里，女瘋子都关滿了哩。你如果願意，我一会带你去看看。”“算了，不要了，”唐克列法斯答道，单看这几个就够了。請告訴我这几个人是怎样瘋的。”

“第一个是一个老侯爵夫人，”阿斯莫德答道，“她爱上一位年輕軍官，这人在佛兰特服役。她給了他一大筆錢讓他在軍中使用。为了知道他在远方干些甚么，她找了一位女巫来探問，这女巫拿出一个玻璃杯讓她看，她在里面看見这軍官正跪在一个年輕的佛兰特女人面前，这样一来她就神經錯乱了。

① 巴揚 (Païen) 原指非基督徒、行为不端正的人；按作者說葬身于巴揚的家中并不是死，而是可以吃喝一輩子的意思。

“第二个是一位法官的妻子，有一次宮庭中的一个女人把她叫作老大娘，她一怒之下脑筋就不清楚了。

“第三个是一个代理人的妻子，她要她丈夫给她买一副价值一万杜加的鑽石十字架，她丈夫不肯，她就疯了。她后面是一位風騷女人，有心把一个貴族毀掉沒有成功而發了瘋。在下面两个小房間里的是两个女佣，一个多年服侍一个老光棍，而他临終遺囑上并没有写她的名字，她伤心得發了瘋，另一个因为听说一个有錢的財務官死了，她成了他唯一的繼承人，高兴得發了瘋。

“我已經讓你看了这些被关起来的瘋子，”魔鬼接着說，“現在我該讓你看一些照理也應該关在这里的人。”

第十一章

应当比前一章更长的一章

“我們离开这一区吧，一路上我如果碰到甚么人应当和这里的瘋人列作一类，我就和你講他們的情况。現在我已經看到一个人，我不想把他放过。这是一位新婚的男人。一个星期以前，他听说他喜欢的一个放蕩女人和别人勾三搭四的，就怒气冲冲地跑到她家里去，把家具有的打坏，有的从窗子里扔了出去，第二天他就和她結了婚。”唐克列法斯說：“像这样的人的确够格优先进瘋人院。”

“他有一个邻居，”魔鬼接着說，“我看也不比他聪明：这人是個四十五岁的老光棍，家境还过得去，却想去伺候大人物。

“我剛才还看到一位法学家的寡妇，这位賢德女人已經六十多岁了，丈夫前些时死掉，現在她竟想到修道院去住，說是这样

人們就不会对她說短道长了。

“另外我还看到两位处女，我意思是說，两位五十来岁的老姑娘，她們在祈求上蒼把她們的父親收去，这老头到現在还把她們当未成年的閨女似地关在家里。她們希望他死之后她們能找到漂亮郎君，真心爱她們而且和她們結婚。”“那有甚么不可以的，”学生說，“胃口古怪的人多着哩！”魔鬼答道：“这一点我也同意：她們是可能找到丈夫的，只是她們不應該这样指望：她們的呆气就在这里。

“沒有哪个国家里的女人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她們的年紀。一个月以前，巴黎有位四十八岁的老姑娘和一位六十九岁的妇人到法院檢察庭給一位寡妇作証，这寡妇是她們的朋友的妻子，有人告她不規矩。檢察官先詢問那已婚妇人，問她有多大年紀。尽管她的出生年月在她額头上写得很清楚，她却偏偏厚着臉說她才四十岁。在問完她之后，檢察官又問这老姑娘，說：‘你呢，小姐，你多少岁了？’她答道：‘檢察官先生，請你問別的問題吧，對我們这种問題是不宜于問的。’檢察官說：‘別这么想，小姐，你难道不知道在法律面前应当說出真实情况嗎？’这老姑娘忙答道：‘啊，这与法律有甚么关系，咳，难道法律还要管我多大年紀？’‘可是如果不写上你的年齡，’他說，‘你的証明就等于無效；这是必須問清楚的。’她答道：‘如果这是絕對需要的，那你就仔細看看我，老老实實說我多大年紀好了。’

“檢察官看了看她，相当客气，說她只有二十八岁。接着他就問她是不是和那寡妇已經認識很久。她答道：‘是在她結婚以前認識的。’‘这样說你的年紀我就估計錯了，’他說道，‘因为这寡妇結婚已經二十九年了。’‘那么这样吧，檢察官先生，’这老姑娘答道，‘就写我是三十岁好了；我在一岁的时候認識她是可能的。’

‘这不太合情理，’他說道，‘再加十二岁吧。’‘不行，請原諒，’她打斷他說，‘看在法律份上我再加一岁，这已經到頂了；再加一个月也不成，那怕是你說我不老实。’

“她們兩人从檢察庭出来之后，那老太婆对那老姑娘說：‘这傻瓜以为我們当真会把确实年齡告訴他，你看可笑不可笑。咱們的年齡写在教区的出生簿上还不够，他还想把它写在他的本子上，好讓大家都知道。我呀，我只覺得他可笑；我輕輕易易就瞞了他二十岁；你也同样瞞了他那么多的年紀，真不錯。’

“‘你說那么多是甚么意思？’老姑娘带着不客气的口吻問道，‘你是在取笑我；我至多才不过三十五岁。’‘咳，我的小姑娘，’另外那女人带着調皮的神情說，‘你是在和誰講話呀？我亲眼看你生出来的；从那时到現在真有不少年了。我还記得見過你爸爸，他死的时候已經相当老，到現在他已死去差不多四十年了。’‘啊，爸爸，爸爸，’她听了这老实話頗不高兴，忙打斷对方說，‘不瞞你說，我爸爸娶我媽媽的时候，他已經老得不能得孩子了。’

“在一座楼房內我看到两个头脑不太清楚的人，”魔鬼接着說，“一个是投机家，他每天都去拜会大人物，癡心妄想，以为和他們談話之后，他們会記得他對他們說的話。另一个是一位外国画家，专画女人的像；他技巧不錯，画得很好，画出来的和原来的人維妙維肖；只有一样，他不肯把人画得比原来美一些，他以为这样会受人欢迎。真是傻瓜①。”

“怎么，”学生說，“你的拉丁文講得这样漂亮！”

“这值得你吃惊的么？”魔鬼答道，“我甚么語言都講得十分好，連雅典話也不例外；現在有些人自吹雅典話講得好，其实我

① “真是傻瓜”這話，魔鬼是用拉丁文 *Inter stultos referatur* 說的。

比他們要好千百倍，而我還不像他們那樣洋洋得意。

“看這所大房子，在左邊房里，有一位生病的太太，周圍有好幾個女人在看守她。這是一位財政官的寡婦，是位迷信貴族的人。今天她已經立好遺囑：要把一大筆家財，全部分給一些頭等地位的人。她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和他們認識，而只是因為仰慕他們的名望。有人問她，有個人曾給她做過不少的事，她是不是甚么也不想留給他。‘唉！不行，’她答道，‘我真的很抱歉：不是我無情無義，不願意承認他對我的好處，只是他是一個平民，他的名字會玷辱我的遺囑。’”

“阿斯莫德先生，”唐克列法斯打斷他說，“求你告訴我，在那間書房里看書的老頭，是不是恰好又是一個有資格進瘋人院的人。”魔鬼答道：“沒有問題有資格。這人是一位老學士，他前不久把一本書付印，現在正在閱讀校稿。”學生說：“這顯然是一本講倫理或是神學的書。”“不，”魔鬼說，“這是他寫的許多打油詩，這些詩他原可燒掉，就說不燒，保留到他死的時候也就算了不起了，但他卻趁他活着的時候把這些詩付印了；他怕死后，後人拿來出版時因尊重他的個性而把里面的幽默尖刻之處都給刪掉。

“在這位學士鄰近我看到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這是一位了不起的聰明人。他的作品里充滿幽默風趣，到處有些精妙雋永的句子。他的文体新穎，用字妥貼，而且不落俗套。現在咱們再看他的鄰居，這是一位……”“嗨，別講得這麼快！”唐克列法斯急忙打斷他說，“你還只講了這作家的優點，現在你該指出他瘋癲之處了。”“啊，真的，我忘了說他的缺點了，”魔鬼說道，“他在念自己的劇本時，每到他看來值得喝采的地方，他就停頓一會，好給聽眾鼓掌的時間，讓自己體會一下那種甜蜜滋味。

“看，右手那所房子里，有三個人在一起吃巧克力。一個是

位自夸喜爱文学的伯爵，另一个是位学士，是伯爵的堂弟，第三个是追随他们的一位才子。他们几乎从不分开，三人一起到处游逛。伯爵唯一的事就是赞美自己。他的弟弟一面歌颂他，也一面自称自赞，而那位才子则有三重任务：歌颂他们两人，也夹着把自己捧一番。

“刚才在一个小房子里面看到一个矮小的妇人。她很为自己的成就所陶醉。她开了一张情人的名单，所有和她说过话的男人的名字都在上面。离她这儿不远我看到一位有钱的单身汉，这人有一样滑稽古怪的特点：那就是他过得特别俭省；他这样做既不是因为要节欲苦修，也不是他为人淡泊，而只是为了要积蓄家财。”“他积了钱干甚么用？预备布施给人吗？”“不，他用这钱买字画，买精美的家具和珠宝玉器。他这也不是为了活着的时候享受，而只是为了充实他的财产清单。”

“你讲得未免夸大了一点，”唐克列法斯打断他说，“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当然有，”魔鬼答道，“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怪癖，他欢喜听人称道他的财产。譬如说他买了一个漂亮写字台吧，他把它包得好好的，塞在一间贮藏室里，以便他死后，别人来收买他的家具时，这写字台看起来还是新的。

“在这单身汉的房子里住了一位作家，这人在写某种严肃东西方面颇为成功。不过他能写好的也只有这类东西。但是他自以为甚么都能写好，认为他之所以不愿写喜剧是因为他的喜剧会过于细腻，难以使观众‘感动’。其实他应当说他的戏太干燥无味了，如果他那样说，他还算得是一个懂道理的人，我也就不会把他和疯人搅在一起了。

“学士先生，”魔鬼接着说，“如果我要把所有够资格关进疯人院的人都一一指给你看，那是指不完的。因此，我想带你到别处

去，觀察觀察別的東西，也可以換換口味。”

第十二章

坟 墓

阿斯莫德因為想讓唐克列法斯看到些別的東西，就把他帶到這個城的一區。他們在一個墓碑林立的高大教堂上停了下來。魔鬼說道：“我們在這裡繼續觀察吧；不過在接着觀察活人之前，我們先打擾一下這教堂里安息的死人。我們把這些坟墓都看一下，看看它們里面躺着些甚麼人，看看他們是怎么死的。

“在右邊八座坟墓中的第一座里，躺着一個青年人，因為在挑環賽^①中沒有得到第一名憂傷致死。在第二座坟中是一個守財奴，是甘心挨餓而死的。第三座中躺的是他的繼承人，在他死了兩年後，因吃得太好把命丟掉。在第四座坟墓里是一位父親，因獨生女兒被拐跑憂郁而死。後面那座墓里是一個年輕人，因害肋膜炎吃涼藥喪命的。

“再後面那坟墓里躺的是一位軍官的遺體，他為國出了很多力，在他從軍中回來的時候，像阿伽門農^②一樣，在他家里發現了一位埃癸斯托斯。

“第七座坟里是一位貴族老姑娘，長得丑陋，又不很有錢，

① 挑環賽是一種遊戲，把若干圓環放在樹上或其他地方，人騎馬馳過，用槍挑下圓環。

② 阿伽門農是希臘傳說中的英雄，為特洛亞戰役中希臘軍的主帥，凱旋回國後，發現妻子與埃癸斯托斯通奸。

慢慢憂憤得離開了人世。在最後那座坟墓里安息着一位財政官的太太，有次在一條窄狹的街道上，她的車子被迫後退，好讓一位公爵夫人的車子走過，這樣她就活活地氣死了。”

“嗨，”學生問，“在左手這五座坟里是些甚麼人？”魔鬼答道：“讓我給你講吧。一個坟里躺着一對古怪的人：男的是個年老的丈夫，女的是他年輕的妻子。在他們結婚的時候，老头前房有幾個孩子。當他正準備寫張字據不讓他們得他的家財時，忽然中風死掉。這位後娘很傷心，覺得这老头為甚麼不晚兩天死，這樣在二十四小時之後她也與世長辭了。

“在另外一座坟墓里是位老司鐸，他是得暴病死的。在他身體還很好的時候，他已立下了遺囑，並且念給他的傭人們聽。作為一位好主人，他也預備給他們留些東西。結果他的廚子沒有耐心等待了。

“在這位不夠謹慎的大司鐸旁邊是一位美麗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個忌妒心強的人，因為疑心她不貞將她殺死。在第四座坟里是一位迷信醫生的男子，因為在花園里散了半小時步沒有打傘受熱喪了命。在最後那座坟里是一個迷信醫生的女子，因為怕得病常叫人放血，反而死掉了。

“在這些坟墓之間，”魔鬼接着說，“很簡陋地埋葬着幾個人，里面有一位德國人，是因為在大吃大喝時酒里泡了烟葉喝了致死的；另外有一位法國人，有一次從教堂出來，看到一位漂亮女人正走進去，他按照他本國的禮書，獻她一份聖水，結果送了命。

“這裡還躺着一位戲子，看見同行們出入有車，而自己却得徒步而行，慢慢憂悶而死。那邊是一個年輕的女戲子，有一天扮演一位貞女很興奮，到了後台流產死了。離她不遠躺着一位劇作家，他有一位朋友有一個劇本初次上演，台下掌聲雷動，听了這响

声这位作家大为忌妒，突然死掉。”

“阿斯莫德先生，”那学生听到这里嚷道，“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请你告诉我，这刺耳的叫声是怎么回事。”魔鬼答道：“这叫声是从左手那间漂亮住宅里发出的，在这屋里正发生一件人间最惨的事。你看看这可怜的景象吧。”“唉，这女人抓着头发，在佣人怀中扭动着身子，看来是那样悲痛，这是怎么回事？”唐克列法斯问道。魔鬼答道：“看看这房间正对面的那间房里，你就会看出是怎么回事了。看，在那华丽的床上躺着一个男人，这就是她那刚死去的丈夫；她现在伤心得无法劝解。他们的经历也是够动人的，真值得写成一本书；我很愿意把这段情节给你讲一讲。”

“那真好极了，”学生说，“滑稽可笑的事最叫人开心，悲惨的事能使人感动。”“这故事相当长，”魔鬼说，“但是很有趣味，不会使你厌烦的。”说着他就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第十三章

友情的力量

“杜雷德城的一位年轻绅士碰到了一次悲惨遭遇；为了避免不幸的后果，他带着随从仓惶离开了家乡。他们正走到离华伦斯城几里路的时候，在一座树林边上，看见一个女子，急步从马车上走下来；她脸上没带面纱，相貌极其美丽。这漂亮女子看来是那样不安，以致绅士断定她一定是碰到甚么危难的事；他走上前去，问她有没有甚么需要他帮助的地方。

“这女子答道：‘不知名的侠士，你答应给我帮忙，我真是欢迎得很；你简直像是上天派遣来的，你一来我所担心会遭遇到的

不幸的事就可能避免掉了。有两位騎士約定在这林子里会面，要进行决斗。我剛才看見他們进去的，請你快跟我来，帮我把他們两人分开。’說完她就向林子走去；这杜雷德人把馬交給随从，也急步跟了上来。

“他們還沒走上一百步，就听見了兵刃的声音，不一会他們看見两个人正在几棵大树間恶斗。这杜雷德人跑上前去給他們排解，一面恳求，一面使气力，总算把他們分开。他問他們为甚么决斗，这两人中有一个答道：‘不知名的俠士，我的名字叫法德利克·得·曼多斯，我的对手名字是阿尔法·朋斯。我們都爱唐娜戴奥杜娜，她就是跟你一道来的那位太太。我們对她很好，她却老對我們冷淡；不管我們想多少办法討她的欢喜，这位無情的太太待我們还是那样。在我这方面，我想不管她怎样冷淡，我还是繼續对她好；可是我的情敌不願意像我这样做，他打定主意要和我决斗。’

“阿尔法打断他說：‘的确我是認為这样做比較合适：我相信假如我沒有情敌，唐娜戴奥杜娜是可能对我好一些的。因此我要把唐法德利克杀掉，来除掉妨害我幸福的人。’

“听了这話以后，这位杜雷德人說：‘騎士先生們，我完全不贊成你們这样决斗；这只会破坏唐娜戴奥杜娜的名誉，不要多久整个华倫斯都会知道你們是为她决斗的了；你們既然爱她，就应当珍惜她的名誉，胜过你們的宁静，甚至胜过你們的生命。而且，就說誰打贏了，又能指望得到甚么好处呢？讓情人的名誉受了損失，还能希望她对自己更有好感么？这是多么盲目的行动！还是相信我的話，尽量克制住怒气吧。来，起个庄严的誓，决心接受我的調解；你們的爭执是可以不用流血的方式解决的。’

“‘哼，用甚么方式解决呢？’阿尔法嚷道。‘应当由这位太太

宣布究竟她要唐法德利克还是要你，’这杜雷德人答道，‘那个不幸没选中的就退出场外，不要和情敌决斗。’阿尔法说：‘我同意，我以世间最神圣的东西起誓照你的话做，让唐娜戴奥杜娜自己决定：究竟是不是她更爱我的情敌而不爱我；即使她是这样决定，也比我现在处的这种不明不白的可怕境地好受。’唐法德利克这时也说：‘我也向天起誓：如果我崇爱的圣洁人儿说明对我无意，我就远远离开她；或许我不能忘掉她，但至少眼里看不见她，也好受一些。’

“这杜雷德人就转身向唐娜戴奥杜娜说：‘太太，现在该你说话了。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使两个情敌停止动武：你只要说你愿意接受哪一位的深情。’这位太太答道：‘先生，请你想个别的办法给他们和解吧。为甚么要把我弄成让他们和解的牺牲品？我确实是敬重唐法德利克和唐阿尔法的，但是我并不爱他们；如果仅仅为了怕伤我名誉使他们不决斗，我就违背自己的真心，给别人虚假的希望，那是不正当的。’

“这杜雷德人说：‘太太，你这样不说真心话是不合适的。你应当表明态度。尽管这两位先生长得都是同样的好，我敢肯定你总对其中一个人好感多一些。我刚才看见你惊惶得了不得，这就说明你对他们是很好的。’

“唐娜戴奥杜娜说道：‘我惊恐的原因你说得不对。当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死了我都会感动，虽然我沒有错，但这究竟是因为我而引起的，所以我也可能终身埋怨我自己。不过刚才要是我显得十分惊恐，那只是因为我怕我的名誉受损害。’

“唐阿尔法·朋斯生性横蛮，听了这话沉不住气了，以粗暴的口吻说道：‘这也太过份了。既然夫人不愿意让这事以和平方式解决，那就用动武的方式决定吧。’在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就开始

向唐法德利克进攻，对方也准备好应战。

“他们这样做使这太太很害怕，她也顾不得心里怎么想，惊惶地叫道：‘住手，先生们，我照你们的话做吧。既然没有别的办法来阻止这场影响我名誉的争斗，那我就宣布我对唐法德利克·得·曼多斯好一些。’

“她的话还没说完，这位失意的朋斯就一句话也不说，跑去把拴在树上的马解开，恶狠狠地望了他的情敌和情人一眼，上马跑掉。这位幸运的曼多斯当然和他相反，高兴得不得了：他一时跪倒在唐娜戴奥杜娜面前，一时拥抱这位杜雷德人，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他心里对他们的感激。

“唐阿尔法走远之后，这位太太心里安静了一些，但想到自己答应接受一个人的感情，这人的为人自己虽然敬重，但心里并不爱他，不免感到有些苦恼。

“她对他說：‘唐法德利克先生，我虽然宣布对你感情好一些，但希望你也别想得太远；我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我不得不在你和唐阿尔法之间加以选择，这并不是說我一向都把你比他看重得多得多。我知道你有许多优点是他没有的；我也承认你是华伦斯最杰出的骑士；我甚至可以說，能有你这样一个人相爱，一个女人是会感到荣幸的；可是，我也得坦白告诉你，你对我好我并不感到高兴。你这样热情地爱我，只使我覺得你可怜。不过我也不能說你以后永远不会得到我的感情：我现在这样冷淡可能是我丈夫唐安德烈·得·西范德去世所造成的。他死了已经一年，虽说我們在一起过得不久，他的年龄和我的父母差不多，而我嫁給他又是因为他有錢的緣故，他死了我还是很伤心的：就是現在我都还在經常想念他。

“‘唉，难道他不值得人怀念么？一些醋勁大性情乖張的老

头，不相信一个年轻妻子会有头脑，会原谅他们的短处，他们不是自己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就是找一个对他们忠心的女监护来守住她；可是他，唉，他却完全不一样。他对妻子的品德是那样信任，就是一个被妻子爱着的年轻丈夫也不容易这样做到。此外，他的殷勤温存也说不完，我敢说只要我露出想要甚么，他总想尽办法满足我的要求。安德烈·得·西范德就是这样一个人。曼多斯，你可以想像一个性格这样可爱的人是不容易被人忘掉的；他经常在我脑中出现，这自然不免对我有相当的影响，使我无心接受别人的殷勤。’

“听到这里唐法德利克禁不住打断唐娜戴奥杜娜，叫道：‘啊，夫人，听你亲口说你不理我的殷勤并不是因为讨厌我本人，我心里真高兴；我希望有一天我对你的深情能使你感动。’这太太答道：‘能不能有这一天也不靠我；我可以让你有时来看我，来谈谈你的情意，但是你应当想法让我喜欢你对我的殷勤，慢慢使我爱你。假如我对你有甚么好感，我是一点也不会隐藏的；不过，如果万一你作了很多的努力，仍然不能达到目的，你应该记住，曼多斯，你是没有权利责备我的。’

“唐法德利克想回答；可是他来不及，因为这太太已经握了握那杜雷德人的手，急步向她的马车走去了。他把马从树上解下来，牵在身后，跟了上去。唐娜戴奥杜娜在上车时情绪很激动，简直和刚才下车的时候差不多，只是原因不一样罢了。那杜雷德人和唐法德利克骑在马上陪送她，一直到华伦斯的城门口他们才分手：她回自己家中去，唐法德利克则带着这杜雷德人回他的家。

“唐法德利克留他在他家休息；好好款待一番之后，他问他怎么会到华伦斯来的，是不是打算在这里多呆一些时日。这杜雷德

人答道：‘我在这里呆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短，我从这儿过只是为赶路到海边，搭第一艘輪船离开西班牙；我不在乎在世界上甚么地方过完我悲惨的一生，只要远远离开这使我痛心的国家就行。’唐法德利克吃惊地说：‘你说甚么？誰使你討厭自己的国家？所有的人都自然地热爱的东西，是誰使你憎恨的？’这杜雷德人答道：‘自从那一件事發生之后，我的国家就使我生厭，我只想永远离开它。’曼多斯满怀同情地叫道：‘啊，先生，我多么急于想知道你遭遇到甚么不幸！如果說我不能減輕你的痛苦，至少我願意为你分担痛苦。你的面孔首先使我对你好感，你的風度也招我喜爱，我感到我已深深同情你的遭遇了。’

“这杜雷德人答道：‘唐法德利克先生，你說这話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为了对你这番好心表示感激，我也願意告訴你，剛才看到你和阿尔法·朋斯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一直就是向着你的。我对一个初次見面的人，从来不曾有过这样深的好感，我很害怕唐娜戴奥杜娜会不選擇你而選擇你的情敌，在她决定了選擇你的时候我真高兴。这第一面的好印象后来越發加深了，因此我不想对你隱瞞我心头的煩惱，而願意向你剖訴心腹；这样我会感到一种隱隱的快慰。現在讓我把我的不幸講給你听吧。

“‘我是在杜雷德生的，我的名字叫唐璜·得·沙拉得。还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去世了，他們留下一笔財產，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年就可以收四千杜加的地租。由于我無拘無束，又自信很有錢，以为選擇妻子只应考虑感情，我就和一个美貌出众的姑娘結了婚，既沒有想到她家沒有錢，也沒顧慮我們的門第不相当。在得到了意中人之后，我自然为我的幸福而得意。为了更好欣賞新婚的乐趣，結婚不久我就把她帶到离杜雷德几里路的一所庄园上去住。

“‘我們在一起正过着美滿和諧的生活，忽然有一天納哈拉公爵來到我們這裡：他的別墅離我們不遠，這天出來打獵，就到我家休息。他看見了我的妻子，對她竟發生了感情。我一开始就有些懷疑，後來事實的發展也使我這樣想：他過去對我是很不在意的，現在却想各種方法討我的好，他讓我和他們一道打獵，又送我許許多多的東西，至於口頭上答應給我幫各種忙的時候就更其多了。

“‘開始，他對我妻子的感情使我很驚恐：我本想和妻子一道回杜雷德去；（這想法一定是天賜給我的，的確，如果我使公爵沒有任何機會會見我的妻子，我是可能避免掉這不幸的遭遇的；）可是我對她的信任使我沒有這樣做。我想一個既無賠嫁，門戶又低的女人，我娶她為妻，她絕不會無情無義，把我的好處忘掉。可是，天哪，我看錯人了。虛榮和貪心，是所有的女人与生俱來的兩個缺點；而我的妻子，這缺點還特別顯著。

“‘公爵想法讓她知道了自己的感情。能使這樣一個大人物傾倒，她自然非常得意。人們對他是以“殿下”相稱的，這樣的人竟然會對她迷戀，這迎合了她的虛榮心，使她腦中產生了各式各樣的幻想；她自以為很了不得，對我也就日漸冷淡下來。我所採取的態度，不僅不使她感激，還引起她對我的鄙視：她認為我這樣一個丈夫與她的美貌是不配的：她覺得如果現在為她傾倒的這位貴人在她結婚前碰到她，是一定會娶她為妻的。這種癡想使她昏了頭，他送她的一些東西又使她受寵若驚，她慢慢就接受了公爵暗中的殷勤。

“‘他們常有書信往來，而我卻完全沒有疑心他們有這種往來；可是最後，不幸的日子終於到來，我發覺了他們的曖昧關係。有一天我出去打獵，回來得比平時早一些；這時她剛收到公

爵一封信，以为我不会这样早回家，正准备给他回信，不想我突然闖进房內。她看到我的时候那种惊惶神情簡直無法掩藏，因此我也打了个寒战；一看桌上有紙有墨水，我就明白了她对我的不忠实。我要她把写的信拿给我看，她怎样也不肯，我妒火中燒，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最后只有用强迫的办法来达到目的。我不顧她的反抗，从她胸前掏出了一封信，这信上說了这样一些話：

第二次甚么时候会面？难道叫我老这样苦等？你也太無情了，給人甜蜜的希望，却迟迟不讓它实现。唐璜每天出去打猎或是进城，这样的机会难道不該利用？你应当体諒我熾热的感情。得到希望的东西是一种快乐，而等待却是一种苦痛；夫人，希望你能怜悯我的苦情。

“‘不等看完这信我已是怒火欲焚：我手按宝剑，一时真想取这賤人的性命；但想到这样只算报了一半仇，要泄憤还得杀死另外那人，我就勉强按捺住自己的怒气，尽量装得心平气和；我对我的妻子說：夫人，你听信公爵的一套是不对的，你不应当讓公爵显赫的地位扰乱你的心思。不过，年輕人都是爱虛荣的，我相信你的过錯也在这里，好在你还没有給我太大的損害，这次我可以原諒你不够檢点的地方，但是你以后要守本份，从此一心向我，要对得起我对你的深情。

“‘說完这話，我就走出房去，一半为了讓她从煩乱惊惶的情緒里回复过来，一半也因为我自己需要一个人呆一会，来平息我心中燃燒的怒火。在以后两天中，虽說我还没有平靜下来，我却装出很平靜的样子。第三天，我假装要到杜雷德去办一件極為要紧的事，我向我妻子說我得离开一些时候，求她在我不在的时候要珍重自己的名节。

“‘我动身走了，可是我并没有一直走到杜雷德，在傍晚的时候，我偷偷回到家里，躲在一个心腹佣人的房中，从那里谁进我的家我都看得见。我肯定公爵会知道我离开了家，相信他一定会不放过这个机会；我想趁此把他们双双捉住，来彻底报仇。

“‘但是我的预料并不正确：我完全看不出家里有接待野汉子的迹象，门到时就关了，三天都已过去，公爵还没有来，连他的佣人也沒来一个。这时我相信我的妻子已经悔悟，她已和公爵割断了联系。

“‘这样一想，我报仇的心也就没有了；怒火掩住的爱情这时又强烈起来，在一阵冲动下我跑进妻子房里，热情地抱她，对她说：夫人，我要重新敬你爱你。我这几天并没有去杜雷德，我假装要去只是为了考验你。我这样使计谋，你应当原谅，做丈夫的这样不放心也不是没有缘故的：我怕你的心给美丽的幻象迷住，不能悔悟；可是现在，谢天谢地，你认识了你的过错；我希望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再没有甚么来扰乱我们的生活。

“‘看来我这话也很使我妻子感动，她流了几滴眼泪，叫道：我也真苦，竟让你怀疑我的节操！我真恨那个使你恼恨我的人，我两天眼泪不停地流，我痛苦，我悔恨，可是这都没有用，我再也不会得到你的信任了。她表现的凄伤情绪使我很感动，我忙打断她说：夫人，我信任你；你这样诚心诚意地悔悟，我愿意把过去的事都忘掉。

“‘的确从这时起，我仍然和从前一样待她了；那被无情扰乱的幸福生活又开始恢复了，而且比从前更加甜蜜，因为我的妻子为了把不愉快的痕迹从我心头擦掉，她对我比往常更加温存，她抚爱我时也更加热情，慢慢她给我造成的苦恼几乎已经完全消除了。

“‘这时我生病了。虽说我的病并不危险，但我妻子那种焦急的程度却是你难以想像的：白天她整天都守在我身旁，夜里虽然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也总到我这边来两三次，看我情形怎样；总之，她极端小心地伺候，有事就跑过来做，就像我们命连命心连心似的。对她这种温存我是那样感激，我禁不住再三向她表示出来。但是，曼多斯先生，她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真心。

“‘在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复元的时候，有天夜里，我的随身侍从跑进房来把我叫醒，激动地说：老爷，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但是家里发生的事，我如果忠心待你，就不能向你瞒着；现在公爵正在太太那边。

“‘这消息把我气呆了，我望着那佣人，好一会不能说话；他报告的事，我越想越不相信，我叫道：不，法毕欧，这不可能，太太不会这样狡猾无耻！你说的话靠不住。法毕欧答道：老爷，我要是能觉得我的话靠不住就好了。问题是我没有给那些虚假情形骗过。从你生病时起，我就隐约觉得公爵几乎每天都有人把他带到太太房间里去；为了明白真相，我就藏起来偷看，结果发现我怀疑的确是事实。

“‘听了这话我愤怒已极；爬起身来，我穿上睡衣，拿起宝剑，跑到我妻子房间里去，法毕欧掣着蜡烛跟在后面。一听到我们进门的声音，在床上坐着的公爵就翻身下床，从腰带里拔出手枪，向我走过来，开了一枪；可是由于打得太急太慌张，这枪没打中我。这时我猛地扑到他身上，把剑刺进了他的心。完了我向我那半死不活的妻子走去，对她说道：你这贱人，看你这样虚假无耻有甚么后果。说着我把染着她情人的血的剑也插进了她的胸膛。

“‘唐法德利克先生，我这样冲动是错误的，我承认要惩罚不

忠实的妻子也不一定要取她的性命；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哪个人能保持理智？你只想想这虚伪的女人在我面前表现得是那样多情！你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想想她不忠实的程度，看做丈夫的在暴怒下取她性命是不是完全不能宽恕。

“‘现在我几句话把这悲惨经过讲完吧。在这样彻底报完仇之后，我赶忙穿上衣服；我想再不能耽搁了：公爵家里人一定会在全西班牙搜捕我，我家的势力与他家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我只有到国外去才能安全。因此我选了两匹最好的马，带上了所有的金银细软，由那个忠心的佣人跟着，在天亮前离开了家。我取道华伦斯，是想搭上第一艘开往意大利的轮船。今天早晨打从你们去的那个林子边走过，碰见了唐娜戴奥杜娜，她要我帮忙，是这样我才跟她进去，帮助她把你们分开。’

“这杜雷德人把话讲完之后，唐法德利克对他说：‘唐璜先生，你向纳哈拉公爵报仇是应该的；至于他家里人要追捕你，你就放心好了。如果你高兴可以住在我家，等机会到意大利去。我叔叔是华伦斯的总督，你在这里比别处安全，而且可以和一个想和你结成知交的人待在一起。’

“唐璜满怀感激地向曼多斯道谢，并接受了他的请求。你看，唐克列法斯先生，感情的力量也真了不起，”阿斯莫德接着说，“这两位青年骑士对彼此都那样富有好感，不久他们中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种情谊简直可以和奥列斯特和畢拉德^①的交情比美。两人的品德不相上下，脾气也很相投，唐法德利克欢喜的东西唐璜也必然欢喜；两人是一样的性格，简直可以说是上天造就来彼此相爱的。唐法德利克对他朋友的举止风度是那样欣

① 奥列斯特和畢拉德为生死知交，曾一同下狱，在有机会逃出时，彼此推让。

賞，他不由得經常在唐娜戴奧杜娜前面稱贊他。

“他們時常一道到這位太太家里去；但她對曼多斯的殷勤總是那樣冷淡，以致他心里非常苦悶。有時他向他的朋友傾訴心中的痛苦；他的朋友為了安慰他，就告訴他：再無情的女人最後也是能動心的，要緊的是有耐心等待這幸福時刻的到來。他勸他不要灰心，他愛的太太遲早是會酬答他的情意的。這些話儘管都是從人生中體驗來的，却仍然不能使畏怯的曼多斯安心，他怕自己會永遠得不到西范德夫人的歡心。這種憂慮使他終日愁眉苦臉，也很使唐璜難過；但不多久唐璜就變得比他更加可憐了。

“自從他妻子做了那可怕的丑事之後，他對女人都有反感，但碰到了唐娜戴奧杜娜，他却情不自禁愛上了她。有這種情感是對不起他的朋友的，因此他不願讓感情泛濫，而一心想把它克制住；他相信要這樣做到只有不看見那使他產生感情的人，于是他決心不再和西范德夫人會面。這樣，每次曼多斯要帶他到她家里去時，他總是找一個借口推脫不去。

“但是唐法德利克每次到她家去時她總是問，為甚麼唐璜不來看她。有一天在她這樣問時，他笑着答說他朋友不來是有原因的。唐娜戴奧杜娜問：‘他有甚麼理由要避開我？’曼多斯答道：‘夫人，我今天早上要他一道來，我說他老不來是讓人無法理解的，他不得已就說出了他的心事。這事我想也應當告訴你，使你知道他不來是有原因的。他對我說他找到了一位情人；由於他在这城里不會呆多久，現在每一刻時間對他都是寶貴的。’

“這位寡婦臉有些發紅地說：‘這理由一點也不能使人滿意。一個人談戀愛也不應當把朋友扔掉。’唐娜戴奧杜娜臉上的紅暈唐法德利克也是看見了的，但他以為她的虛榮心是她臉紅的唯一原因；他想她一定是不樂意別人輕慢她。但他的猜測是不對的，使

她臉上变色的是比虛榮心更強烈的一種感情。但为了不讓他看出自己的情緒，她改換了話題，並且在后一半時間里裝出很高興的樣子，這樣一來，即使曼多斯開頭有些疑心，現在也會覺得沒有甚么了。

“等曼多斯一走，西范德夫人馬上陷入沉思：她感覺出自己多么愛唐璜。她滿腹委屈地嘆口氣說：‘是甚么殘酷無情的力量捉弄人，使一顆心對另一個不愛自己的心發生情感？我不喜歡唐法德利克，他偏偏愛我，我喜歡唐璜，而他的心卻讓另一個人占去了！唉，曼多斯，你可以不再埋怨我冷淡，你的朋友已經給你報復得夠了。’

“說這話時一陣強烈的痛苦和妒忌情緒使她簌簌地落下淚來；但希望是會減輕人的苦痛的，馬上她腦中就浮現了一些比較值得樂觀的幻想。她想她的情敵可能並不那樣可怕，她也許是靠心腸好而不是靠人品好贏得他的感情的，這種脆弱的聯系是不難斷掉的。為了親自証實她現在的看法，她決心和這位杜雷德人單獨談一談。她派人請他來一趟；他來了，一等佣人走開，唐娜戴奧杜娜就開口對他說道：

“‘我從來沒有想到一位待人和善的人在戀愛的時候會對別人冷淡。但是你，唐璜，自從你和人相愛之后，就不到我這里來了，我覺得我有理由埋怨你。不過我願意知道你逃避我究竟是不是出於本心：顯然你的情人是會不許你來的。你向我說了，唐璜，我可以原諒你；我很了解，戀愛的人行動是不自由的，他們會不敢違拗情人的意旨的。’

“這杜雷德人答道：‘夫人，我同意我的行動是該引起你奇怪的；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讓我替自己辯護；你只要知道我不是無故避開你就行了。’‘那么是甚么緣故呢？’唐娜戴奧杜娜激動地說，

‘我希望你告訴我。’唐璜答道：‘唉，你这样追問，我就不能不照你的話做了，可是要是我說的話是你不想听的，你听了可不要抱怨。’

“‘唐法德利克已經給你講过我是怎么离开卡斯迪的，’他接着說，‘在我离开杜雷德时我心里恨透了女人，我說在我一生中任何女人都休想再动我的心。抱着这样一种傲慢情緒我来到华倫斯；結果我碰到了你。一开始，你望我几眼，我并不觉得甚么，后来我和你見几次面也还平稳無事，这在別人恐怕已經是不容易作到的了；可是，天啦，我几天的高傲馬上就得到了报应！你最后終于使我無力抗拒了；你的美貌，你的聪明，所有你的可爱之处都在我这个反抗女人的人身上發揮了作用；一句話，我完全陷到爱情里面去了。’

“‘夫人，这就是我要避开你的原因。曼多斯告訴你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完全是假的，我这样捏造一个情况告訴他，是为了使他不要因我老拒絕陪他来而产生怀疑。’

“唐娜戴奥杜娜完全沒有料想会听到这样一番話，她心里是那样高兴，她已經無法不露出自己的感情。事实上她也沒有設法去掩藏它，她在望着他时，不但沒有故意装得严峻一些，而且还讓自己流露出相当深的温情。她对他說：‘唐璜，你把你心里的話都講給我听了，我也把我心里的話剖訴給你听。’

“‘以前任憑阿尔法·朋斯怎么嘆气，曼多斯怎么殷勤，我都無动于中，我过着愉快恬靜的生活；后来你碰巧从那林子旁路过，我們就会面了。那时我虽然心情煩乱，我却能看出你答应帮忙完全是一片誠心。后来你把两个怒不可遏的情敌分开了，我对你的机智和勇敢立刻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当然你提出的和解办法是使我不高兴的；我怀着很大的苦痛情緒才决定从他們两人中間

挑一个；然而，不瞞你說，我相信就在那時候你已經是使我不願意選他們的一個原因了：因為在我迫不得已口里叫出唐法德利克的名字的時候，我覺得心里是向着你这个陌生人的。從這天起，我就很尊重你，剛才你向我說出了心里的話，我對你的為人就更加器重。

“‘現在我也不隱瞞我對你的感情，’她接着說，‘我坦白地告訴曼多斯我不愛他，我也要同樣坦白地向你說明我對你的感情。一個女人如果不幸愛上了一個不愛自己的人，她可能有理由把心里的話不說出來，這種永遠的沉默至少也可以算是一種報復；但是對一個對自己好的人，我相信是可以毫無顧慮把自己純潔的感情表露出來的。你愛我，我有說不出的快活，我感謝上天，無疑，我們是為了互相愛而生的。’

“說完這話，這位太太停下來，讓唐璜講話，使他有機會表現他奔放的热情和對她的感激；但是他听了她的話並不顯得很高興，相反的他露出愁悶沉思的神情。

“‘你這是怎麼回事，唐璜，’她接着說，‘我不顧女性的驕傲，把我的心剖給你看，這種情意另外一個人是會感到值得珍貴的，你應當急切說出心里的高興，但你卻似乎並不動心！你是那樣冷冷地一句話也不講！我看你眼睛還有憂愁的表情。啊，唐璜，我一片好心不想在你身上竟引起這樣奇特的反應！’

“‘唉，夫人，’這杜雷德人淒傷地打斷她說，‘在我這樣一顆心上它又能引起甚麼別的反应？你對我表露的感情雖然深，我心中的痛苦却更深。你不是不知道曼多斯是怎樣待我的，你知道他和我中間是多麼深的友情，難道我能忍心破壞他最甜美的希望，在上面來建築自己的幸福？’唐娜戴奧杜娜說：‘你也考慮得太多了一點。我並沒有答應過唐法德利克甚麼；我可以對你好而不受他怨

恨，你也可以接受我的好感，而不必觉得是从他那里抢来的。我承认你想到朋友的痛苦时是会有些难过的，但是，唐璜，难道这会大得使你宁愿放弃那等待着你的幸福生活么？’

“‘是的，夫人，’他以坚定的口吻答道，‘像曼多斯这样一位朋友在我身上的力量是比你想要的要大的。假如你能想像我们这种友情是多么深多么有力，你会发现我的处境多么可怜！唐法德利克对我什么也不隐瞒；他把我的利益当作他的利益；只要与我有关系的事，再小些也不会不得到他的关心；总起来一句话：他心里除了你就是我。

“‘唉！如果你愿意我接受你的一片好心，你应当在我和他结成这样深的友情之前让我知道；能有福得到你的欢心，我就会只把他看作是一个情敌，任他对我表示甚么友情，我的心也会提防，不会对他产生感情，那我也不会受他那么多的好处；可是，夫人，现在一切都晚了；我已经受了他给我的种种好处，也让自己对他发生了友情，我对他的友情和感激使我最后不能不忍痛放弃你答应给我的幸福生活。’

“唐娜戴奥杜娜眼里一直充满着泪水，听到这里就用手绢去擦眼泪。这个动作使唐璜非常烦乱；他感到自己对朋友的忠诚已经有些动摇：他开始不能控制自己了。他连连叹气地接着说：‘再见吧，夫人，再见吧，为了别做损德性的事我只有走掉：你的眼泪使我害怕，我受不了啦。我要永远离开你。残酷的友谊迫使我牺牲这样的幸福，让我一个人去哭泣吧。’说完这话，他依靠最后剩下的一点毅力，离开了她的家。

“在他走掉之后西范德夫人心中有千百种纷杂的情绪：向一个人宣布了自己的感情而又得不到他，她是感到羞耻的，但是她也知道他是深深爱着她的，不接受她的感情，只是为了成全朋友

的幸福，她也是明道理的人，对这种罕有的为友情而作的牺牲，她当然不会生气而只会佩服。但不管怎样，希望的事情不成功时，人是無法不难过的，因此她决定明天就到乡下，去減輕心头的痛苦，其实她这样也許只能增加痛苦，因为孤独和寂寞很少使爱情减弱，多半是使它更加强烈。

“在唐璜这边，他回家沒看見曼多斯，就回到房內把門关上，去尽情想他的心事。他想为朋友做了这样的事，讓自己哀嘆一下总是可以的；但唐法德利克馬上就回来了，打断了他的沉思。从他臉上曼多斯看出他的情緒不好，心中非常着急。唐璜看見曼多斯很不安，为了安他的心，就对他說他只要休息一下就会好的。曼多斯走了出去，讓他休息，但他出去时神情是那样凄伤，唐璜就更难过地想起了自己的不幸。他自言自語道：‘啊，天啦，人世間最深的友情，为什么却給我造成了这样的痛苦？’

“第二天唐法德利克还没有起床，有人来报告說唐娜戴奧杜娜带着所有的佣人回維拉瑞阿別墅去了，看样子短期內她还不会回来。这消息使他很难过，看自己喜欢的人离开是痛苦的，加上她离开得又那样神秘。他不知道該怎样揣想，只感到这里面有一种不祥之兆。

“他爬起身去找他的朋友，一則把这情况告訴他，一則也去問他身体怎样。可是他剛把衣服穿好，唐璜就走进房来，对他說道：‘你別为我着急，我今天身体滿不錯了。’曼多斯答道：‘这个消息不錯，也是一个安慰，只是今天我接到了一个坏消息。’唐璜問他接到什么坏消息，唐法德利克把佣人們支使出去后，对他說：‘今天早晨唐娜戴奧杜娜到乡下去了，看来她要在那里呆相当长一段時間。这使我很詫异，为什么她要瞞着我走？你怎么想，唐璜？你說我該不該吃惊？’

“唐璜注意別讓自己說出內心的想法，只一心設法勸解他，說唐娜戴奧杜娜下鄉可能並沒有值得奇怪的地方。但他說出的理由並不能使他的朋友滿意，曼多斯打斷他說：‘你這些話不能去掉我的懷疑，我疑心是做了甚么使她不高兴的事，為了懲罰我，她連我的錯也不屑指出就離開了我。’

“‘不管她走是甚么原因，這樣不明不白地等待着，我可受不了。走，唐璜，我們去找她；我現在去叫人把馬备好。’唐璜說：‘我看你还是单独去的好；這樣的話是不应当有別人听的。’法德利克說：‘你去是不碍事的，唐娜戴奧杜娜完全知道你是了解我心裏的事的；她又很尊敬你，你去了不僅不碍事，而且還能幫助我平她的气，使她原諒我。’

“‘不，唐法德利克，’他答道，‘我去是沒有用的。我求你一個人去。’曼多斯說：‘不行，亲爱的唐璜，我們得一道去，我希望你看在我們友情的份上答应我去。’唐璜帶着痛苦的神情叫道：‘你真是逼人！為甚么要我做我不能做的事呢？’

“這句話唐法德利克是不懂的，而說的口气又那樣不耐煩，真弄得他莫名其妙。他仔細地望了望他的朋友，說道：‘唐璜，你剛才說的話是甚么意思？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多么可怕的怀疑！啊，’你这样自己憋得难受，又使別人着急，也太过份一些。說吧！甚么使你这样不願意陪我去？’

“唐璜答道：‘我本想瞞着你的，現在你這樣逼我說，我也就不应当瞞你了。亲爱的唐法德利克，我們常常稱贊我們中間的感情多深多調諧，現在別這麼說了，她這人太完美，那射中了你的箭，也沒有饒過你的朋友。唐娜戴奧杜娜……’

“‘那麼你是我的情敵了！’曼多斯臉上發白地打斷他說。唐璜說道：‘自從我發覺我對她有感情之後，我就極力克制自己。我總

避免和西范德夫人会面，为这件事你自己还责备过我；我虽说没有把感情完全消除掉，我至少把它克制住了。

“‘可是昨天这位夫人派人告诉我，说她想和我在她家谈一谈。我去之后，她问我为什么似乎有意要避开她。我假造了许多理由，她都不同意。最后我不得已对她讲出了真正的原因。我指望我这样说出之后，她会谅解我避开她的苦心，谁知，也是我命里活该，她竟，唉，我该怎么说呢？唉，曼多斯，我应当告诉你，我发现唐娜戴奥杜娜对我也有好感。’

“尽管唐法德利克是世间最讲理，性情最柔和的人，听了这话，不由得一股怒气冲上心来，他打断了他朋友的话头，说道：‘住嘴，唐璜，你与其把这可怕的情形再讲下去，不如拿剑刺进我的心里。你承认是我的情敌还不够，还要告诉我别人爱你！天啦！你告诉我的，是甚么心腹话呀！你就这样不顾我们的友情。可是友情，我该怎么说呢！你让自己产生了刚才说的那种对不起我的爱情，你就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友情了。

“‘我错得多厉害！我以为你为人高尚有义气，结果你只是一个伪君子，你竟会抱有这种于我有损的爱情。这个没料想到的打击我真受不了，更使我难以忍受的是这个打击是我的……’现在是唐璜打断他了：‘我求求你，曼多斯，求你忍耐一刻；我不是伪君子，你听我讲下去，你会后悔不该用这样恶毒的字眼称呼我的。’

“接着他就讲出了西范德夫人和他谈话的经过，她如何恳切地说出自己的心意，如何劝他打消顾虑，一心顺从自己的感情。他把自己回答的话重复了一遍；曼多斯听说他对她态度这样坚决，他的怒气就慢慢消除了。‘最后，友情战胜了爱情，’唐璜接着说，‘我没有接受唐娜戴奥杜娜的感情。她气得哭了起来；但是，天

啦！她的眼泪使我心里多难过！我一想那一刻的危险情况不由得我不发抖。我那时开始觉得自己无情，有一会功夫，曼多斯，我的心简直对你不忠实了。可是我沒有向我的弱点屈服，我赶紧逃了出来，免得看这危险的眼泪。把这一关逃过是不够的，将来还值得忧虑。我应当赶快离开，我不愿再冒险和唐娜戴奥杜娜会面。我这样做之后，唐法德利克还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不忠实？’

“曼多斯拥抱了他一番说：‘当然不。你是沒有錯的。我现在明白了。求你原谅我，刚才我看到自己的希望全破灭了，一时冲动错怪了你。天！我怎么能希望唐娜戴奥杜娜常见到你而不爱上你？你的可爱之处我自己都禁不住要喜欢，何况是她？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我的不幸是命中注定，怪不得别人。我不仅不恨你，我对你的感情比从前更深。嗨，你为我宁愿不要唐娜戴奥杜娜，为了我们的友情做出了这样大的牺牲，怎么，我能不感动？……你能克制你的感情，我就不能作一番努力克制我的感情么？唐璜，你对我讲义气，我也应当同样待你；你顺从自己的感情，和西范德夫人结婚吧。我的心要疼就让它疼吧，我求你这样做。’

“唐璜答道：‘你求我也無用。我承认我爱她很深，但你的平静比我的幸福更值得我珍重。’唐法德利克接着说：‘难道唐娜戴奥杜娜的平静你就漠不关心么？我们客观看一看，她是喜欢你的，这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为了成全我，你远远离开她去过悲惨的生活，你以为我的情形会比你好些么？我到現在都沒得到她的欢心，是永远也不会得到的了；天注定只有你有这福气。她在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就爱上了你，她对你是天生有好感的；一句话，沒有你她是不会快活的；你接受她给你的感情吧，这样，你遂了你自己心，也遂了她的心。至于我，你由我去；如果一个人就能承

受命运的严酷，就不要讓三个人都不幸福。’”

阿斯莫德講到这里，不得不停一下，这学生問他道：“你跟我講的这情节真使人惊异。当真有人有这种美德？我在社会上看到的人都是互相爭風吃醋的，不要說为唐娜戴奧杜娜这样的女人，就是为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也会这样。当一个人爱自己，自己也爱这个人时，难道为了不使朋友痛苦，就能把自己爱的人舍弃掉么？我看这样的事只有在小說中才会有。”魔鬼答道：“我同意这种事是很稀有的，但也不是单在小說中才有，在人間也是有的；自从那次洪水之后，我就看見过三个这样的人，这一个还不算。現在咱們还是接着講这故事吧。

“这两个朋友还繼續爭着要放弃自己的爱情，誰也不肯接受对方的牺牲；有几天的時間，他們对唐娜戴奧杜娜的爱情簡直处于停息的状态。他們不再談她的事；連她的名字他們也不敢再提。可是，尽管在华倫斯城里，爱情給友情压倒，在另一处，它却像在报复似地施展着威力，使人毫無抵抗地順从它。

“唐娜戴奧杜娜这时正在海边的維拉瑞阿別墅中給爱情折磨着。她不停地想念唐璜，尽管他已对她表明过自己对唐法德利克的友情，她明知道嫁他已沒有希望，她仍不能完全放弃这个想法。

“有一天，太陽已經落了山，她正和一个女佣人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看見海中有一只小船向岸边馳来。开始，她覺得里面有七八个面目凶恶的人，等船逼近一些她仔細看了一看之后，断定自己把假面具看成了人臉。的确，船上是一些戴假面具的人，手中都拿有宝劍或短刀。

“看了这情况她打了一个寒战，他們正准备登岸，上岸后絕不会干甚么好事，她忙回身往別墅里走。她不时回头看看他們，只見他們已經登陸，向她赶了过来，她急忙死命飞奔；但是她并沒

有阿塔兰忒^①的本領，而這些戴假面具的人又身輕力壯，到了別墅門口時他們已趕上了她，把她截住。

“這時，她和陪伴她的姑娘高聲喊叫，幾個佣人跑了出來，看了這景況忙喊全院的佣人來救主人；一時間唐娜戴奧杜娜的男佣人都拿着棍子叉子迎了上來。戴假面具的人中，有兩個身體最壯的，把這位夫人和跟隨她的姑娘抱起，不顧她們的掙扎，向小船跑去；另外的一些人留在後面應付緊緊逼過來的佣人們。這場戰鬥繼續了不少時間，可是這些戴假面具的人最後還是順利完成了他們的計劃，他們且戰且走回到了小船上。應該開船了，但他們的人還沒有完全上船，這時只見從華倫斯城那個方向來了四五个騎士，他們催馬飛奔，好像要來援救戴奧杜娜似的。看到這情況，他們急忙開船，那几位騎士趕得再快也已經沒有用了。

“來的騎士正是唐法德利克和唐璜。唐法德利克接到一封信，說從可靠方面探悉，阿尔法·朋斯現在馬若克島上，裝備好一艘大船，又招募了二十来个亡命之徒，打算等西范德夫人一回別墅就把她擄走。接到這消息，唐璜和他立刻帶上他們的隨從，離開華倫斯城，預備把這一消息告訴給唐娜戴奧杜娜。他們遠遠就隱約看見海邊上有相当大一群人在廝鬥，心想這一定是他們害怕的事發生了。他們死命催馬過來，打算不讓阿尔法的鬼計得逞，可是不管他們多么使勁，他們到海邊時已經晚了，眼睜睜看見人把他們要救的人擄走。

“在這個時候，阿尔法·朋斯因為冒險成功非常得意，他帶着擄來的人，離開了海岸，把小船向停在海心等待他們的一艘大船馳去；而曼多斯和唐璜則難過到誰也不可能想像的程度。他們大罵

① 阿塔兰忒是希臘傳說中的女子，能跑善射。

这搶人的匪徒，又向天呼号，那样子很惨，但已經没有用了。唐娜戴奥杜娜的佣人們，看了他們这样情况，也禁不住唉声嘆气。整个海岸边都迴蕩着他們的叫声：憤怒、絕望、悲痛統治着这一段凄迷的海岸。当年海倫^①給搶走时，在斯巴达朝中怕也沒有引起这样低沉的情緒。”

第十四章

一位喜剧家和一位悲剧家的冲突

听到这里时，这位学生止不住打断魔鬼說：“阿斯莫德先生，你講的故事虽說非常有趣，我却禁不住想知道我現在看到的是怎么一回事。在一間房間里我看見两个人，穿着衬衣，互相扼住喉嚨，扯住头髮，另外有几个穿睡衣的人在一旁忙着想把他們分开。”

魔鬼答道：“你看到的那穿着衬衣互相扭打的是两位法国作家；在旁边排解的是两个德国人，一个法朗得人和一个意大利人。他們都在这家单接待外国人的旅館里住；这两位作家中一位是写悲剧的，另外的一位是喜剧家。头一位因为想到西班牙觀光一番，就随法国大使来到这里；另外这位，因为对自己在巴黎的境遇不滿，就到馬德里来寻求更好的机运。

“这位悲剧家是位少有的滑稽人物，讀古書把脑筋都讀坏了。你要知道讀古書能使人成为偉大人物，也可以使人成为头号呆子。为了使文思不衰，这位作家整天創作；今天夜里睡不着覺，

① 海倫为荷馬史詩“伊利亚特”中之主要人物，照史詩所述，她为斯巴达公主，美丽絕倫，后随特洛亚王子帕里斯私奔，引起特洛亚之战，相持多年。

他就开始撰写一个从伊利亚特中取材的剧本。他写完了一场；由于他和别的诗人一样，有一种不顾人死活抓住人就逼他听自己朗诵作品的毛病，这时就站起身，穿着衬衣，拿着蜡烛，去使劲拍那正在睡乡中的喜剧家的房门。

“这位喜剧家给拍门声惊醒，起来忙去开门；进来的是那位悲剧家，样子活像魔鬼附身似的，对他说道：‘跪下，朋友，快在我脚前跪倒，来拜见我这位墨尔波墨涅^①都尊崇的天才。我刚写出一本诗剧……唉，我这是甚么话，写出来的诗剧？不，这简直是神来之笔。要是在巴黎，我今天要挨家挨户去念我的剧本。等天一亮我就去找大使先生和在马德里的所有的法国人，让他们被我的诗句倾倒。现在在我还没有给别人念时，先念你听听。’

“这位喜剧家死命打了一个大呵欠，答道：‘你能这样另眼看待，我不胜感激。所抱歉的是你来的时间不好，我睡兴正浓，在听你朗诵大作时保不住不入睡乡，还望你不要见怪。’悲剧作家说道：‘啊！这个我倒保得住：就是你是死人，一听我刚才写出的那一个剧本也能活起来。我的作品不是那种庸俗感情和陈腐词句靠硬凑韵脚拼成的东西；它是笔力雄劲感人心灵的诗。有些低能的诗人和一些才情有限的作家，单把自己脑中的一些贫乏可怜的东西拿出来问世，而我却不然，我的材料都是从伟大作品中来的，我敢说我的悲剧中所包含的思想没有那一点不是从这位或是那位大师那里来的。可也不能因此就说我是剽窃古人的作品。我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我饱读沙福克利斯，悠里庇底斯，荷马及品达等人的作品，久而久之受这些大师潜移默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在我出生的时候，幸福之神在我身上注满了他们这种才情的缘故。

① 墨尔波墨涅为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之神。

总之，万一将来有了新的灾难，他們的作品不幸失傳，人們会在我的作品中發現他們。这一点等一会你自己判断好了。

“这就是我写的悲剧：帕特洛克罗斯之死^①。第一場出場的是布里塞伊斯得和阿喀琉斯擄来的另一些女人；她們都捶胸抓头，表現出帕特洛克罗斯之死給她們造成的悲慟；她們痛苦不胜，在忧伤的压抑下都倒在台上。这景象是很新穎动人的。阿喀琉斯的先生福尼克斯也和她們在一起，他开始以下面这段詩引出了序曲：

普里阿摩就将失掉他的兒子赫克托和他那座名城，

人們在准备为阿喀琉斯的同伴报仇雪恨，

滿天的冰雹人們都視若無睹，

但只見刀槍盔甲

在空中閃閃發光，

所有的希腊人都發誓替帕特洛克罗斯报仇雪耻：

这里有高傲的阿伽門农，有聖明的卡米勒斯，

如神一般的涅斯托，勇猛的欧墨罗斯，

还有那槍法純熟的萊文特

強壯的狄俄墨得和善辯的于利斯。

阿喀琉斯这位英雄已准备停当，

已經驅策他几匹勇猛的神馬向伊利翁推进。

尽管这些馬跑得比風还要迅速，

但他还要向它們大声疾呼：

波塔吉的优良品种的馬呀，桑杜斯啊，

巴里厄斯呀，前进！

等我們杀人杀得煩膩，

① 特洛亚战役中阿喀琉斯因与主帅阿伽門农不和，退出战役，后来他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战死，阿喀琉斯才从新投入战斗，为好友报仇。

等逃走的特洛亚人都回来的时候，
你们赶快回营，
但是不要把阿喀琉斯抛弃！
桑杜斯低下头这样回答：
阿喀琉斯，你的战马会使你满意；
他们会照你的意志前进，
但是你死的时刻也即将来临……
智慧之神使战马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时阿喀琉斯的战车奔走如飞；
看见他时希腊人都齐声欢呼，
欢呼声震动了特洛亚城的四周。
这王子穿了魏尔岗的甲冑
比晨星更显得光辉灿烂，
像早上的太阳刚升到天边
向世界射出了他的光芒，
像暗夜里的山头上
村民们燃起的篝火一样。

“念到这里这位悲剧家说道：‘我停一停，让你歇一口气；要是我一气把这戏念完，里面无数的妙言佳句一定会使你透不过气来。你只看看这比喻，是多么美又多么恰当：像暗夜里的山头上村民们燃起的篝火一样……这在一般人是感觉不出来的；可是你是才智出众的，一定会为之倾倒。’这个喜剧作家带着讥讽的神情笑一笑说道：‘我的确是这样；没有东西比这再美了。我相信忒提斯在帕特洛克罗斯尸首旁给它赶苍蝇一段你在你这悲剧中一定也会写到。’‘那是自然，’悲剧家答道：‘这是我剧本中最宜于用华丽的诗句描写的部分。’”

“他接着說：‘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所有的作品都多么富有古色古香的情調；另外，在我朗讀着的时候，应当可以想像人們会怎样喝采！我每念一句就停一停，好来接受別人的贊美。我記得有一次在巴黎，我在某人家里朗誦我的一本悲剧。偉大的維叶·布呂納伯爵夫人也在場；她是有深刻細膩的鑒賞力的；从我念第一場起她就感动得热泪縱橫。’

“听了这話喜剧家不由得哈哈大笑，他說道：‘啊！这位伯爵夫人我也認識。她是对喜剧特別有反感的太太；她是那样討厭喜剧，平常只要主要部分一演完她就走出包厢，以便消掉心中的悶气。但悲剧却是她热爱的：不管这剧是好是坏，只要里面有为爱情受苦的人，就一定会感动这位太太。說句老實話，如果我要写悲剧，我可不稀罕她这样的贊賞者。’

“悲剧作家忙說：‘啊！贊賞我的还有別人呀！有學問有修养的人都是稱贊我的。’

“喜剧家反駁道：‘我却宁願受到观众的稱贊。’另外那位說：‘咄，我写剧本才不是为观众哩，我只是为那些博学之士和朝中的貴人。那些观众要是有自知之明就好了。我的詩格調太高，他們不配判断。讓他們对喜剧去作威作福吧，那倒还是他們能力之內的事。喜剧是不足道的东西，是人脑筋里的可怜的产物……’

“‘慢一点，我的悲剧家先生，’另外那作家打断他說，‘請你慢一点！你不覺得你是太激动一点了嗎？你竟然以这样藐視的口吻談喜剧！你难道以为喜剧不及悲剧难写么？你以为使善良的人們笑比使他們哭容易么？別这样騙自己。应当相信写一个諷時喻世的小巧題目并不比写一个最宏偉的題材省力。’

“‘啊，当然，’这位写悲剧的詩人带着揶揄的口吻叫道，‘听你这样說話我真覺得有趣。好吧，卡里达新先生，为了避免爭

吵，我过去怎样看不起你的作品，我今后要同样程度地去尊重它們了。’喜剧家赶忙答道：‘朗吉克里斯先生，你看不起，我才不在乎。你这种傲慢神气想也是在偉大作品中学来的；为了回敬几句，我也要說一說我对你作品的看法。你剛才念的那段詩簡直是荒謬可笑；那里面的內容，尽管是从荷馬作品里来的，并不因此就不索然無味。阿喀琉斯和他的那些战馬說話，他的战馬答他的話，這場面是庸俗已極，那山头上村民燃起的篝火那个比喻也是一样地無聊。像这样抄襲古人的作品，是談不上为古人爭光的。在古人作品中有些美的东西是历代都珍重的，有些已經在历史中变得过时，你把这两种沒有分开。你描繪远古的風俗时尚，一点沒想到去适应我們这个时代的細膩的心理情况。你的那些希腊作家的确有許多东西是使人佩服的；可是应当有才智和鑒賞力来判断里面那些可学那些不可要，而这你却沒有。像你这样一类硬搬古典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的人，和偉大的拉辛之間的差別就在于此。’

“朗吉克里斯答道：‘你才力不足，不能看出我写的詩的优美之处，你这样不自量力批評我的剧本，为了懲罰你起見，后面的我就不念給你听了。’” 卡里达斯答道：‘听你念第一段对我已經是够大的懲罰了。看不起我的喜剧的也只有你这种人！告訴你，我写得最坏的剧也比你写的最好的剧高明。要知道信笔所至在人的感情上大做文章比描繪现实中微妙可笑之处容易得多。为了証明我对我說的話深信不疑，我願意告訴你，如果我回法国，在喜剧創作上我不能成功，我将降格去写悲剧。’

“这位怒不可遏的悲剧家打断他說：‘一个写滑稽剧的居然这样大言不慚。’” 喜剧家說：‘一个可怜的低能詩人竟然这样高傲自大。’” 朗吉克里斯說，‘你也太傲慢無礼，如果不是在你房里，我的

小卡里达斯先生，事情会發展得使你得到教訓，不敢再不尊重悲剧。’卡里达斯答道：‘我偉大的朗吉克里斯先生，請你不要这样多虑。如果你想挨打，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我都可以伺候你的。’

“說着这两个人就抓頭髮扼喉嚨扭打起来，两人的拳头都不留情。一位意大利人在隔壁房間里住，他們的談話他都听見了；現在听到这两位作家扭打的响声，他想一定是他們动起武来了。他虽說是意大利人，對他們倒也同情；他忙起身喊人帮忙。一个法朗得人和两个德国人就同他一道去解劝那两位扭打的人。你看见的穿睡衣的人就是他們。”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冲突，”唐克列法斯說，“从我看到的这情形看来，在法国悲剧家是自以为比喜剧家地位高的。”阿斯莫德答道：“的确是这样，悲剧家相信自己比喜剧家高，相信悲剧中的英雄比喜剧中的小人物高。”这学生答道：“他們这种高傲是沒有根据的；难道写悲剧比写喜剧难嗎？”魔鬼答道：“那当然不見得。我对这問題是这样看的。一个有才能的作家要花很大的气力才能想好一个优秀喜剧的情节，而設計一个最好的悲剧的布局反要省力一些。至于具体写的时候，悲剧本身題材的卓越就能使作品生色，也易于激發思想；一个人只要有清楚的头脑，就能写出現在在法国出現的那种悲剧，而要写出現在在法国很成功的那种喜剧，光憑清楚的头脑还不行。一句話，宏偉的題材給作家提供了一切，而小題材却一切都向作家要求。”学生說：“照你这看法推論，我可以这样說：如果悲剧在名义上比喜剧高明的話，悲剧作家却不及喜剧作家，这也算各占一头。”

“好了，咱們別閑扯了，”魔鬼說，“讓我接着講剛才給你打断的那个故事吧。”

第十五章

“友情的力量”这故事如何
發展，如何結局。

“唐娜戴奧杜娜的男僕們雖然沒有把主人救回來，他們和敵人戰鬥得还是很勇猛的，這種抵抗給阿尔法·朋斯的人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他們有好些人受了傷，而且還有一個傷勢重得無法跟他的同伴回去，他像斷了氣似地躺在沙灘上。

“大家認出這倒霉的人是唐阿尔法的男僕；看到他還有一口氣，他們把他抬到別墅里，想了一切辦法使他蘇醒；這人雖然血失得很多，身體非常虛弱，到底還是醒了過來。為了讓他說話，他們答應只要他說出他主人要把唐娜戴奧杜娜帶到哪裡，他們就可以救他的性命，並且不把他送到官廳去。

“照他這時身體的情況看這種照顧已經不需要了，但聽了這話他仍然很高興；他拼着最後的一點氣力，用微弱的聲音証實唐法德利克得到的消息是可靠的。他還說唐阿尔法有意把西范德夫人帶到薩旦尼島的沙沙里去，那里他有一個親戚很有權勢，他相信這人是一定会庇護他的。

“這些話使曼多斯和唐璜的憂煩減輕了一些。他們讓這受傷的人留在別墅里——這人幾個鐘頭之后就死掉了——他們自己則動身回華倫斯去。在路上他們想應當採取甚么辦法，最後他們決定去追尋他們的敵人。他們兩人也不帶隨從，立即在德尼亞上船，前往瑪文港，他們相信在那里一定会找到去薩旦尼島的機會。的確，他們一到瑪文港，就打聽到有一隻貨船馬上要開往卡格里亞

雷，他們就搭上了那只船。

“开船的时候是順風，可是五六小时之后風就停息住，夜里風向竟然完全掉过来了，船不得不逆風而行；大家希望風向会变，可是一連三天仍然是那样情形。在第四天夜里两点鐘，他們發現一只船張着帆对直向他們馳来。开始他們还以为这是一只商船；但看到船上有炮，又沒有挂旗子，他們就断定这是一只賊船。

“他們沒有想錯：这是一只突尼斯的海盜船。这群海盜以为这些基督徒是会不战而降的；但看見对方把帆岔开准备开炮，他們就知道情势严重，也停船岔帆准备战斗。

“两边开始發炮了，一开头基督徒們似乎略占优势；可是这时来了一只阿尔及利亚的匪船，船身比另外两只都大，它参加到突尼斯匪船那边去。这船張滿帆向西班牙船开来，把它弄得两面受敌。

“看了这景况，基督徒們失去了勇气，这样敌我悬殊的战他們不願意繼續打，因此停止射击。这时在阿尔及利亚船的船尾上出現了一个俘虏，他以西班牙語向这边喊叫，說基督徒們如果想活命，就把船往阿尔及利亚开。他喊过之后，一个土耳其人拿了一面鑲着銀色月牙的綠色絹旗，升到空中。基督徒們知道抵抗已經無用，也不再做这种想法，这时自由人淪为奴隶时的苦痛情緒籠罩了全船人的心。船长恐怕再拖延一刻会使那些殘酷的征服者發怒，就忙把船尾的旗帜取下，带着几个水手，跳入小艇，向那阿尔及利亚賊船划去。

“海盜派了一批匪徒到西班牙船上来，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搶走。那突尼斯賊船也下了同样命令，派了一些人到船上来。轉瞬之間西班牙船上所有的旅客都給搶得甚么也不剩了，然后他們給押到阿尔及利亚賊船上，由两帮海盜平分。

“如果曼多斯和他的朋友能分到一个賊船上，那多少也是一种安慰：两人共一条鏈子，会觉得鏈子輕一些。但是命运却像要显示自己的严酷似的，讓唐法德利克被分到突尼斯賊船上，唐璜被分到阿尔及利亚賊船上。你可以想像这两个朋友眼見着要分开，心中是多么难过。他們跪倒在海盜前，要求別讓他們分开。可是这些海盜們，看到什么可惨的景象都不会心軟的，当然不答应他們的要求。相反的，看見这两个俘虏像是有地位的人，可以指望得到大量的贖金，他們就越發坚决地彼此都想多分一个俘虏。

“曼多斯和唐璜看見打不动这些殘酷的心，就相互望着，眼中流露出無限的苦痛。等所有的贓物都已分完，突尼斯海盜就要带着分得的俘虏回到自己的船上去时，这两个朋友痛苦得簡直不想活了。曼多斯走到唐璜跟前，紧紧把他抱住說：‘我們难道就这样分开？多么可怕的命运！讓一个匪徒干了坏事不受懲罰还不够，連我們两人在一起伤心难过的机会都不給。啊，唐璜，我們做了甚么事，使老天爷對我們这样無情，这样恼怒？’唐璜答道：‘我們受这屈辱的原因就不要在別处找了，一切都只能怪我。我一手杀死了两个人，这在人們眼中看来虽然可以原諒，但天公却不能不恼怒；我是一个該受天譴的罪人，而你却接受了我的友情，因此你也一并受到懲罰。’

“这样說着的时候两人都流下泪来；他們哭得这样伤心，人們在为自身的不幸难过的同时也為他們非常难过。可是那些突尼斯匪徒比他們的头領还橫暴，看見曼多斯不想离船，就凶狠地把他从唐璜身边抓过来，拳打脚踢地拖了出去。他临走时喊道：‘別了，亲爱的朋友，我們再也見不着了！这些匪徒預备給我受的罪都算不了甚么，只是唐娜戴奥杜娜的仇还没有报。’

“唐璜听了这话也沒有回答：因为他看見朋友受这种虐待，一

陣心痛，甚么話都說不出來了。故事講到这里，我們須得繼續講唐璜的事，因此唐法德利克上突尼斯船之后的情形只好暫時不談。

“阿尔及利亚賊船这时忙开回本国，到达之后，他們把新虏来的人带到总督府，从那里又照例發配到市場上去出卖。总督麦索莫德的一个官員替他主人将唐璜买下来，派到总督姬妾的花园中去干活。这项工作对一个公子哥兒來說虽是很重，但他却非常欢喜，因为这工作使他能单独待着，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去想他的心事，这是他最希望的。他整天不停地想着，心里不仅不想摆脱那些痛苦的回忆，而且还仿佛在追想这些景象时能得到快乐似的。

“有一天，他在干活时唱了一支很凄伤的歌；恰好这时总督在园中散步，听了非常奇怪，走过来，問他叫甚么名字。唐璜答称他名叫阿尔法。在进总督府时，他想还是照一般俘虏的習慣改个名字的好，由于他整天想着阿尔法·朋斯搶戴奥杜娜的事，这名字比別的名字更容易到口边来，他就改了这个名字。麦索莫德的西班牙文還不錯，就問了他許多关于西班牙習俗的問題，特別是問他在那里男人們应当怎样才能取得女人的欢心；对这些問題唐璜都很好回答，結果总督非常高兴。

“他对他說：‘阿尔法，我看你为人聪明，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但不管你是怎样一个人，你很幸运能討我欢喜，我有心把你当作心腹人看待。’唐璜听了这話忙匍伏在总督脚前，把他的袍子的一角放到自己的嘴边，眼前和头上，然后站起身来。

“麦索莫德接着說：‘現在我就要对你說些心腹話了。你知道我后宫里有無數欧洲的美女，这里面有一个簡直是世上無双的人物，我相信就是我們的皇帝陛下的后宫里也不会有这样十全十美的美人，尽管他的船每天从世界各地給他送美人来。这位美人的

臉像彩霞，她的腰肢就像耶朗園中的薔薇梗。你看我簡直給她迷住了。

“‘可是這位人間的尤物，世上少有的美人，心里却怀着深重的憂愁，時間不能減輕她的憂愁，任憑我怎樣愛她也不能把她的憂愁消掉。命運把她已交給了我，但我的心願却没有能达到；像我這樣地位的人總是貪圖肉體的歡樂的，可是我却極力控制自己，我希望真正贏得她的心。看我对一个基督教俘虜這樣尊重，就是一个最低下的回教徒也會感到可耻的。

“‘可是我這種愛護只使她更憂傷；她是那樣頑固不化，最后我已經開始感到厭煩了。任何人當俘虜，悲痛都不會有她這麼深；要是別的女人，只要我和藹地望兩眼，她們的難過就馬上會過去。像她這樣傷心個沒完真使我受不了啦。不過，在我發脾氣之前我還想做最後一次努力：我想讓你幫我勸勸她。她是基督徒，和你又是一國的人，她可能會信賴你，你解勸起來可能比別人有效。你可以向她夸耀一下我地位多高財富多大，告訴她我必要時會給她尊榮，甚至有一天她還可以指望做總督夫人；你对她說我把她看得很重，就是皇帝陛下要把公主許配給我，也不會受到這樣的尊重。’

“唐璜再一次伏在總督面前；他尽管對這差事並不高兴，仍然對他說他要盡心盡力去辦。麥索莫德答道：‘行了；別干你現在的工作了，跟我走吧；我要破例讓你和這美麗的俘虜單獨談談。可是不要辜負我对你的信任：如果你胆敢那樣，我要用土耳其都沒見過的刑法來懲罰你。你快想法去消除她的憂愁吧；記住，只要我的煩惱一結束，你就可以獲得自由。’唐璜放下他做的事，跟着總督進府里去；總督先走一步，去安排讓這悲愁的俘虜接見他的使者。

“这美人由两个俘来的老婆子看守，他一进来，她们就退了下去。这美丽的俘虏很尊敬地招呼了他一下；可是这时，和每次见到他时一样，她止不住浑身冷颤。这一点他也看出来；为了使她安心，他对她说：‘我的美人，我来这里只是要告诉你，在我的俘虏当中有一个西班牙人，你也許高兴和他见见面。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允許他和你談談，甚至单独在一起談。’

“这美丽的俘虏答应說願意，总督就說：‘我去喊他来，但願他的話能減輕你的愁悶。’說完這話他走了出去；看到唐璜走了过来，他低声对他說：‘你可以进去了；等你和这美人談完之后，就到我房里来报告談話的經過。’

“唐璜走上前来，把門推开。他向那女人打了一个招呼，但并没有注意望她；那女人听了他的問好也沒仔細向他看；等两人面对面一看时，他们就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啊，天！’唐璜走近她說，‘这是不是我眼花看錯了人？难道我面前当真是唐娜戴奧杜娜？’那美丽的俘虏也叫道：‘啊，唐璜，是你在和我講話么？’‘是呀，夫人，’他温存地吻了吻她的一只手說，‘和你說話的正是唐璜。看到你我真高兴，眼泪都流出来了；只有看到你我才这样激动；我时时为你禱告現在終於和你遇到，从今以后我不再埋怨命运了……不过我这样高兴有甚么好处？我忘了你是被俘的人了。你怎么会不幸落在他們手里的？你是怎样从唐阿尔法这样一个無法無天的人手中逃出的？唉，想起我真难过，我真怕老天沒有能帮助你保护住自己！’

“唐娜戴奧杜娜說：‘天給我报复了阿尔法。要是時間够，我要給你講一講……’‘時間多着哩，’唐璜打断她說，‘总督允許我和你談談，他还允許我单独和你談，这一点你觉得奇怪吧。这样好的时机我們应当利用：你把从你被搶走到現在所遭遇的一切都

講給我听吧。’她說道：‘哎，誰告訴你是阿尔法把我搶走的？’这时他就把他們如何得到消息，如何搭船追尋仇人碰到賊船的事給她簡略地講了一遍。他講完之后，唐娜戴奧杜娜就开始講自己被搶走后的經過。

“她說道：‘当时自己給一群戴假面具的人搶走，我那惊恐的程度也就不必說了。我在那搶我的人怀里失去了知覺，等好久以后我醒来时，我發現自己和女佣人綺奈絲被人单独擱在一个小房間里；这是船尾的一間小房，船正揚着帆在大海上行駛。

“‘这时可恶的綺奈絲开始劝我耐煩，从她的話里我可以听出她和搶我的匪徒已經是通同一气了。在我們說話的时候匪徒竟大胆走了进来，他跪在我脚前說道：夫人，請寬恕我阿尔法用这样手段得到你；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在你决定選擇唐法德利克之前，我多么热情地和他爭着贏取你的欢心。假若我对你只是普通的情感，我也会能把它克制住，安心受这苦痛；可是我命中注定要爱你到底：不管你怎么看不起我，我还是不能逃出你的魔力。可是我这样猛烈爱你你也不用害怕：我絕不会用卑鄙的手段逼迫你，讓你的节操受到危險；我的意思是帶你到一个隱居的地方去，讓神聖的感情把我們的心永远連在一起。

“‘他还說了好多話，这些我都記不得了；听他这說法，就好像他逼我和他結婚并不是恶毒的行为，我应当把他看着是个热情的爱人，而不应当把他当作一个野蛮無耻的匪徒。在他說着的时候，我只是伤心地哭泣；他看一时不能把我劝好，就不再白費時間，走了出去。在离开时他向綺奈絲做了个手势，我懂得他是要她帮着替他解釋。

“‘她的确这样做了；她甚至对我說，在被人搶来之后我只有嫁他一条路，不管我怎样討厭他，因为只有做出这样的牺牲才能保

住名譽。她這種說法不是勸慰我，只是讓我看出我非接受這可怕的婚事不可，我這時自然越發傷心。正當綺奈斯不知再說些甚麼好的時候，忽然我們聽見甲板上一陣嘈雜。

“‘唐阿爾法的人這一陣亂是因為看見一艘大船揚着帆向我們駛來的緣故。由於我們的船不及那只船大，要逃掉是不可能的。這船越來越近了，一會，我們聽見有人喊叫：過來，過來！可是阿爾法·朋斯和他手下的人都寧願死掉不願投降，他們不顧危險，要和敵人硬拼。這一場戰鬥非常猛烈：詳細情況我也不多講；我只告訴你唐阿爾法和他手下的人在硬拼之後全都死掉了。我們呢就被人帶到那只大船上去。這是一只麥索莫德的船，船長是他的一个官員名叫阿畢·阿里。

“‘阿畢·阿里惊奇地望了我半天，从我服装上他看出我是西班牙人；他用卡斯迪語對我說道：別這麼傷心，不要因為被俘虜了就這樣難過，這種不幸是無可避免的；唉，我這說的是甚麼話，這不是不幸，這是值得你庆幸的一件好事。像你這樣美，基督徒不配崇奉你；天不是為那些卑賤的俗人生你的，只有回教徒才配得過你。我打算把船立刻開回阿爾及利亞去，那怕我沒有得到別的收穫，我相信我的總督大人對我這趟出海也會感到滿意的。我這樣趕急地把這樣一位美人交到他的手里，他是絕不會怪我性急的。我敢說你這位美人一定會成為他的寵姬，成為他後宮中最出色的人物。

“‘他這話讓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樣可怕的命運，我就哭得更加厲害。阿畢·阿里對我傷心的原因另有看法，就對我只是發笑。船順着風往阿爾及利亞開；這時我心中有說不盡的痛苦：一時我向天哀禱求天救我，一時盼望有基督徒的船前來襲擊，或是讓浪濤把船吞掉。後來，我又希望我的痛苦和眼淚會把我弄得十

分难看，使总督看了只觉得可怕。最后我們到达了港口，我給領進总督府，来見麦索莫德。

“‘我不知道阿畢·阿里在把我介紹給他主人时說了些甚么，他的主人怎样回答我也不清楚，因为他們說的是土耳其話；可是从这总督的目光和手势中，我看得出我不幸引起了他的喜爱；后来他用西班牙語和我說的話也証实了我的看法，使我陷入絕望的境地。

“‘我跪倒在他脚前，答应他要多少贖金我都可以給，我願把全部家产拿給他，但这都沒有用，他說他把我看得比全世界的財富都重。他命人給我准备了这座全宮中最华丽的房屋；从那一刻起，他一直沒停地想方設法解除我的愁悶。他把所有能彈会唱的男女俘虏一个一个叫来給我开心。为了怕綺奈絲在跟前会招引我更憂伤，他把她遣走，讓两个俘来的老婆子伺候我，她們整天不停地向我講老爷多么喜欢我，以后我会有那种快乐。

“‘但是所有这些給我解愁消悶的办法都只使我更加煩惱：甚么也不能消除我的痛苦；这宮里每天都听得見被虐待的無辜百姓的喊叫声。在这地方作俘虏，失去自由还在其次，最使我感到可怕的是这总督的令人厭惡的求爱。虽說直到今天他表現得还是一个和藹有礼的人，但我害怕他一旦煩膩，不願再这样講礼拘束自己，就会濫用威权来强行無礼。这个憂慮無时無刻不在折磨我，每一个时刻对我就像是一个新的苦刑。’

“唐娜戴奧杜娜不等說完就已泪如雨下。唐璜心里很难过，对她說道：‘夫人，也难怪你把将来的情况想得这样可怕；我也是同你一样憂煩。这总督說不定甚么时候就会翻臉；他爱情得不到手，那假温存的臉孔馬上就会扔掉；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能看出你处境的危險。

“‘不过，’他轉換了口气接着說道，‘眼看着这种情况我是不会不管的。尽管我是个俘虏，一朝拼起命来也还是可怕的。不等麦索莫德損害你，我就要在他胸前插进……’”“啊，唐璜，’唐娜戴奥杜娜打断他說，‘你想的甚么冒失办法？可千万别这样做。这样把他杀死，天呀，你会得到甚么可怕的后果！那些土耳其人难道不会报复？世間最殘酷的刑罰……啊，我想起就不能不打顫！而且，你冒这样大的危險是不是多余的呢？你把总督杀死能恢复我的自由嗎？天啦，我只会被卖给一个比麦索莫德更無礼的坏蛋。主啊！我只有靠你作主了！主啊！你是知道那总督的野蛮想法的，你既然不允許我自杀死掉，就得阻止他們犯你所不容許的罪行！’”

“唐璜答道：‘夫人，天会阻止他們这样做的；我現在已經感到天已給了我一种啓示：我心里这一刻想到的主意一定是天賜給我的。总督讓我和你見面是为了劝你接受他的爱情。一会我得回去向他报告我們談話的經過，那时我当然不說老實話。我要告訴他你不是沒有希望劝好的；他对你的态度已經使你的痛苦开始減輕，如果他能繼續这样做，他就会得到他希望的一切。你也要从你这方面尽一点力；等他来看你的时候，你要显得不像往常那样悲痛，要装出對他的話有几分兴趣的样子。’”

“‘哪能勉强做这样的事！’唐娜戴奥杜娜打断他說，‘一个真誠正大的人哪能装假装到这个地步，而且忍痛这样做又有甚么好处？’”他答道：‘总督看你有了这种改变，一定很得意，他会繼續对你好，来取得你的欢心：在这時間內我就可以想办法使你脫离虎口。我承認这事是难办的；但是我認識一位主意多的俘虏，我想他若能出些力，对于这事是不会沒有帮助的。’”

“‘現在我走了，’他接着說，‘这事得赶快办；我們回头再見。’”

我这就去找总督，我要編些話来稳住他的急躁情緒。夫人，你也准备和他会面：尽量装出另一副模样；尽管他討人厭，看他时眼睛里还是別露出憤恨和严酷的表情；你过去一直老是为自己的不幸长吁短嘆，現在可得說出一些使他高兴的話；不要顧虑对他表現得太好了；現在甚么都答应給他只是为了使他甚么也不能得到。’唐娜戴奧杜娜答道：‘行了；既然灾难临头逼着我不能不这样，我就照你說的做。去吧，唐璜，去想一切办法讓我結束这俘虏的生活；我的自由如果是从你手里得来的，我会加倍的快乐。’

“唐璜依照麦索莫德的吩咐，到他那里去报告情况。这总督满怀激动地問道：‘嘿，阿尔法，你給我从那美人那里带来了甚么消息？你是不是把她劝得願意听我的話了？如果你告訴我她那無情的煩惱是無法解劝好的，那我就要指着我的主公皇帝陛下發誓，我过去好言相劝不能得到的东西，我今天要去强迫她給我。’唐璜答道：‘老爷，你不必發这样違背不得的大誓；你完全不需要用强迫的办法去得到她的爱情。这女人是个还没有动过情的少女；她生性高傲，西班牙头等地位的人追求她都没有成功；她在国内过的是皇后般的生活，而現在却在这里做了俘虏；一个高傲的人对这种境遇的改变是不能馬上适应的。可是，老爷，这位高傲的西班牙女人，和别人一样，对被俘后的生活慢慢会習慣起来；我敢說她現在已經开始感觉比以前輕松一些了：你对她这样尊重，这样出人意料地照顧，已經減輕了她的难过，使她的傲气也慢慢消掉。这有利的傾向需要好好掌握；你如果繼續努力，以更加尊重她的办法来贏得这美人的心，不要多久你就会看出，她一定会順从你的心意倒在你怀里，不再想离开这里了。’

“总督說道：‘听你这話我很高兴：你給了我希望，这将使我甚么都办得到。对，我要控制我的急躁心情来更好地討她的欢

喜。只是你是不是在哄騙我，或者說你是不是在哄騙自己？我馬上去和她談一談：我要去看一看，是不是她的眼睛里有你看到的那種使人樂觀的表情。’說完這話他就去找唐娜戴奧杜娜，而唐璜則回到花園中去。在花園里他碰到了那個管園子的，這就是他想找的那個主意多的人，他希望靠他的幫助能使西范德夫人從奴隸生活中逃脫出來。

“這園丁是納瓦利人，名叫佛蘭西斯克；他對阿爾及利亞的情況很熟悉，在來總督府之前他服侍過幾個主人。唐璜走近他時對他說道：‘佛蘭西斯克，我的朋友，你可以看出我是多么苦惱。在這宮中有位年輕婦人是華倫斯城最有地位的女子：她請求麥索莫德接收她的贖金，可是他不願意誰贖買她，因為他愛上了她。’佛蘭西斯克問道：‘為甚么這會使你這樣難過呢？’唐璜答道：‘這是因為我們是同鄉的緣故；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好朋友：我不能眼睜睜看着不救她出去。’

“佛蘭西斯克答道：‘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我敢向你担保我能有辦法成功，只要她的父母願意好好酬謝我。’‘這一點你放心，’唐璜說，‘我可以担保他們和她都會感激你的。她的名字叫唐娜戴奧杜娜，是個富翁的寡婦；她丈夫給她留下一大筆財產，她為人非常慷慨大方。一句話，我是西班牙人，是上等人，我說的話你應當信得過。

“園丁答道：‘好吧，我相信你的話，我現在就去找那個我認識的叛了教的加太隆省人，請他……’‘你說甚么！’唐璜大吃一驚打斷他道，‘你竟然去信托一個沒有廉恥背叛宗教的人？’這時佛蘭西斯克又打斷他說：‘雖說是叛了教他還不失是一個正直的人；在我看來他倒是值得憐憫而不值得恨惡的，如果一個人做出罪惡的事有他一定的原因，我看他是可以原諒的。現在我兩句話

把他的身世簡單講一講。

“‘他是在巴塞羅納生的，是一個外科醫生。因為看見自己在巴塞羅納生意不太好，就決計到喀他基那去另行開業，以為地方一換就會時來運轉。他和他母親正搭船到喀他基那去時，在路上碰見了阿爾及爾的海盜，被俘之後給領到這座城裏來。他們母子倆人都被人賣掉，母親賣給了一個摩爾人，他賣給了一個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對他百般虐待，他不得已信奉了回教，來結束悲慘的奴隸生活，也幫助母親恢復自由，她那時在那摩爾人家里也受着殘酷的待遇。他受了總督的雇用，出了幾次海，前後積了四百巴特貢。他拿了一部分錢贖出母親，另一部分他就用來自己起家出海做買賣。

“‘他買了一隻沒有甲板的小船，請了几个自願入伙的土耳其人，他自任船長。船在喀他基那和亞利干的之間航行一次，回來時載滿了財物。以後他又把船開出去，幾次出劫，他們的收穫是那樣大，他覺得已經有條件買一條有炮的大船了。大船買得後，他們又出劫幾次，頗為得手，可是再後一次他就不再那麼幸運了。這一次他襲擊一條法國戰船，這條船把他的船打得非常狼狽，他險些回不到阿爾及利亞港口來了。在這個國家里，人們評判海盜的好歹是看他出海是否成功，因此土耳其人對這叛教的人就看不起了。為了這件事他感到很懊喪、很痛苦。他把船賣掉後，在城外找了所房子住下，從此就單靠他剩下的錢財過活，同他一起住的有他的母親和幾個伺候他的奴隸。

“‘我常去看他；我們以前在同一个主人那里做過事，所以我們是知心的朋友。他心里最深處的話他都對我說；三天前，他就曾含着眼淚告訴我，自從不幸叛教以來他心中老不能安寧；為了平息這不斷折磨他的悔恨情緒，他有時簡直想把頭巾扔掉，不管

自己会不会給活活燒死；他想公开宣布自己的悔悟，这样来消除在基督徒中造成的恶劣印象。

“‘我想去找的那个叛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佛兰西斯克接着說道，‘像这样的人你是不应当不放心的。我想今天借口去奴隶监禁所，到他家走一趟；我要劝劝他，告訴他不应当一味悔恨，把自己折磨死，当然終身背离基督教也不对，应当想法仍旧回到主的怀抱里去。他可以准备一只船，假說厭倦了安閑的生活，想重新出海做买卖；有了这只船我們就可以开到华倫斯海岸边去了。在那里，唐娜戴奥杜娜可以給他帮助，他就能快快活活地在巴塞罗纳度过他的下半生。’

“唐璜听了这納瓦利人的話高兴得了不得，嚷道：‘对，亲爱的佛兰西斯克，你可以答应那叛教人的一切要求，你和他两人都一定会受到重重的酬謝。不过你相信这計劃能照你想的方式完成嗎？’佛兰西斯克答道：‘預料不到的困难是会有的，但他和我两人会設法去克服。阿尔法，’他临走时說道，‘我看我們的事情是能成功的，但望我回来时能告訴你好消息。’

“唐璜頗为不安地等着，三四个鐘头之后佛兰西斯克回来对他說道：‘我和那人談过了。我提出了我的計劃；經過了好久的磋商，我們最后决定这样做：他去买一只設備齐全的小帆船，按規定他是可以找奴隶做水手的，他預备把自己所有的奴隶都带上船。为了不使人疑心，他还要約請十二个土耳其人做水手，只要他們真心願意出海。但是不等預定开船的日子到来，在前两天的夜里，他就和他的奴隶上船悄悄起錨，开船后他再駕着小艇来接我們，我們花园有个小門离海不远。这就是我們訂的計劃。你可以把这情况告訴給那位夫人，叫她安心，說两个礼拜以后，或者稍晚一点，她就可以脫离虎口了。’

“唐璜有这样的好消息帶給唐娜戴奧杜娜他是多么高兴！为了得到允許去和她見面，他第二天就去找麦索莫德。会到他之后，他說道：‘大人，請容許我問一声，那漂亮俘虏的情形你觉得怎样，你是不是比較滿意了？……’总督打断他說：‘她使我很高兴；昨天我热情地望着她时，她的眼睛不再躲避我了，她过去一談就是她自己的心事，昨天她却完全不那样唉声嘆气了，她甚至在听我講話时还显出很恳切注意我的样子。’

“‘她这种轉变都是你的功劳，阿尔法，我看得出你很了解你們国里的女人。我願意你再去和她談談。这事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你就好好地把它完成吧。你要全心全意办事，使我早日得到幸福；不久我就会把你的鏈子解掉；我要憑我們的偉大先知的名义起誓，将来一定給你种种好处并送你回国，使那些基督徒們看見你时，不相信你是做过奴隶的人。’

“唐璜少不得順着麦索莫德的話哄了他一番；他假装这些諾言使他很感动，然后借口要及早办好这事，他得赶急去見那美丽的俘虏。他見她时只有她一人在房里：伺候她的老婆子有事到別处去了。他把那納瓦利人和那背教的人如何計議，他如何答应酬謝他們的情形講了一遍。

“听說他們想了这样好的办法救她，唐娜戴奧杜娜自然感到很大的安慰，她高兴得了不得地嚷道：‘这可能嗎？我又有希望見到华倫斯，見到我亲爱的祖国了么？經過这样多的危險和苦痛，我能平平靜靜和你生活在一起，这是多大的幸福！啊，唐璜，这样想的时候我多高兴哟！你能和我一道来分享这快乐么？你想到沒有，你从总督手中救出来的就是你的妻子？’

“‘唉！’唐璜深深嘆了一口气說，‘这些感人的話語本来是应当使我高兴的，但是一想起那个不幸的朋友，我心中就感到酸痛，

快乐就都给淹灭了。求你原谅我，夫人，原谅我想得这样远；不过你也该承认曼多斯是值得你怜悯的。他就是为了你才离开华伦斯，为了你才失去自由的。我敢说他现在在突尼斯可能也受着虐待，但使他更感到沉重的不是锁链，而是因为不能替你报仇而产生的忧伤。’

“唐娜戴奥杜娜打断他说：‘他的确不应该有现在这种命运；我可以凭天发誓，他为我做的事是使我深深感激的，一想到给了他那种痛苦，我心里是很难受的；可是，也是命运在无情捉弄人，我的心不肯让自己对他好，来酬答他为我做的一切。’

“他们谈到这里时，两个伺候唐娜戴奥杜娜的老婆子进来了。唐璜忙改变话题；他装作总督心腹人的口气对西范德夫人说道：‘那锁你的人反被你锁住了。咱们的主子麦索莫德老爷很欢喜你；他是土耳其人中最多情最可爱的人，你要继续好好地待他，不久你的苦痛就会结束了。’说了最后这几句话他走了出去，这话的真正含义只有唐娜戴奥杜娜懂得。

“在头一个礼拜中总督府里的情形还是和原来一样。在这时间内那个叛了教的加太隆人买了一只装备几乎很完全的小帆船，做着开船的准备；可是离可以开船的时间有六天时，唐璜却得到一个使人惊惧的消息。

“这天麦索莫德派人去找他，他进房后总督对他说：‘阿尔法，你甚么时候想回西班牙就可以甚么时候走了，我答应要送你的东西也已经准备好。我今天又去看了一下我的美人儿，她过去总是满面愁容，真使人难过，而现在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了！她因为被俘而感到的忧伤情绪一天一天在减少；她的模样是那样逗人爱，我决心和她结婚，两天以后她就是我的夫人了。’

“听了这话唐璜的脸色都变了，不管他怎样极力控制自己，他

那惊惶的情绪还是没有瞒过总督的眼睛。总督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窘困的情况下唐璜答道：‘大人，我的确很吃惊，古老的奥托曼帝国数一数二的人物竟然会屈驾和一个奴隶结婚。当然我知道在你们中间这样的例子以前也是有的，但是，像你这样一位显赫人物，朝中大臣的女儿还怕娶不到吗……’总督打断他说：‘你这话我同意；就连宰相的女儿我也有希望娶为妻子，那样我还能指望承袭他的职位；但是我已很有钱，雄心也就不大了。我宁愿过我现在这种快乐逍遥的生活，不愿意去做宰相，那种职位虽然荣耀，但一朝坐上去就得上怕皇帝，下怕皇帝身边佞臣的忌妒了。而且，我也爱这虏来的人，她的美貌使她配得上我预备给她的地位。’

“‘不过，’他接着说，‘为了配得上我打算给她的光荣，她应当今天就改信回教。你觉得她会不会受一些莫名其妙的偏见的影晌，不愿意这样做？’‘不会的，大人，’唐璜答道，‘我相信为了这样尊贵的地位她甚么都是可以牺牲的。只是请容许我提醒你要娶她也不宜这样仓促：还是不要赶忙的好。她从吃乳的那天起就信奉的宗教，要一朝抛弃而不留恋是不可能的；应当给她一点时间考虑。你对她不加侮辱，也不让她在其他俘虏当中凄惨地老死掉，反而要与她成婚，给她这种无上的光荣，她一定是会感激的。这种感激的心和她的虚荣心自然会慢慢把她的顾虑打消。你不妨把你的计划推迟个把星期执行。’

“总督打断他说：‘我同意你这些道理；虽说我急于要得到她，但我还是等候一个星期好了：你马上去会她，劝她到时候让我称心。你为我在她身上做的功夫做得很不错，现在也一并托你为我求婚。’

“唐璜跑到唐娜戴奥杜娜房间里，把总督和他之间谈话的经

过和她講了一遍，使她好照新的情况行事。同时他还告訴她那叛教人的船六天之內就可以准备停当。由于通向楼梯的各个房門都牢牢鎖着，她很着急，不知如何能逃出房去。他对她說：‘这你不用担心，夫人，你有一間小房的窗子正对着花园，从那里你就可以下去，我将給你准备好一个梯子。’

“六天很快就过去了，佛兰西斯克告訴唐璜，那个叛教的人已准备好当天夜間开船。你可以想像他們等待得多么着急，最后夜色降临，而且更使人高兴的是，夜色是非常之濃。等行事的时间一到，唐璜就把梯子擱在唐娜戴奥杜娜小房的窗下。她左右望了望，十分惊惶地爬了下来，接着她就由那个假阿尔法扶着，向那对着大海开着的花园門走去。

“他們两人急步走着，已經感到了一种逃出虎口的快乐；可是命运之神对这对爱人仍然有些捉弄，現在又降下了灾难，这是他們所遭遇的最殘酷的也是最料想不到的灾难。

“他們已經逃出了花园，正往那等待着他們的小艇走去时，一个人突然走到唐璜跟前；他們以为这人是自己人，完全沒提防甚么，不想他举起劍一下刺入唐璜的前胸，叫道：‘無耻的阿尔法·朋斯，你这卑劣的匪徒只配我曼多斯这样惩治你，不配和我对面打。’

“这一劍力量很大，唐璜躲閃不得，中劍倒地；他原来搀着的唐娜戴奥杜娜，这时又吃惊，又难过，又害怕，也昏倒在一旁。‘啊！曼多斯，’唐璜說道，‘你这是干甚么？你刺倒的是唐璜。’‘公正的天啦！’唐法德利克叫道，‘我刺杀的竟是我的朋友，这可能嗎！……’唐璜說道：‘我死了不怨你，只能怪命运，或者命运也不該責怪，他只是想这样結束大家的痛苦。对，亲爱的曼多斯，我死了也高兴，因为我能把唐娜戴奥杜娜交还到你手里，她会告訴你我對你的友情是始終如一的。’

“唐法德利克感到一陣難忍的苦痛，說道：‘你是這樣有義氣的朋友，我不能讓你單獨死；我要用剛才刺你的劍懲罰刺你的人；我犯罪出於無心，這雖然能得到別人原諒，却不能減輕我自己的痛苦。’說着他把劍尖對准自己的肚子刺去，幾乎把整個劍都刺進肚里，身子立刻倒在唐璜的身上；唐璜這時也暈了過去，失血固然是一個緣因，更主要的是他朋友對自己的憤恨使他驚愕。

“佛蘭西斯克和那叛教的人離他們這兒只有十來步遠，因了某種考慮他們沒有去救唐璜，但聽了唐法德利克最後的幾句話，看到他最後的那個動作，他們都非常驚訝。他們明白自己弄錯了，這兩個受傷的人是朋友，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死敵；於是他們跑去援救他們：但是看到唐娜戴奧杜娜昏迷不醒，另外兩人也同樣人事不知，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佛蘭西斯克的意見是單把女的救上船去，把兩個男的就留在海邊，看樣子他們如果還沒死也離死不遠了。那叛教的人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不應當把他們丟在這裡，也許他們的傷還不至于致命；他想把他們帶到船上去醫治，他以前行醫的業務他還沒有忘掉，他所有的用具也還都在船上。佛蘭西斯克同意了這種做法，他們兩人也沒有忽略還必須趕快去幫助其他幾個被俘的人上船，於是他們把不幸的唐娜戴奧杜娜和比她更不幸的那兩個愛人抬到小艇上。一剎那間，他們已划到帆船旁邊，他們上船時只見有的人在張帆，有的人跪在甲板上虔誠地禱告上天保佑，他們害怕會被麥索莫德的船追趕。

“這叛教的人把開船的事交給了一位熟悉這項業務的法國俘虜，自己就來治療三個神志昏迷的人：他先使唐娜戴奧杜娜蘇醒過來，後來又施展他的醫術使唐法德利克和唐璜也恢復了神志。西范德夫人從唐璜受襲擊時起就一直昏迷着，現在看見曼多斯在這裡就非常詫異；雖然從景況她可以清楚看出，他因刺傷了朋友痛苦得

把自己也刺伤了，但她仍然禁不住要把他看作是刺杀她心中人的凶手。

“这三个人重新会面时是这样一个景象，这真是世間最引人伤心的事。他們在逃出虎口之前的生活，虽然也和死差不多，到底不像現在这样值得人可怜。唐娜戴奥杜娜望着唐璜，眼中显露出說不尽的伤心和哀痛；这两位朋友則都以無力的眼睛望着她，深深地嘆着气。

“这凄惨动人的沉默繼續了一些时候，最后被唐法德利克打破，他对西范德夫人說道：‘夫人，在死之前看到你从奴役中逃了出来，我很高兴。要是你现在的自由是我帮助你得到的就好了，可是你是由你心爱的那个人帮助得到的。不过尽管他是情敌，我太爱他了，我对他沒有任何怨言。我不幸刺了他一剑，我希望这不要妨碍他因为得到你的感激而高兴。’这夫人对这番話一句也不回答。看見唐璜在这种状态之中，她这一刻对唐法德利克只有恨恶的心，对他悲惨的命运完全不能感到同情。

“这时候那外科医生已准备好檢查他們的伤势。他先看唐璜，覺得并不危險，因为劍是由左乳下方插进去的，並沒有伤重要的內脏。他这样一說大大減輕了唐娜戴奥杜娜的憂心，也使唐法德利克感到非常快活，他說道：‘看我朋友沒有了危險，我真高兴，我現在死也放心了：我死时你不再会恨我。’

“他說这話时神情是这样哀凄动人，唐娜戴奥杜娜不能不深深感动。当她不再为唐璜担心之后，她对唐法德利克也不再恼恨，只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怜悯的人；她心中涌上一股哀怜的情緒，叫道：‘啊，曼多斯，讓医生給你檢查一下伤势吧，也許它并不比你朋友的伤重。讓他設法把你的性命保住：你要活下去。我虽說不能使你快乐，我至少可以不使另外那个人幸福：我原来答应嫁給

唐璜，我現在要收回諾言；他為你作犧牲，我也應當為你作同樣的犧牲。我願意和你們兩人在一起生活，只在心靈上與你們發生關係；（我將活在你們心裡，這樣我和你們兩人就都接近了；）這樣，我不愛的人，比起另外那人，也就並不可憐一些了。」

“唐法德利克正要回答，醫生擺手叫他別說話，認為說話會對傷勢有礙；他檢查了一下，發覺他有生命危險，因為劍刺入了他肺葉的上部，血流得很多，後果很值得憂慮。他把傷口包紮好之後，就讓他們兩人躺在船尾的一個房間裡緊挨着的兩張小床上；唐娜戴奧杜娜則被人帶到別處，因為有她在跟前對病人是有妨礙的。

“儘管大家這樣小心，曼多斯還是發起燒來，在傍晚的時候血流得更多了。醫生說這傷勢已無法醫治，要他有甚麼話要告訴他朋友或是唐娜戴奧杜娜就趁早說，因為剩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這話使唐璜有說不出的難過；而唐法德利克卻並不覺得甚麼。他要人把西范德夫人喚來；她走近他時那情景是不易描寫卻不難想像的。

“她滿臉是淚，哭得那樣傷心，曼多斯都感到非常不安，他說道：‘夫人，我不值得你給我流這樣多珍貴的眼淚；求你別哭了，聽我跟你說一會話。親愛的唐璜，我也同樣求你聽我談一談。’看到他朋友那種傷心已極的樣子，他接着說道：‘我很清楚我們這樣分手對你是難以忍受的，我知道你對我友情深，不能不難受，但是希望你們兩人都等一等，等我死的時候再表露你們對我的友情和憐憫。

“‘現在，你們這樣，我感到比死還難受。你們還是暫時止住悲痛，讓我告訴你們命運是怎樣使我今夜到這倒楣的海邊來，使我朋友的血和我自己的血都洒在海灘上的。你們一定急于想知道我怎麼會把唐璜當成阿爾法的，這一點，如果我剩下的短短的時間允許的話我要講給你們聽。

“‘在我乘的那只船和唐璜乘的那只船分開幾個鐘頭之後，我

們就碰上了一艘法国的海盜船；这批海盜襲击并控制了这只突尼斯的船，把我釋放，讓我在阿里康特登陸。我一获得自由就馬上想到要把唐璜贖回来。因为这件事我回到华倫斯取了一笔現款，听说巴塞罗纳有一批“神召会”的神甫准备乘船到阿尔及尔，我就跟着去了；在离开华倫斯之前我請求我的叔叔唐佛兰素阿·曼多斯总督利用他在西班牙朝中的声望，替我朋友請求赦免，我想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一道回来，并且恢复他在納哈拉公爵死掉后被沒收的家財。

“我一到达阿尔及尔就到俘虜們常到的地方去；我到处奔跑都是白費，我沒有找到我要找的人。我有一次碰到了一個叛教的加太隆人，他就是現在這只船的主人；我認出他以前在我叔叔手下做过事，就把我到那里的目的告訴了他，求他切实把我这朋友訪寻一下。他答道：我很抱歉不能給你甚么帮助；我今夜就要帶着一位华倫斯来的太太离开阿尔及尔，她是总督府中的一个奴隶。我問他道：这位太太叫甚么名字？他答道：她是一位年輕寡婦，名叫唐娜戴奧杜娜。

“我听了这消息大为吃惊，我这惊愕的神情已經讓他看出我对这夫人很关心，于是我把事情的經過对他講了一遍，我講完之后，他也把他預备怎样救她出虎口的办法給我說了；他講得很詳細，当他提到俘虜阿尔法时，我立刻想到这一定是阿尔法·朋斯。我激动地对那叛教的人說：“帮助我报仇雪恨吧，告訴我怎样懲罰我的仇人。”他答道：“好吧，不久你就可以称心了；你只要今晚跟我去，有人会把你的情敌指給你看；把他惩治之后你就可以代替他，帶着唐娜戴奧杜娜和我們一道回华倫斯。”这主意正称我的心，我毫不猶豫就同意了。我回到住所，急切等着讓唐阿尔法死在我的劍下。这时我仍然沒忘掉唐璜：我留了些錢在一个住在阿尔及尔名叫佛兰西斯科·卡巴蒂的意大利商人手中，他答应一

等找到唐璜就把他贖买出来。最后夜晚到了；我来到那叛教人家中，他带着我沿着海岸走，我們在一扇小門前停了下来，从門里出来一个人对直向我們走来，他指着在他后面走的一男一女說：我后面跟来的就是阿尔法和唐娜戴奥杜娜。

“‘看了这情况我勃然大怒；我拿起劍跑到不幸的阿尔法跟前，想这一下就可以杀死我可恶的仇人，不想却刺伤了我忠誠的朋友；他生死如何使我非常焦急，可是現在，蒙天保佑’，他热情地接着說，‘他的命不会因我的过錯而送掉，唐娜戴奥杜娜也不会抱恨終身了。’

“‘啊，曼多斯，’这位太太打断他說，‘我的悲哀你誤解了；你死后我会終身痛苦；即使我和你的朋友結婚，那也只会是为了讓我們在一起难过；你的爱情，你的友誼，你的不幸会是我們每次談話的題目。’唐法德利克答：‘这也太过份了，夫人，我不配你們这样长时地为我悲伤；我恳求你，等唐璜替你向阿尔法·朋斯报了仇后，你就和他結婚。’西范德夫人說道：‘唐阿尔法已經不在人間了，他已經給搶我走的海盜們杀死了。’

“曼多斯說：‘夫人，这消息使我很高兴；我的朋友不久就会得到幸福了：你們两人都应当毫無顧慮地照你們的心意去做。过去你对我的同情和他对我的义气，妨碍你們共同的幸福，現在这障礙就要去掉了，看到这情况我很高兴。願你們一生都在平靜中度过，願命运之神不生妒忌，不来扰乱你們婚后的生活！永別了，夫人，永別了，唐璜；希望你們有时候能想起有一个人曾經把你們爱得胜过一切。’

“这太太和唐璜听了都沒有答話，只覺一陣陣泪如泉涌；这时唐法德利克感到不支，接着这样說道：‘我太使自己激动：現在死神已經走近了。我的生命本应当由天主宰，而我却自己把性

命送掉；但我也也不想乞求上天寬恕我的罪过。’說完這話，他兩眼望天，臉上露出真正懺悔的表情，一會兒血流過多，他喘不過氣來，一下便與世長辭了。

“這時唐璜在一陣哀慟之下，伸手摸到自己的傷處，一把把綑帶扯開，想讓自己也不能痊癒；幸而佛蘭西斯克和那醫生搶步過來，阻止了他這種衝動的行為；戴奧杜娜驚恐不已，也趕過來幫着他們劝阻唐璜不要憑一时的想法這樣做；她和他說話時神情是那樣感人，他慢慢平靜了一些，讓人給他把傷口重新扎好；最後，愛人的關懷終於使他为朋友產生的沉痛情緒一點點平定下來。不過，儘管他頭腦清醒過來了，他並沒有設法去克服自己的悲傷情緒，而只是在揣想未來痛苦的情況。

“那叛教的人帶了好幾樣東西回西班牙，其中有一樣就是阿拉伯的奇異香料；在這位太太和唐璜的請求下，他把曼多斯的屍體用香料熏了，他們希望把它運回華倫斯以大礼安葬。在海上的這幾天，他們兩人一直愁容相對；不過船上其他人却不是這樣。因為一路順風，他們不久就看到了西班牙的海岸。

“這時所有的俘虜都欣喜若狂，等船平安到達了登尼亞港，大家就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西范德夫人和唐璜派了一個人到華倫斯去，分別給總督和唐娜戴奧杜娜家里去了一封信。她家里的人聽說她回來了都高興得了不得，而唐佛蘭素阿·曼多斯聽說侄子死了則有說不盡的哀傷。

“他和西范德夫人家里的人一道來到登尼亞，要看可憐的唐法德利克的屍體：他一看到他時熱淚涌了出來，流在他的身上，他哭得那樣傷心，旁邊的人都為他難過。最後他問他侄子是怎么把命丟掉的。

“唐璜答道：‘讓我来講給你听吧。他這些事是我永遠也忘不

掉的，不但如此，我还将常常回忆它，永远为它哀痛。’他接着就講出这不幸事情的經過，在講着的时候，他的眼泪又流了出来，这使唐佛兰素阿哭得更加伤心。在唐娜戴奥杜娜这边，她家里人看到了她都非常高兴，都为她庆幸能这样侥幸从麦索莫德的魔掌中逃了出来。

“在把一切事情弄清楚之后，他們把唐法德利克的遗体装上一輛四輪馬車，运回华倫斯；但人們并没有把他安葬在这里，因为他叔父作总督任期已經快滿了，他准备回馬德里，因此也决定把他侄子的灵柩运到那里去。

“当他們在做着搬运灵柩的准备时，西范德夫人酬謝了佛兰西斯克和那叛教人好些財物。这位納瓦利人回到家乡去；至于那叛教的人呢，他先回登尼亚，因为他的母亲还在那里；他把船卖掉后，就动身回巴塞罗纳，在那兒他又重新皈依基督教，到今天他还在那兒过着安适的生活。

“在这时，唐佛兰素阿接到了朝中的一封公文，里面有皇上赦免唐璜的手諭，虽說皇上对納哈拉家很看重，但对曼多斯家提出的請求他也不便拒絕。这个消息使唐璜加倍高兴的是：他現在能陪送他朋友的灵柩进京了，沒有赦書他是不敢这样做的。

“最后灵柩在一大群有地位的人的护送下啓运进京。到达馬德里之后，唐法德利克被安葬在一所教堂里，在那里，唐璜和唐娜戴奥杜娜获准給他立了一座富丽的墓碑；不仅这样，他們还为他們的朋友守了整整一年的丧，来表示他們的哀悼和友情。

“在为曼多斯表示了这样的盛情之后，他們最后結了婚；可是友情的难以理解的魔力使唐璜很长一段時間都抑郁寡欢，甚么都不能使他高兴。整天他的好友唐法德利克的形象都显現在他脑中，夜夜他都夢見他，他断气时嘆息的情景他夢到了很多次。不

过后来这些凄伤的影像慢慢地也出現得比較少些了，唐娜戴奧杜娜的种种温柔可爱之处，慢慢地使他把悲惨的过去遗忘了。最后唐璜开始过着幸福而愉快的生活；可是不久之前，他在打猎的时候从馬上摔了下来，头部受了伤；后来發生了潰瘍，医生都無計可施；他最后在唐娜戴奧杜娜的怀中死掉。你看，那几个女人搶着救护的就是这位太太。她在發着高烧，神志也已昏迷。她就要跟她丈夫一道逝去了；不久，他們两个都要被葬在曼多斯的墓中去，他們将和他一道等待世界的末日，在这世界里他們三个人受到了这样多的痛苦。”

第十六章

几位不乏后例的怪人

阿斯莫德把故事講完后，唐克列法斯說道：“这真是一幅崇高友情的圖画；只是像害璜和唐法德利克这样真誠相爱的人恐怕是少有的，至于两人是情敌，却能这样义气相待，甘願牺牲自己，成全对方，放弃心爱的人，这样的人我相信是更不容易找到的了。”

“是这样的，”魔鬼說道，“这种事从前不曾有过，将来恐怕永远也不会再發生。女人之間能互相爱护的就更少了。我可以假設有两个人相处得很好，她們之間的关系是密切而且真誠；我只希望她們彼此背着的时候不說一句对方的坏話，这我就可以承認她們是一对好朋友了。可是当你和她们两人都見面的时候，只要你对一个表現得稍微好一些，另一个馬上就会生气；这并不是因为这生气的人对你有感情，而是因为她不願你对她朋友比对她更

好一些。女人就是这种性格，她们彼此之间妒忌的心太强，不容易产生真正的友情。”

“不过唐娜戴奥杜娜这样的性格我还是觉得可爱的，”学生说，“一个女人会因为失去丈夫自己就伤心得要死，这在我們这个时代也真是奇迹！”魔鬼打断他说：“这样的人的确是可佩的。两个月以前有位律师被人掩埋了，他的妻子可完全两样。在她丈夫临危时，她家里人为了不让她看这悲惨的景象，逼迫她离开几天，她流着泪离开了家。但在离开前，这位伤心的律师太太把贴身女僕叫到跟前说：‘贝阿特丽，等我亲爱的丈夫过世，你就把这可悲的消息告诉唐克洛斯，对他说我为这件事很不舒服，这两天不想和他见面。’”

“这一对朋友的故事我們講得太久了一点，”唐克列法斯说，“现在天已经大亮。街上我已经看见有人行走。我們站在教堂頂上，我害怕人們会发现我們。万一人們看到你这副尊容，我們少不得听他嘘叫半天。”

“他們不会看见我們的，”魔鬼答道，“我和詩人們笔下的神有同样的魔力，丘彼特在爱达山上，为了不讓世人看到他撫爱菊儂，在身旁布下了一層云，我也要在我們周圍撒下一团霧气，讓人們不能看见我們，而我們却可以透过它观察人間發生的事情。”的确，他說了不久，他們身边就繞上了一团烟霧，这霧气虽濃，却不妨碍那学生看见下面的一切景象。

他对魔鬼說道：“請你講給我听，有一栋房子里有两个女人，她們已經起床了，甚么事迫使她們起来得这样早？”“她們并没有起床，”魔鬼答道，“因为她们根本没有睡觉。这一整夜她們都在玩乐。她們家中有一群人聚会，在那兒唱歌。那簡直是一个了不得的音乐会！歌曲是阿尔加拉的一位学生作的，歌詞是一位貴族作的，

他作这歌詞为的是給自己消遣給別人折磨。一管風笛和一只小鍵琴組成了乐队。更使你感到奇怪的是：一位尖嗓音的瘦高个子唱高音，一位粗喉嚨的姑娘在唱低音。”“啊 真好玩！”唐克列法斯放声大笑地叫道，“要是我也在場，我一定会禁不住要嘲笑这个可笑的音乐会。那些听的人是不是觉得这音乐会不錯？”阿斯莫德答道：“当然不会。他們里面有些爱調笑的人还不时做着鬼臉哩。”

“在一所大房子里，”学生問，“有一个人在一間很漂亮的房里来回走着，不时停下来写几个字。如果他的住所不是这样好，我真相信他是一位詩人。”魔鬼答道：“这不是一位詩人，是一位得了聖雅克勛章为自己的品德和智勇洋洋得意的騎士。有一位作家想献給他一本書，昨天把献書詞送給他过目。这位騎士感到这作家給他的贊語太平凡了。他希望贊美的話說得新穎美妙一些，于是就自己动起笔来写了一段頌詞，那位作家自然少不了会把騎士写的頌詞放在他作品的前头的。

“就在这房子的馬房里，有一个手臂殘廢的軍人睡在稻草堆上。由于馬夫可怜他，晚上讓他在這裡睡；白天他就出去要飯。昨天他和另外一个乞丐有过一次有趣的談話。这人住在一个幽靜的过道里，收入不坏，生活得很愜意，他还有一个女兒准备嫁人。这大兵走上前去对他說道：‘叫化哥，我的右臂殘廢，不能再給皇上当差，落得和你一样，得向过路的人說好話，要飯过日子。我知道在各种行業中只有这一行最为实惠，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够受人尊重。’另外那个叫化子說道：‘要是受人尊重，这行業也就不值得干了，因为那样一来誰都来干这一行了。’殘廢的那个叫化子說：‘你这話也有道理。啊，我們是同行，我很想和你結交，你把你的女兒給我吧。’那位叫化老爷答道：‘你还殘廢得不够，我要的女婿是一个使放高利貸的都感覺可怜的人。’那大兵說，‘哎！

难道我这情况还不够可怜嗎？」另外那叫化子粗声地答道：「算了吧，你别妄想了。你不过缺了一只臂膀，就想討我的女兒？你知不知道一个瘋子要討她我都没有給呢。」

“看，”阿斯莫德接着說，“那所房子里出来了两个人，前面有一个穿睡衣的人带着他們走。这位带路的是一位老神学教授。从他家出来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个头髮花白的文人，他虽然没有写过甚么作品，却在烟花場中冒充是一位大才子。另外那个是一位作家，但却是那种通常在吃中飯的时候到人家家里去的作家。

“最近社会上出了一本非常成功的新書，这位老教授有心讓这書失敗，这两人就自告奋勇去为他活动，破坏这部書的信誉。他們这次大清早就来敲老头子的門，無非是为了向他报告他們昨天活动的情形。这老文人是个既刁滑又高傲的人，他尖着嗓音对那位自命不凡的人說道：‘博士老爷，我这回真創造了一番奇迹。我在好些人家走了一趟，在这些地方都是我說了算数，文艺作品的优劣都由我来判断，我把你对手的書大大地攻击了一番。我还讓我的一个朋友帮你的忙。他在五六个貴妇人中是紅人，他答应尽量向人攻击这書，即使他自己觉得这書很好。’‘至于我，’那位食客文人說，‘我到出版社去大声疾呼，說这書一錢不值。我还派了几个俠士去說同样的話。昨天晚上为了抨击这部作品，我特意到一个侯爵那兒去吃飯。在那里我碰到一个人，他显然是那書作者的朋友，因为他尽为他說話，甚至还要和我爭論；可是辯論是我的特长，我在和他爭論好久之后向他說，这本书我發現是那样坏，我連翻都没有翻它一下。’”

“从我們看到的情况看，”唐克列法斯說，“一本新書的敌人是不少的。”“是的，是这样的，”魔鬼說道，“有些人天生一副坏脾气，只要一部作品有一点兒成功，就足够成为他們漫罵的資料。其实

只要一本書得到一般讀者的愛好，几个性情乖僻或是愛忌妒別人的小作家攻擊兩下，又有甚么關係呢？這不過是像几个提琴手，風琴手或是愛妒忌的女人攻擊現在朝中和城里大大受人喝采的味奧德夫人的大鍵琴曲和鋼琴曲一樣，那是起不了甚么作用的。”

第十七章，也是最后一章

夢

“阿斯莫德先生，”唐克列法斯問道，“我能不能請你再給我解釋一樣東西？我看見好些人正熟睡着，我很想知道現在這一刻他們都在做些甚么樣的夢。”魔鬼答道：“好吧，我來告訴你吧。

“先看右手那座漂亮房子。這房子的主人就是那間富麗的房間里睡着的那個人；他是一位放懷行樂的伯爵。他夢見自己在戲院里聽一個年輕的女戲子唱戲，給這美人的聲音迷住了。

“在與這并排的那個房間里安息的是他的妻子，這位伯爵夫人是個小說迷，滿腦子騎士的故事。她現在做着一個頗為快活的夢：她夢見她是泰彼森帝國^①的皇后，被控與人通奸，那位出來為她的清白辯護的騎士，被控告她的人駁倒了。

“在同一邊靠我們更近的那所房子里住着一位侯爵，他愛着一個風流女人；他夢見他在籌借一筆數目可觀的錢準備給她送禮。在他上面的一間小房里睡着他的管家，他夢見他主人愈來愈窮，他却愈來愈富了。你看得出來，人做夢也不一定都是很古怪的。”這時那學生打斷他說：“我想知道那個用紙包着鬍鬚的睡得正甜的人

^① 泰彼森帝國是十三至十五世紀中亞細亞的一個小帝國，這國家的宮廷以出風流艷事出名。

是誰。”阿斯莫德答道：“这是一位外省来的紳士，他是阿拉貢的一位子爵，为人浮夸自大：他此刻心中充滿快乐，因为他梦见和一位大人物在一起，这位大人物还讓他走在前面。”

“我似乎看見在同一房子里有一个人睡着了还在發笑，不知看錯沒有，”唐克列法斯問道。“你沒有看錯，”魔鬼答道，“这是一个单身汉，他做的梦也不坏：他梦见他的一个朋友是个老头子，却和一位又年輕又漂亮的人物結了婚。不过在离这兒不远的地方却有三个人在做着不愉快的梦。

“有一个是篡夺別人財產的人，他梦见他刚开始篡夺一个侯爵的家財时，有人給这侯爵派来了一位財產管理人。另外两个是两弟兄，都是医生。有一个梦见上面下了一道命令，凡医生沒有把病人的病治好的一概不准收錢；而他弟弟則梦见接到一条命令，說一个病人如果在某医生手中送的命，这医生得为死者送葬。”学生打断他說：“我希望后面这个梦是真的，医生像一位刑事法官一样，刑事法官判了人的罪，在行刑时他是应当在場的，所以病人死后送葬时医生也应当在場。”魔鬼答道：“你这比喻很妙，所不同者是一个正去执行他的判決，而另一个却已經將判決执行完畢。”

“啊，啊！”唐克列法斯又打断他道：“那个翻身起床揉着眼睛的人是誰？”魔鬼答道：“这是朝中的一位臣子，他給一个可怕的梦惊醒了，他梦见首相冷冷地望了他一眼。

“我另外还看到一位侍臣，也剛从梦中駭醒。他剛才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悬崖上，朝中两位同僚站在他身后，冷不防把他一推，讓他从上面摔了下来。

“再看这条街轉角处的那所房子，这里面住着一位財產代理人。他和他妻子就睡在那間房里，房中挂着一幅陈旧的織着人物的幃幔。这位代理人梦见他去医院中看望他的一位顧主，用这人

自己的錢去接濟他。他的妻子則夢見他的丈夫因為吃醋把一位年輕的書記攆走了。”

“我在这裡都听得見打鼾的聲音，”學生說道，“我看這准是左手那個小房子裡的大胖子發出來的。”阿斯莫德答道：“對了，這是一位大司鐸，他夢見他在吃飯前禱告。

“他隔壁住著一個賣絲織物的商人，他東西賣得很貴，但是可以賒賬，他的貨都賣給有地位的人。現在人家已經欠他一萬多杜加的賬了。他夢見所有欠他賬的人都拿錢來了，而這時那些欠賬的人則夢見他的店就要倒閉了。

“在這家商人房子隔壁住著一個有名的出版商。不久之前他出版了一本非常行銷的書，在出版時他答應作者，如果他再版這本書，他將付他五十比斯多；他現在夢見他沒有通知作者就在印第二版了。”

“哦！說起這夢，”唐克列法斯說道，“我相信這人會這樣行事的。我認識幾位書店老板，他們在欺騙作者時是毫不猶豫的。”魔鬼答道：“這是事實；不過你也應當認識作家老爺，他們也不比書店老板規矩多少。

“在另外一所房子里我看見一個男人剛剛醒來，”他接著說，“他愛著一位熱情的寡婦，但他卻膽子很小，對她老是畢恭畢敬的。他夢見他和她一道在一座樹林的深處，他對她說了好些無限柔情的話，她回答他道：‘啊！你真使人著迷。如果我不是對男人存著戒心，我就要相信你的話了；可是男人們都是些說謊的，我不相信他們的話，我要看他們的行動。’這位求愛的人說道：‘夫人，你要我有甚么樣的行動？是不是為了證明我情感的猛烈我應當像赫克勒斯那樣完成十二偉績^①？’‘不，唐尼格斯，不，’這太太答道，‘我

① 赫克勒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曾完成斗獅、擒野豬等十二偉績。

也不向你要求这么多。’梦到这里他就醒了。”

“請你告訴我，”學生說道，“为甚么那在棕色床上睡的人在自言自語，就像鬼迷住似的？”魔鬼答道：“這是一位有才情的學生，他做着一個使他極為激動的夢，他夢見他在和一個老醫生辯論靈魂是不是永存的問題，他相信是永存的。

“在這學士家附近住着一位演員，他夢見一位作家在恭維他，他却以無情的言辭回答這位作家。

“在一個連家具一起出租的公寓里有兩個人也在做夢，這兩人的夢我不能不提一下。有一個是意大利人，是克羅采學院出來的。他夢見自己在向幾位同行念一首他自己做的很低劣的詩，聽的人都給他喝采；不過他們這樣做有個條件，就是他也得同樣給他們的詩喝采。另外一個是個從艾斯泰麥杜省來的小士紳，名叫唐巴爾達查·范法洪尼柯，因為用馬槍殺死了一個葡萄牙人，特地飛速進京來請賞。他夢見被賜與總督的官職，但仍然感到不滿足。

“就在这公寓對面，住着一位書記。你可以看到他們夫妻倆睡在兩張一式一樣的小床上，但兩人却各做着不同的夢：丈夫夢見自己在裱一幅古老的墨迹，太太夢見自己在拿現錢買一件華貴的衣服，出的價錢很高，按這價錢就是一位伯爵夫人賒賬也是不肯買的。”

阿斯莫德還要往下說，忽然一陣寒戰使他說不下去了。學生問他為甚么發抖。魔鬼答道：“啊！唐克列法斯先生，我完了。那先前把我關在玻璃瓶里的魔術師發現我逃走，現在正在召喚我，說要惩治我。他的召喚是那樣有力，整個地獄都迴響着這聲音。我不得不聽從他的召喚。我先把您送到你房間里去，然後我就要飛回我們逃出的那個可惡的閣樓上去。”說完這話他抱住這學生，把他帶着，飛到他房里，然後就在他眼前消失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勒萨日选集 瘸腿魔鬼

作者 = 张道真译

页数 = 1 4 2

S S 号 = 1 0 3 3 8 8 9 2

出版日期 = 1 9 5 7 年 0 9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译者前记

第一章	为了很好地了解其他几章，必须读这一章。
第二章	阿斯莫德放出以后情形怎样。
第三章	魔鬼把唐克列法斯带到哪里，让他看到了些甚么。
第四章	贝尔佛罗伯爵和莱文诺·得·寒斯贝狄斯的故事
第五章	伯爵和莱文诺的故事如何发展，如何收场。
第六章	学生唐克列法斯还看到些甚么。
第七章	唐克列法斯如何报复他的情妇。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几段小故事
第十章	被关起来的疯人们
第十一章	应当比前一章更长的一章
第十二章	坟墓
第十三章	友情的力量
第十四章	一位喜剧家和一位悲剧家的冲突
第十五章	“友情的力量”这故事如何发展，如何结局。
第十六章	几位不乏后例的怪人
第十七章	也是最后的一章 梦